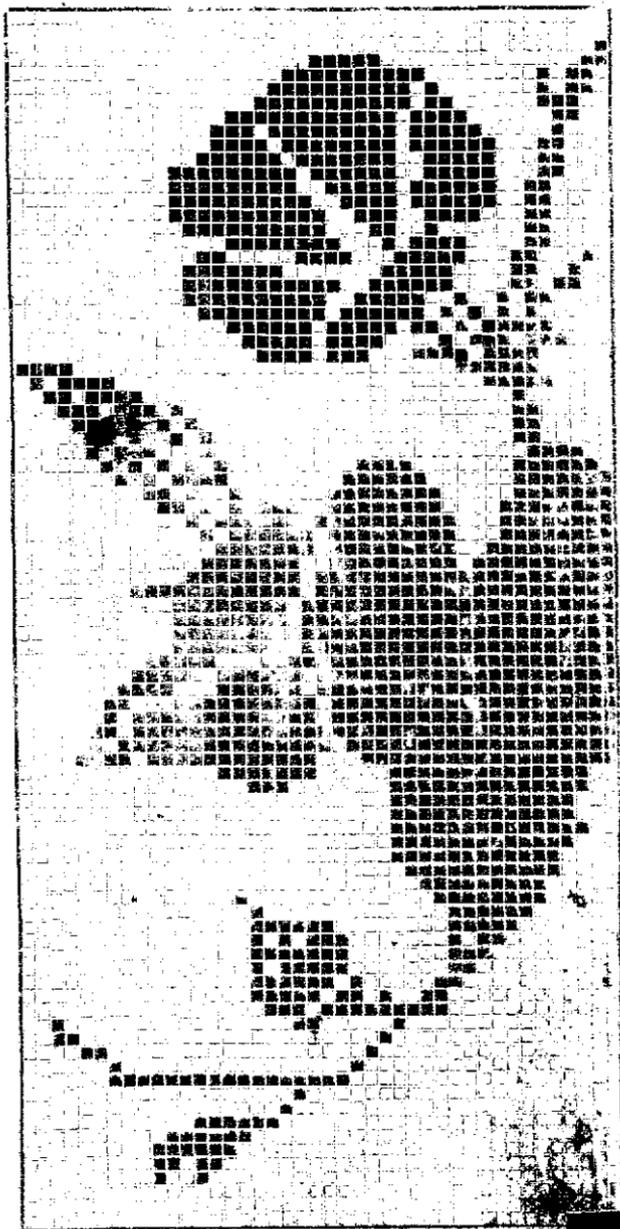


近世泰西列女傳

一

商務印書館
印行



10726

784.022

735

:1

近世泰西列女傳

美國波爾敦夫人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10726 書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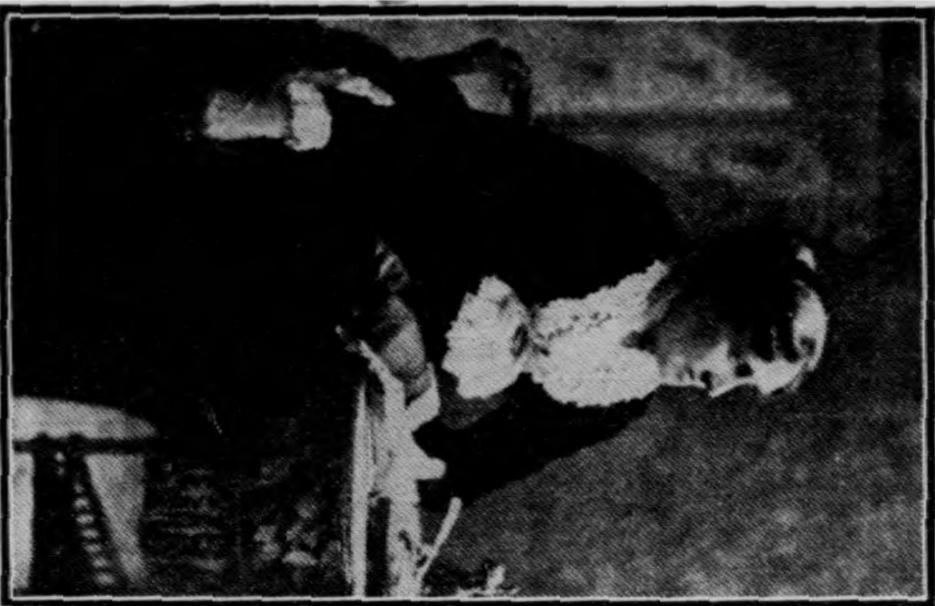
Acc. No.

Call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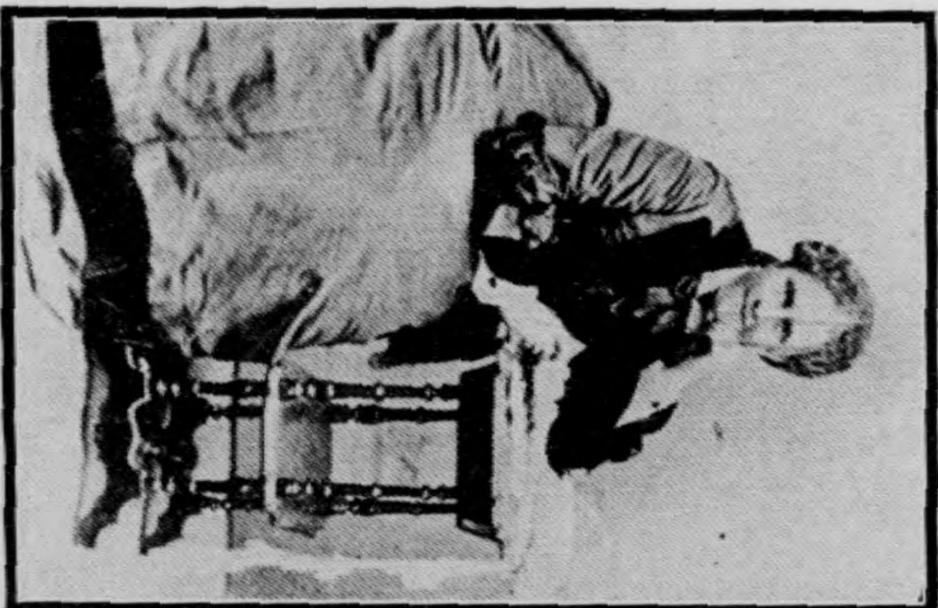
784.022

735

:1



脫各爾阿



遜克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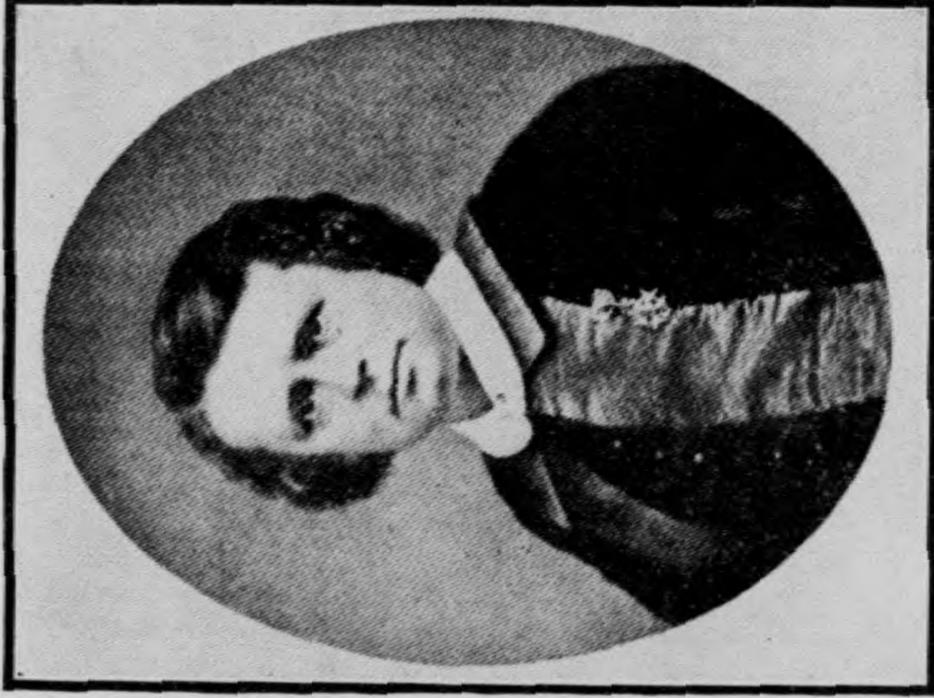


活士斯

10726



支考脫德褒



兒乃蓬



爾埃他司

例言

- 一 本書爲美國 Sarah K. Bolton 女士原著一千九百十四年出版
- 一 本書列傳凡十有九始於十八世紀中葉終於二十世紀初年二百餘年來之名媛大抵具備但生存人不錄
- 一 歐美禮俗與我國不同本書譯述悉依原文不加點竄以存其真



近世
泰西列女傳目錄

- 一 斯士活女士傳
- 二 及克遜女士傳
- 三 莫脫女士傳
- 四 李勿毛亞女士傳
- 五 阿索利女士傳
- 六 密且兒女士傳
- 七 阿爾各脫女士傳
- 八 麗安女士傳
- 九 好司末女士傳
- 十 司他埃爾女士傳
- 十一 蓬乃兒女士傳

十二 白浪林女士傳

十三 愛梨阿脫女士傳

十四 弗來女士傳

十五 白脫拉女士傳

十六 南江格爾女士傳

十七 白拉西女士傳

十八 褒德脫考支女士傳

十九 英治羅女士傳

近世泰西列女傳

Girls Who Became Famous
By Mrs. Sarah K. Bolton

長樂高君譯

斯土活女士傳

哈利愛脫比勸斯土活 Harriet Beecher Stowe 女士。於一八一二年八月十四日。誕生於美國康萊克蒂克特省 Connecticut 立去非而特村。Litchfield 家中。人子女滿堂。女士行七。其最長者。僅十一齡而已。父立孟比勸 Lyman Beecher 村中一牧師也。爲人多才智。且具熱誠。常講演聖經於附近鄉鎮。每歲薪俸僅五百金耳。母落克生娜。令名聞遠近。學識尤爲儕輩冠。既來孀牧師家。不特爲牧師比勸之佳侶。抑亦其良師也。

牧師客室中本無地毯。其妻以白布一方。繪玫瑰花一束於中。四圍繪邊以飾之。鋪之地上。儼然一地氈也。一日某友過其家。立客室外。趨趨莫敢進。牧師肅之入。其人曰。吾安忍踐此可愛之花枝。既而歎曰。君福真不薄哉。舉世之物。皆可唾手

而得無庸外求矣。

牧師歲入有限。食指頗添。經濟上頗形竭蹶。於是落克生娜課徒於家。以補不足。舍英語各門外。兼授法語繪事刺繡等科。課餘之暇。則撫諸兒爲樂。嘗懷中坐享。利。兩手爲哈利愛脫製小娃。且口中誦司各得或華盛頓歐文之傑作。以餉諸兒。此蓋女士最樂之時代也。女士櫻髮藍睛。玉雪可念。居常遊行草場之上。或叢林之中。春擷野花。秋拾墮果。爲樂無藝。後此女士謂人口。吾一念及故鄉之天然風物。往往神馳。每屆秋令。百果皆熟。蘋果清香可口。其甜如蜜。漿果則鮮紅如火。尙有楊梅樹之花。粉紅可愛。地柏作青鬱之色。羅蘭或紫或白或黃。叢生成簇。風呂草。茜草。秋牡丹。以及其他奇花異卉。遍地皆是。觸目所見。皆足以悅情怡性者也。女士常自述其少時軼事於人。有一事頗足解頤。且亦足見女士少時之善嬉。及其母之和婉也。女士曰。吾母性嗜花草。家園雖小。吾母終日栽花種樹。無稍暇。舅氏約翰僑居紐約。以山慈姑花根數枚。郵致吾母。一日母氏他出。余等戲於花室。

中瞥見花根。念此物味必適口。於是諄勸諸兒共食之。曰：此蔥頭也。吾見年長者常食之。度其味必甚可口。諸兒見余殷殷勸進。不覺意動。遂羣聚而啖之。食畢。余覺其味非佳。頗失所望。念蔥頭之滋味。不過爾爾耳。是時余母已至。立門次。余等急趨就之。衆聲譁然。爭以啖蔥頭之事告。阿母聞言。和婉如平時。毫無忿忿之色。乃徐坐。詔余等曰：諸兒聽之。爾等所爲。殊令余心戚戚。爾等所啖者。並非蔥頭。乃花根也。苟汝等不啖此花根者。來春園中。將見鮮豔之花。笑靨迎人。而今已矣。余等受訓。默然相對。是時之懊喪。蓋不可名狀矣。

當女士五歲之年。忽愁雲慘霧。重重罩此熙熙融融之家庭。蓋母氏將與世長辭矣。小兒女八人。聚床頭。嗚嗚啜泣。其母以慈祥之目光。顧謂諸兒曰：兒等勿悲。自今而後。當托賴上帝。上帝之恩。非人間父母所能及。萬一也。彌留之際。猶諄諄諭諸子。習牧師業。不已。牧師強制悲懷。爲誦聖經。其言曰：自今而後。爾之靈魂。將永居天國中。與天使爲侶。爾身得與天上之教會。永處上帝之前。與善人義士之

靈魂相周旋。得見我中保耶穌基督之榮光。辭畢。其妻舉目向之微笑。卽瞑然長逝。此最後之一笑。牧師終身不忘。至臨死時。猶在其心目中。自牧師之妻棄世後。舉家如受重創。不可復振。時亨利齒尚稚。聞人言死母已瘞土中。又云已入天堂。一日清晨。亨利據窗下挖土。問之。曰。吾將至天上尋阿母也。牧師悼亡甚切。終日忽忽。若有所失。一日據案作長書。致其亡妻之靈。哀悼之思。盡情傾吐。字字血淚。語語傷心。其妻有知。亦必不忍卒讀也。翌年。寓書其友。自述其哀思之情。曰。自亡妻逝後。似余之生氣。與之俱瘞。窀穸中。終朝鬱鬱。不可自聊。覺舉世之中。無足以解吾憂思者。雖羣兒環聚。談笑甚歡。親故見憐。慰問備至。而吾終覺寂寂向隅。如處幽谷之中。蓋無我之落克生娜在也。自今而後。落克生娜不能與我共安樂。同憂患矣。雖然。死生有命。吾亦何敢怨天尤人。特終朝切想。不能忘懷。念妻之情愈摯。而喪妻之感愈增耳。此經年之中。余張目而視。似舉世空空。百無所有。心如死灰。不可復燃。無一事足動余意者。惟日哀求慈悲之上帝。使吾得早離塵世。而

入清淨之鄉。不然，卽恢復吾所固有之希望生氣。勿作行尸走肉而已。

一日，牧師方晝寢於其妻之臥室。忽夢落克生娜盈盈而來。立於床前，向之飄然一笑。類陽光一照，雲霧頓消。牧師之悲懷，爲之大慰。此數來復中，遂不若前此之抑鬱無聊矣。女士自失母後，寄居其祖母家。未幾卽旋返此寂寂無歡之家庭。已而其父續娶。繼母賢。舉家咸禮重之。女士初頗不悅其人。嘗悻悻然謂繼母曰：爾何人，竟爲吾父之妻。他日吾長成如爾，亦將爲爾父之妻矣。然後此相處日久，竟與繼母和洽無間。

女士七齡時，記憶力甚強。能背誦讚美詩二十七首。聖經兩章。無一字之遺忘。世人往往消耗其腦力於無用之事。而女士不經意於瑣瑣。故能獨保其真。女士性嗜讀書。然牧師家藏書寥寥。而其足引起小兒女之興味者尤少。女士所常見者，惟倍兒之說法。Bell's Sermons 及托迫來蒂論前定之數。Toplady on Pre-destination 等書。側櫥之內，文牘書札，及短篇著作，積疊如山。且紛亂無序。女士

翻箱倒篋。窮一日之力。始於舊紙堆中。獲英雄魁克叔貳之傳。Don Quixote 前此雖爲一書。今則零落爲四五十冊。錯雜於請帖文書論說雜誌信件之中。女士一一合之。竟成一書。猶於波浪翻騰之中。忽現一風和日暉之島嶼焉。未幾。女士忽得愛梵化 Ivenhoe 一書。譯本名傲克遜 規後英雜略與其兄喬治共讀之。不及數日。而全書已涉臘一過矣。

女士行年十二。肄業於白來斯之學塾。作文一科。爲女士所最愜意者。年終學堂開懇親會。遍邀學生家長。校長報告學生成績。當選之文。其題爲造化之奇。足以爲靈魂不滅之證。校長旣宣讀其文。牧師大爲稱賞。遽詢作者姓氏。校長告以爲女士之作。牧師見其愛女年幼而獲上賞。悅愉之色。不期溢於眉宇。

女士有姊。曰克沙苓。與葉爾大學博士非許兒有婚約。時非許兒遊歷歐洲。歸美成婚。不幸舟行觸礁。竟成齏粉。全舟皆果魚腹。非許兒亦與此厄。克沙苓遭變。痛不欲生。後此強逼其悲。毅然就其兄愛得哇習臘丁文及算術。蓋從非許兒之所

嗜也。時克沙苓年已二十三。從前種種之希望。皆付東流。然不得不勉自鞭策。以期有所成就。時其兄方教讀於哈脫夫特 Hattout。克沙苓卽往就之。似覺冥冥之中。上帝常詔之爲女界少盡義務。於是捐資數千金。建設哈脫夫特女子大學校。時社會中人。頗有非議之者。謂拉丁文及哲學。非女子之所有事。然嘉克沙苓之熱忱苦衷。亦聽其所爲。未幾。負笈而來者累百數。學校幾無以容之。

此時女士亦負笈就學於其姊之學校。未幾卽以課餘之暇爲助教。藉以少減其老父之重累。諸兄咸來教讀。家計爲之稍舒。一日。其家需款孔急。籌措無方。繼母殊形焦悚。而牧師則淡漠自若。不以爲意。曰。上帝常眷吾家。吾知必有以濟吾急也。翌日爲禮拜日。晨興。忽郵者遞一函來。中貯鈔票百元。不署寄者姓名。惟云其子聆牧師誨。感化爲善。此區區之數。所以表感激之忱也。

牧師雖常處窘鄉。然濟人之急。無吝色。其繼妻嘗私儲二十五金。以爲牧師製外衣之費。一日授錢其夫。未至市。忽赴傳道會。會中有以錢箱至其前者。牧師慨然

傾囊捐助。歸時則敝衣一襲如故也。其慷慨好施有如此者。三載後。牧師比勸之名聞遠近。未幾被聘往波士頓 Boston 傳道。歷時六載。所著私慾說六篇。傳誦遍歐美。牧師雖喜波士頓風物。然常神馳西鄙。欲拯救一般少年。使脫於罪戾。倭海倭省 Ohio 星星納蒂 Cincinnati 蘭因神道學大學校校長缺人。來延牧師。牧師慨然允之。遂攜家西去。克沙苓及女士隨侍。途中僕僕。備嘗艱苦。其後安抵新地。居屋在城外。據小山之巔。女士姊妹遂創設學校於其地。居四載。時爲一八三六年。女士年已二十有五。適卡而非因斯土活 Calvina Stowe 其人乃大學校之教師。授聖經評論。與東方文學。文質彬彬。足與女士稱佳偶也。

是時蓄奴之事。基督教中人。頗有痛疾之者。欲一去陋俗。星星納蒂與硯脫溝省 Kentucky 接壤。硯脫溝人多虐奴。黑奴之潛逃者。多至星星納蒂。時有人周卹之。或送坎拿大 Canada 其轉徙之法。每十里置一人家。晝則匿逃奴於其中。乘昏夜之際。閉置車內。送往次站。輾轉傳遞。黑奴遂以得免。時人以比地道火車。言其

神祕也。時蘭因大學學生意見歧出。議論紛紜。南省學生亦有主張釋奴者。黑奴之被遣而恢復其自由者。爲數日增。間有創設學校。以教育黑人子弟者。職此之故。彼間少年多爲父老所斥逐。不得承襲遺產。然彼等弗恤也。倍李博士一基督教信徒也。嘗反覆辯論此問題。謂蓄奴之非人道。登之報端。竟觸衆怒。印機被毀者再。且棄之河心。是時衆怒如狂。其勢洶洶。黑人居廬。付之一炬。遭殺戮之慘者。亦復不少。而大學校之地位。殊形岌岌。女士舉家兢兢。不遑寧處。夜則倚鎗而眠。以備不虞。後此學堂禁止學生討論蓄奴之問題。而學生之退學者。逾其半焉。是時牧師赴東省籌款。以供學校之費用。既返。見前功盡廢。而蘭因大學校僅餘奄奄一息而已。於是鼓其餘氣。竭己力以扶持之。學校幸不至於失敗。時女士招黑人至家。躬自課讀。其中一童子頗慧。忽爲人所拘。謂爲經脫溝省之亡奴。將捉歸鬻之。其母驚駭欲絕。呼籲於女士之前。女士義憤填胸。卽向諸親友集資以贖之。而黑童遂得倖免。

一八五〇年。牧師翁培移家東徙。居梅英省 Maine 時。其培受包杜英大學校 Bowdoin College 之聘。惟薪俸非豐。因招學生數人寄寓其家。冀少得資助。女士時有所著述。售之報館中。嘗著短文。獲酬五十金。時其兄弟六人。皆遵其死母遺命爲牧師矣。女士年已四十。兩子皆幼。女士教誨惟恐不力。其課生徒。亦諄諄不倦。蓋其習勞本天性也。女士天性仁慈。目睹黑奴所遭之慘酷。爲之扼腕不已。時國家逮捕亡命黑奴。不遺餘力。既得則歸還原主。或置之極刑。慘無人道。北省之人。漠然處之。毫不動心。女士自念。吾獨不能以文字轉移風氣耶。某禮拜日。女士赴禮拜堂受聖餐。靜中忽念及湯姆事。悵悵不能自己。卽趣行歸家。書湯姆死狀。甫成一章。卽讀示其二子。時長者十二。次僅十齡。讀旣。兩兒皆爲淚下。呼曰。嗟夫。阿母。蓄奴豈非人世之至慘者耶。越數日。女士復成三章。時倍李博士。已去星星納蒂赴華盛頓續其報館舊業。女士卽以其稿投之。竟得收錄。於是女士赴波士頓。假得反對蓄奴之書數冊。以備參考。女士用全付精神。竭其一生腦力。以成此

書。時有周活脫其人者。從其妻之請。願爲發行之人。惟恐是書過長。非一時之所
能竣。女士寓書其人。謂之曰。先生勿憂。是書弗成。吾無息肩之日也。

逮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日。而湯姆之斗室 *Uncle Tom's Cabin* 譯本名黑一書

已出版矣。女士自問果人人能讀吾書否乎。卽讀矣。命名固非新穎。果能引人入

勝否乎。女士恐其書未必盛行於世。頗戚戚引以爲憂。然必竭己之力。以助其進

行。卽以一書進親王愛爾白脫。蓋女士知親王及英后維多利亞。親王爲英后之夫 頗注

意於黑奴問題也。更分致末可來 *Maccanlay* 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 肯司來

Charles Kingsley 諸名宿。冀邀其賞鑒。於是此家庭之賢母。學校之良師。遂退居

梅英小屋中。靜觀世人對於其書之意見。視此紛紛擾擾中。果有眸子否也。孰知

十朝之間。其書銷售之數。已及萬部。印刷者碌碌無片刻暇。印機八具。夜以繼日。

尙不足以應求。不及六閱月。倫敦書肆已出三十版。而銷售之數。不下三十萬。城

內劇場六所。同時演此悲劇。坐客常滿。足見一時之盛矣。

時授書女士以表欽佩者。紛至沓來。日不暇給。愛爾白脫親王稱謝至再。迭更司貽女士書曰。大作感人之深。洵非他書所能及。有心人宜共讀之也。肯司來曰。是書誠無可疵瑕者也。歎夫止倍蘭伯爵寓書女士曰。苟非篤信聖道之人。烏能貢其拳拳之忠。作此書耶。今大地爲之一震矣。或者冥冥之中。上帝相之。使此書風行於世。以革除陋俗。而拯救其子民耶。僕日夜馨香祝之也。伯爵又著文稱美其書。且宣言曰。與我表同情者。署名其下。而婦女之署名者。五十六萬人。裝成二十六巨冊。表裏護以細革。裝訂精美。每卷之後。繪一神鷹。栩栩如生。全書盛之木箱之內。敬謹呈之女士之前。以表其仰慕之忱。其榮寵可謂至矣。其時之著名雜誌。皆不憚連篇累牘。稱道是書之佳處。白來克烏得月報 Blackwood 謂是書寫情寫景。獨擅其長。非近世文家所能與並駕齊驅也。英國女文豪喬治愛梨阿脫 George Eliot 亦以長書寓女士。以表其景慕之意焉。

牧師見其愛女聲譽日隆。其中心之悅愉。不言可知。度其亡妻在天之靈。亦必深

慰而爲之一開笑口也。女士靜中思維，亦必深感彼蒼蒼者賦我獨厚。故有今日。時是書銷路至廣。書肆獲利無算。女士亦分其餘利。不轉瞬間。家累鉅萬。前此終朝碌碌不得求一飽之人。今則坐享安樂。尙綽綽有餘裕矣。翌年。女士夫婦同渡大西洋。過遊英倫三島。所過城邑。如立弗埔耳。Liverpool。格蘭司哥。Glasgow。愛定盤羅。Edinburgh。阿盤丁。Aberdeen。登帝。Dundee。等。皆開會歡迎。車輪所經。百姓擁道。肩背相摩。欲得一瞻丰采。車爲之不行。或擲花車中。以表敬意。童子且走且呼曰。斯士活女士在是矣。斯士活女士在是矣。某城中人。忽提議人捐一辨士。以爲女士壽。上自王公。下至臣庶。無不慨然解囊。計集金錢千磅。貯之銀盤中。以進。初幹事員按戶集資時。入一村舍。見中有一老婦。盲其雙目。卽返身而出。且言曰。彼不能讀。當無意於此舉也。老婦應曰。先生。吾雖失明。吾子已爲我讀之。且吾儲此辨士以待久矣。

塞哉蘭公爵夫人。美而好客。邀女士至其家。禮以上賓。女士於此得與諸名士接。

如公爵柏某司東 Lord Palmerston 馬考來格來司東 Gladstone 等皆當代之表表者也。公爵夫人爲女士特製手釧。爲奴子手拷之狀。上鐫數語曰。釋奴盛事。拭目可待。用此以預祝之也。鍊上一環。鐫禁止販賣黑奴及英領土禁奴之制之月日。蓋一八〇七年三月念五日。及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是也。又一環後此女士續刻哥倫比亞釋奴之月日。及林肯總統嚴禁蓄奴之弊政。蓋一八六三年之元旦也。最後釧鈕之上。書合衆國各省修訂憲法。永禁鬻奴之年月。計是舉去湯姆之斗室一書出版之日。僅閱十寒暑。又豈始願所及哉。女士西歸後。著旅行遊記 Sunny Memories of Foreign Lands 是書銷行亦頗廣。時其夫就墨塞丘塞支省 Mass. 安杜弗 Andover 神學大學校教授之職。故移家至此。女士甚得人心。學生遇之敬禮有加。而女士恬然如故也。是時女士之著述陸續出版。如特來特 Dred 一書。敘反對鬻奴之故事。娓娓可聽。牧師之用情。 Minister's Wooing 中有美人馬利司客特者。 Mary Scudder 是書之主人也。騷蘭多之阿納

同 Agnes of Sorrento。敘意大利故聞也。與阿海島之明珠 Pearl of Orr's Island。敘紐英格蘭 New England 海濱之談屑也。其他如市鎮老民 Old Town Fables。吾與吾妻 My Wife and I。紅白之虐政 Pink and White Tyranny。皆傳誦一時之佳作也。然是時湯姆之斗室一書。購者尚絡繹不絕。在英國及其屬地。銷售之數。達一百五十萬部。在美銷售之數。尚不止此。法文譯本已屆十二版。德文十一。西班牙六。其他各國方言。如俄羅斯、匈牙利、阿孟利亞、希臘、芬蘭、威耳斯、波蘭及各種文字。凡十有九。此書在盤谷兒 Bangkok 尤盛行。泰阿姆 Saint 某貴婦人。讀此書。大爲感動。竟遣其邸中奴婢百三十人。脫其奴籍。且曰。吾願效斯土活女士之爲人。終吾身誓不買奴以自陷於罪戾也。自此書風行於世後。法國書肆中。聖經銷路頓增。以聖經爲湯姆所嗜。人人咸欲效之也。湯姆之斗室及其他名著稗史。將永垂千古。以作者有深意寓其中。非徒作小說觀也。小說雖佳。苟不具諷世之意。移俗之功。則如春花爛熳。轉瞬卽萎耳。

美國內亂平定後。女士營別墅於弗老立大 Florida 橘林之中。每屆冬令。女士移家是間。爲消寒計。其地黑人咸沾女士之惠。後此女士捐資築一禮拜堂於康萊克蒂克特省。其夫任講道之責終其身。女士有精舍一椽。在孟得林 Mandarin 園中。橡樹數株。老幹上附青苔幾滿。古雅可玩。而繁花如錦。穠郁之氣。中人欲醉。女士終老是鄉。致足樂也。女士避暑之屋。在哈脫夫特。外觀古樸清幽。入其中則精雅無倫。具美術之意。後此遊客之至其地者。無不生其崇敬之心。而流連不忍去也。

時牧師之家庭。已死亡殆盡。牧師年已九十有三。頽然一老翁矣。克沙苓亦已七十有八。逮女士七十一歲誕辰。其著作之發行人。大開筵宴。以表慶賀之意。會所在紐頓 Newton。假長官克來夫林之家。一時之詩家墨客。騷人逸士。無不畢至。女士高坐堂皇。以受參賀。或讀頌祝之詩。或作讚美之辭。極一時之盛焉。曩者髮拳拳作椶色之女郎。今則皓皓如白雪矣。曩者明媚清瑩之雙眸。今則失其光彩。

矣。然誠懇之意。視前有加。而謙和委婉之態度。溫文爾雅之氣概。則終始如一也。女士一生之懿行奇才。特用以證一世界不易之定例。卽宴安逸樂之不可懷。而孜孜兀兀之足以成大器也。女士晚年。忽患風癱之症。於一八九六年七月一日。沒於哈脫夫特別墅中。年八十有五。沒時昏昏如睡。毫無痛楚之狀。其子愛得哇女。薈利沙及哈利愛脫侍側。自一八八六年其夫棄世後。女士常鬱鬱不樂。故成此疾也。女士於七月三日。卜葬於安杜弗神學大學校附近墳地。介於其夫及其子亨利之間。亨利沒於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九日。時在大脫卯斯大學校 Dartmouth College 肄業。偶涉康萊克蒂克特河。遂遭滅頂之禍也。

及克遜女士傳

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二日。海倫亨脫及克遜 Helen Hunt Jackson 女士棄世之噩耗傳遍海內時。聞者無不爲之慘淡無歡。國民雜誌中載曰。舍斯土活女士外。世之婦女。生而能使人致其仰慕之心。及其亡也。復能使人爲之太息望嗟者。

其惟及克遜女士矣。女士姓名之縮寫爲H.H.此H.H.二字之鑄於人心也久矣。豈以女士爲詩人故耶。曰否。否。才華敏妙之人。吾見亦衆矣。未必皆能使人景慕於無窮也。若及克遜女士之生平。則不特其詩歌文詞爲人所欽仰。其真摯之熱誠。亦感人至深。蓋超超元著。必出之非常之人。而後可以稱全備。否則其著述雖自可傳。亦如曇花一現而已。安能長留榮譽於天地間哉。女士身世。悲歡無定。或墜入愁雲慘霧之中。或居於和風朗日之下。女士賦性仁慈。每見受虐之人。無不惻然心動。女士於一八三一年十月十八日。生於美國墨塞丘塞支省。安姆許司脫 Amherst。女士瀟灑活潑之性。傳自其母。而剛強果毅之氣。則得自其父納生非司克 Nathan W. Hiske。其人爲大學校哲學及各國方言之教習也。女士於一八八〇年著聖尼古拉司 St. Nicholas 一書。中敘其幼時之頑劣任性。讀者已知此錚錚不可制之女童。必有一日敢挺身而出。對其國人直斥虐遇印第安人之弊政。而諄勸執政者謀所以改革之也。

女士年十二時。父母相繼而逝。乃往依其祖。未幾卽入阿包脫之學校。女士居校。輿致勃勃。忽忽之間。不覺已歷數寒暑。女士居然一妙年女郎矣。女士爲人。瀟灑不羈。襟懷坦坦。長日欣欣。未嘗有戚容。性喜交遊。頗具酬應之才。每一發言。滿座風生。誠一交際場中之能手也。及年二十有一。遂適一少年軍士。名愛得哇亨脫 Edward B. Hunt。後官至少佐。其人美如冠玉。髮拳拳如女子。人戲以克必得呼之。按西人謂克必得爲情愛之神。其家世亦頗不惡。兄曾爲紐約省長。兄弟本居紐約包脫 New York。及女士來歸。遂移家於都市繁盛之區。以便與人酬酢。女士於交際場中。頗負盛名。少佐足跡所至。無不與俱。未幾生一子。甫週歲而殤。旋又獲一男。白皙而碩。字之曰哇倫好司夫。乳名曰倫利。是兒聰慧可人。女士愛之如至寶。女士修飾之暇。多弄兒爲樂。良人旣多情。而愛子又秀慧。目中所觸。無不如意。似其家庭日處春光明媚之中。不知人世之有憂傷事也。

旭日當空。天色明麗之中。忽而霹靂一聲。天地爲震。而女士極樂之身世。遂一擊

而不可復振矣。蓋少佐試驗水雷時。偶不慎。遂致自殺其身。時爲一八六三年十月二日也。女士青年喪偶。其傷心可無待言。時兒已八歲。善解人意。女士賴之。少殺其悲。母子煢煢相依爲命。然女士之蹇運猶未已也。未及兩載。而老天又奪其愛子。蓋兒患喉痧之症。遂致不起。彌留之際。見其母輾轉悲啼。心如刀剗。竟忘己身之痛楚。振其斷續之氣。謂女士曰。母當允兒勿以悲痛而自毀其身。則兒死目瞑矣。女士諾之。且與其子約曰。兒苟有知。魂當歸來依阿母。願兒勿忘是言。然死兒一去渺然。女士遂斥鬼神爲無稽之談。以爲苟有鬼神。則其子何一去不返耶。女士自遭喪明之痛。長日伏處暗陬。厥狀若風。雖素所善之人。亦拒不納。且曰。諸君苟憐我者。當爲我禱天。祈我速死。以就吾子。時諸醫咸云。女士必以憂死。然幸女士果毅之氣。有爲之志。卒勝其悲傷之心。數月之後。女士復出而與世往來矣。其夫及子之像。女士常佩不去身。且用之以自勉勵。此女士之所以能創不朽之業也。

計去其愛子沒之三月。女士成一詩 *Lifted Over* 載之國民雜誌中。此蓋女士生平第一次之著作也。詩中略謂其愛子往依上帝之側。帝心至仁。其愛護死子。非己身之所能及。雖舍己而去。亦復何悲。自此詩風行後。世之慈母之喪其雛者。爲之大慰。且寓書女士。述其所懷。女士雖處愁城中。得書亦爲破顏。意謂己之所爲。苟有裨於人。留此餘生爲不虛矣。

時女士年已三十有四。然不以年長而餒其求學之志。于是乃專心致力於文學一事。遍讀名人著述。擇尤而效。女士嘗謂其友曰。君亦知讀書而咀嚼其中之遺辭琢句。其成效果如何耶。吾有一書。曰 *Outdoor Papers* 爲喜更孫 *Wentworth Higginson* 所著。吾覺是書辭句之結構。章法之裝置。爲著述門最良之範本。余效法於斯。有年矣。其中每字每句。無不致力研求。或調換其字句。倒置其章法。以視其不變其原意。不傷其文采否。余苟有所著述。每成一句。無不自問曰。此中果能求精否耶。苟辭句未妥。余必刪改至再。以求盡善盡美而後已。

女士最初之散體著述。爲一短篇筆記。中敘華盛頓山中之風景。是篇載於一八六六年九月出版之獨立期報 *Independent* 中。後此女士投稿是報中。計三百七十一篇。女士文思甚敏。下筆其捷如風。文稿多以鉛筆書之。取其速也。女士嘗詠加冕 *Coronation* 一詩。辭句雅而用意深。其友取之以投一八六九年之大西洋月報 *Atlantic Monthly*。是歲女士遠涉重洋。遊歷德意志及意大利兩國。時有所著述。後至羅馬忽嬰重疾。幾致不起。經名醫診治。始漸有起色。稍痊卽上道歸國。其友多勸之攜一看護婦同行。以便沿途照料。女士不聽。惟與一意大利鄉女同歸。女士於一八七〇年行抵鄉國。遂出其詩集 *Verses* 付印。此詩旣出。傳誦幾遍。詩人愛末生 *Emerson* 尤喜誦其默思 *Thought* 一首。且高置女士之詩於著名詩家之列。愛末生謂世之女詩人無有出其右者。卽大名鼎鼎之詩翁。能超女士之前者。亦寥寥若晨星。可見女士詩之價值矣。或稱詠舟子 *Tondolier* 一首。音節至佳。讀之如奏雅樂。或云入睡鄉 *Down to Sleep* 一首。其味至永。百讀

不厭。至詠織之詩。尤爲世人所共賞。其後女士復著旅行遊記 *Bits of Travel* 及家事叢談 *Bits of Talk about Home Matters* 兩書。是時女士文名。尙未昭著。以文人運蹇。比比皆是。女士亦何能獨免。然數載之後。女士著述日多。而聲譽遂一旦暴露於天下矣。

未幾女士舊疾復發。體羸弱不支。然其奮發有爲之志。則猶昔也。女士病愈後。作苛羅拉多省 *Colorado* 之遊。且著書盛道其地之風景。凡女士足跡所至。人無不樂與訂交。女士在德時。其居停主婦謂女士乃世之最和藹之人。其他如賣新聞紙之童子。山間引道之人。無不憶女士委婉之談吐。鼓勵之言語。女士每見他人兒女。無不愛之如己出。嘗曰。世之爲母者。徒知愛其所生。是不過盡母職之半耳。苟能推愛己子之心。而兼愛之。則爲賢母矣。

一八七六年女士改適威廉姆及克遜 *William Sharples Jackson*。時去少佐之亡。十有一年矣。及克遜爲朋友會中會員。治銀行業。爲人頗具幹才。女士家居

苛羅拉多泉。極林泉之樂。所居屋。俯瞰大園。其中藏書無算。精織氈氍。古玩磁器。多購自遠東。而園中鮮花之盛。尤屬罕見。一日女士設筵宴客。廳事中飾以奇花異卉。凡二十三種。女士愛花成癖。其愛之也。猶人之愛其兒女。女士嘗自述於人曰。余嘗入鄉市鮮花一巨束。大可合抱。余自取以歸。愛護備至。惟花過多。力不能勝。每行經空曠之地。則以肩承之。荷入叢林之中。則臥之臂上。如抱嬰兒然。又嘗登且恩山。Cheyenne Mountain 採擷羣卉。山麓盈畝之地。余與友人喜其綺麗。遂名之曰吾園。余等自吾園乘車而下。車中載鮮花幾滿。余坐其上。前後左右爲花所擁。路人幾不知有人在其中矣。見之者將疑是日爲裝飾節日 Decoration Day。英俗五月十三日爲裝飾節日。是日美人以鮮花飾南北美殿等時陣亡戰士之痕上。實則卽以此名名之。亦無不可。蓋苛羅拉多每屆六月。繁花爛漫。遍野皆是。固無日非裝飾之日也。特此裝飾之日。乃所以見天時和煦。花草欣欣向榮。非所以爲亡人誌哀而已。女士居苛羅拉多時。雖寄情於花草。然未嘗忘懷於文墨。其時之著述。有非而不

立克司之選擇 *Mercy Philbrick's Choice* 及黑蒂之奇史 *Hetty's Strange History* 兩書。塞克司好姆故事 *Saxe Holm Stories* 之成。女士亦與有力焉。或云特來克西密蘭之粧奩 *Draxy Miller's Dowry* 及愛司脫烏音之情書 *Escher Wynns Love Letters*。著者雖屬他人。而其中之詩詞。皆女士手筆也。後其書之發行人。諄諄問女士索文稿不已。女士遂作短篇文字。以應其求。

吾今當及女士最著名之佳作矣。女士之著書頗苦無一定之宗旨。今女士得其宗旨矣。其宗旨維何。卽拯救一般可憐無告之印第安人 *Indians* 也。女士以爲印第安人宜愛國民教育。宜令受洗爲基督教徒。宜撫之以恩。不宜施之以威。女士意既定。卽赴紐約阿司討藏書樓。從事著述。三月而書成。其名爲百年來之奇學 *Century of Dishonor*。中敘美人剝奪印第安人之利權。及背其盟約之事甚詳。稿既脫。女士寓書其友曰。邇來余自朝至暮。未嘗一念及他。是見余著是書之苦心矣。後此女士卒以積勞致疾。遂赴那威養病。文學會中人。既校訂其書。遂以

付印。出版後。女士以多金購其書無數。分送國會中議員。人各一册。然反對者頗不乏其人。女士之身遂爲謗讟之的。然女士生性果敢。寧作畏蕙之態。以放棄其天職。幸女士之苦心孤詣。卒得執政諸公之稱許。其忠言竟蒙察納。遂派女士爲特別委員。與其友阿包脫肯利前赴克立夫利亞省 California 考察印第安人之情形。報告美政府。

夫以溫文爾雅養尊處優之女士。而側身於華門甕牖之中。聽野蠻之人縷述其苦情。寧非異事。然女士惟知盡其職分。使無負國家之重託而已。至於一身之損益。又豈女士所計者。女士至其地後。其待印第安人。慰問備至。賜之以快樂。勉之以希望。印第安人感女士之德。尊女士曰皇后。女士嘗有筆述紀其事。居有頃。女士及其友以其間詳情報告政府。報告書多爲女士手筆。其友特少助之耳。觀今日女士之爲人。與其妙年時之行事。寧非大相逕庭。今日之女士。不特一詩人文家而已。實一具苦心熱腸之人。日籌善策以拯救世之無告者於虐政之下也。女

士於一八八三年成拉莫那 Ramona 一書。其中描寫人事。無不入情入理。誠一會精凝神之作。女士自言撰此書時。其一生之精神腦力。實貫注於其中。是書頗爲時人所稱許。銷行甚廣。出版後卽爲倫敦書肆所翻印。女士之有造於印第安人。猶斯土活女士之於黑奴也。之二人者。可以並傳矣。

自是而後。女士之待人接物。愈形懇摯。終日孜孜。籌所以拯救印第安人之策。女士自言曰。吾今得所事矣。吾將以吾之靈魂生命從事於此也。然女士舍此事外。尙欲改革其他弊政。設天假之年。女士之所爲。又寧止一印第安問題而已哉。一八八四年之六月。女士偶失足。跌於梯次。傷其一腿。不能出外者累月。後赴克納夫利亞省過隆冬。其腿亦漸向愈。然熱病相侵。症頗危殆。遂送往舊金山調養。女士入其居屋時。自窗眼外矚見海灣風景如畫。不禁狂喜曰。余不意此地乃清幽如此。得死是間。寧非福耶。

女士與其友末次之通信。其中云云。尙覺生氣勃勃。不類垂死之人。其言曰。君幸

勿以我爲去死近。遂惴惴以憂。余亦知不久將往依上帝。此心坦坦。毫無所畏。余年已五十有四。卽死亦不爲夭。且余事已了。死亦何憾。近五年來。余朝夕所懸懸者。惟印第安人之問題是已。拉莫那一書。蓋此五年中所積想而成也。今印第安之問題。日見其進行。執政諸公亦頗注意於此。吾死目瞑矣。

女士又寓書其他友。其略云。余已準備一切。與世長辭。實告君。余視死如歸也。百年來之奇辱。及拉莫那兩書。實余生平最得意之作。此兩書得行於世。余心慰矣。其他諸書。皆無足輕重者也。苟此兩書得傳於後。裨益後人。必非淺鮮。且今日所得之成效。已昭昭可見。近三年來。吾國人對於印第安人之感情。與曩昔大有霄壤之別。且各省巨邑。皆設立印第安人權利之討論會。不可謂非吾書之功也。女士所云不畏死之說。其語良確。蓋女士又嘗致書某友曰。人之死亡。不過離其鄉井。而適異國而已。又何悲焉。然余所未能契然者。以余不能更爲世人少盡義務。且余所最引爲悔恨者。卽中年以後。始發奮有爲。其初之時光。皆浪擲於無益

之事。寧非痛惜。雖然吾卽死。靈魂不滅。猶可竟吾未盡之志。余意死後之境。與生前必無大異。且人鬼之隔。不過咫尺。他日余將至君前。而君不奈見也。別矣。吾友。然爾我情意永永無變也。

女士歿之前四日。上書美國總統克利夫蘭得 President Cleveland 曰。曩者屢蒙左右俯納鄙言。爲印第安人造幸福不少。足見我大總統英明有斷。納善如流。故忍死須臾。於病榻中謹上書左右。以致區區感激之忱。惟今更有求者。願左右政餘微暇。一讀拙作百年來之奇辱一書。則死無憾矣。此心所尤足深慰者。蓋知將來革除虐待印第安人之弊俗。而爲吾美一雪其不仁之積恥。必屬之左右矣。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同日女士吟詩一絕。言辭淒楚動人。蓋其絕筆也。八月八日之夜。女士遂與世長辭。生時愛且恩山風景。已自營窳窳於其地。歿後卽卜葬於此。地法昔羅拉多泉四英里之遙。後此人之至其地者。無不憑弔唏噓。而想望其人也。女士有友。常徘徊

徊其墓側。且謂人曰。女士墳上青草萋萋。微風吹來。蕩曳不已。蟋蟀隱其中。見人來則唧唧而鳴。音韻清越。似作歌以歡迎人至者。觸目所見。皆充滿生氣。毫無沮喪之象。吾知女士雖死。其至公無私之心。拳拳懇懇之念。終不死也。

時女士著述之銷售。尙絡繹不絕。女士逝世後。百年來之奇辱一書。又增五版。拉莫那已售至三萬部。實夫 *Nepht* 一書。敘昔羅拉多省邊境之故聞。女士於病榻中成之。時亦已出版。然女士不及見矣。女士所著旅行筆記。已置之三海濱見聞錄 *Glimpses of Three Oceans* 中。其所有雜詩計成一集 *Sonnets and Lyrics* 亦風行一時云。

莫脫女士傳

曩者余嘗與某盛會。以傳聞是日露克利喜亞莫脫女士 *Lucretia Mott* 將發舒其意見於衆也。數人演畢之後。見一身段纖長。年逾古稀之婦人。款步登臺。其人卽女士也。女士首加白冠。身御褐色之衣。寬博而長。年雖已衰邁。而行步矍鑠。

雙眸奕奕有光。狀類盛年之人。其一言一笑。皆足令人傾向忘神。音吐之清朗。舉止之從容。卽皇后見之。亦必自慚形穢也。其時女士所演之言辭。余腦海中已不留痕迹。卽其所討論之問題。余亦不復記憶。惟其和藹之氣概。慈祥之態度。則至今尙在余眼簾中也。

女士於一七九三年正月三日。生於蘭脫開脫島中。少長擅理家之才。家事頗賴其力。父湯默司各非因 Thomas Coffin 任船主之職。稟性果敢堅定。母機敏有才。善教兒女。故兒女皆樸質無華。類鄉村之人。母偶赴鄰家坐談。必誠其諸女曰。爾等當各行所事。毋得廢弛。事竣之後。往厨室擇蕃薯之小者。焙而食之可也。已而諸女果羣聚火旁啖蕃薯。談笑至樂。

女士年十二時。全家徙居波士頓。其始諸女入某私立學校肄業。女士父恐諸兒染統袴之惡習。故令之改入公立學堂。其中貧富貴賤咸有之。後此女士語人曰。余竊自幸入公立學堂。不然余又焉知世有窮苦之人。而生其憐憫之心耶。一載

後入紐約某學校。是校男女同學。然非至親之人。不得交談。而至親之人。亦必有一定之時間。以通言語。校規雖嚴。然不能阻小兒女之交來。一日。某童子被囚暗室。僅以麵包與水充膳。女士與其妹憐之。因私以乳油授之。童子爲校師載姆司莫脫 James Mott 之中表。故此事雖爲所聞。女士終免違規之罪。

女士年十五時。升爲助教。且與載姆司莫脫同習法文。以此相得日深。載姆司者。一碩而長之青年男子。金髮藍睛。美如冠玉。女士則身材苗條。多風致。睛與髮皆作黑色。思想舉動甚敏捷。且喜嬉戲。女士年既十八。時載姆司已屆二十。有一兩人。遂行佳禮。未幾。新夫婦同赴非勒特而非亞 Philadelphia 省。女士父。遂家於此。且助老人經營商業之事。

一八二二年。英美戰禍發生後。人人經濟上皆現困難情形。時女士已舉一女。其夫賦閒家居。內有妻子之累。財政拮据。頗形隱憂。載姆司有舅。在紐約營商。於是移家就之。冀獲一位置。既至。兄無可爲者。因復返其外家。不久就某肆之聘。年俸

六百金。未幾女士父淹逝。其家遂入窘鄉。其夫所入至微。故亦莫能爲力。遂設肆。冀能獲多金。以津貼其外氏。然卒歸於失敗。載姆司見所事不利。中懷抑鬱。不可自聊。精神亦因之沮喪不振。惟女士賦性果敢。不以成敗爲意。因謂其夫曰。君勿作此懊喪之態。吾等來日方長。不患無可爲之事。今余正與吾中表籌辦學之策也。

未幾學堂成立。學生雖僅四人。然女士興致勃勃。用其全副精力。有若指揮大事者。已而生徒來者日多。不久已達四十人。時其夫助人營業。薪俸年千金。家景日舒。頗形踴躍。然是時憂患已乘其後。較之貧困之苦。慘且百倍。蓋其愛子湯默司。瘍折也。彌留之際。尙呼阿母我愛爾。此語幾摧女士之肺肝。惟此子之亡。轉爲女士福。蓋自是以來。女士遂立志皈依基督。而爲其信徒矣。距其子之亡纔數閱月。女士之音吐復見於稠人會集之場。蓋爲朋友會禱也。其措辭之質樸坦白。發言之懇摯真切。聞者不必問其爲男爲女。必疑此聲之自天上來也。

女士年方二十有五。卽辭教讀之職。專研究聖經之至理。及神學之玄妙。時膝下兒女已有四人。提攜保抱之餘暇。尙須爲製衣履。然家政井井。庭除灑掃無纖塵。且儉閒研究文學。卽其所造。亦不讓恆人。女士嘗曰。余爲兒輩製衣。凡花紋鈕扣。以爲美觀者。皆屏不用。故能省却幾許工夫。以致力於學問。至於稗史小說。及其他遊戲文章。非余性之所近。近世所出各種婦女期報小說之類。甚少寓目。此余所以能多得時間於正當之學術也。女士喜威廉姆潘 William Penn 之著述。常抱兒懷中。且讀其書。世之婦女。苟好學之念。有爲之志。少遜於女士。則於學問一途。無餘望矣。女士於哲學科學。亦少事研求。密爾 John Stuart Mill 司且來 Dean Stanley 諸名家。皆女士所宗尙者也。

時載姆司營木棉業頗利。家計日就豐裕。夫婦兩人亦不若前此之日無暇隙矣。女士常偕其夫驅車入村間佈教。途中女士默籌演講之方。而於車外美景。視若無睹。其夫則沿途領略佳景。逸興遄飛。且擇其尤者指示女士。女士謝曰。風景誠

可稱絕。其如余意不在此何。女士年少時。卽已留意於蓄奴問題。居校中時。嘗讀克拉克遜所述鬻奴之事。其言至今猶深印腦海中。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四日。當代名流聚會於非勒特而非亞。籌商組織反對蓄奴會之事宜。女子與其事者凡四人。女士其一也。之四人者。皆勇於爲善。不以他人之毀譽爲意。女士於會中事。凡有所言。衆皆諾諾。秉其號令。已而婦女反對蓄奴會成立。女士被推爲會長。時婦女從事於外事者。寥若晨星。翌年內訌作。死於是役者。日有所聞。凡反對奴制。而以此遊說國人者。必嚴懲無稍貸。而紐約及非勒特而非亞街市之中。常有不法之徒。聚衆滋事。焚房屋。毀教堂。無所不爲。一日。婦女反對蓄奴會開會於非勒特而非亞。座客方傾聽女士演說之際。匪徒圍會場數匝。或聚門前。大聲肆詈。或以石塊自窗間擲入。喧囂終日不去。及女士等離去其地。惡徒卽爭舉火。會場房屋。俄頃化爲灰燼。時衆怒猶未息。爭向女士之房屋而馳。將肆其毒以洩忿。女士既知其來。卽遣其兒女。自與同志數人。從容閒話於退閒室中。以待盡。正在洵洵。

之際。人羣中有一少年。其人雖非女士之同志。然知此輩之來。必將不利於女士。心實不忍。見彼等將近女士屋時。因故從他道而奔。且呼曰。莫脫夫婦在是矣。速追勿延。惡徒聞聲。以爲真也。卽隨其後。疾馳而去。女士輩卒得倖免。

翌年女士在特勒威亞 Delaware 對衆講論蓄奴之非法。場中一白髮老者。忽被拘而去。以漆塗面。以羽加身。以示罰。女士見狀。卽告其人。謂已實罪魁。應受其罰。請釋老人。然人無敢犯之者。一日。反對蓄奴會開常年會於紐約。而惡徒又至。紛擾。致不能終會而散。其爲首諸人。皆被拘執。女士見婦人中有膽怯者。因謂立其側之男子曰。君曷不至彼輩之旁。任保護之責乎。其人曰。然則君將奈何。女士笑指惡徒中最凶獮之人曰。此君將任保護之責。必不使余身損傷毫髮也。翌晨女士晤惡徒首領。卽坐其旁。爲之反覆解譬蓄奴之非制。其措辭之婉轉。說理之清澈。首領亦爲動容。出時間人曰。此婦人誰耶。答曰。爾奈何不識莫脫女士耶。首領愕然良久。始歎曰。女士誠一慈善婦人也。

一八三九年。倫敦開一大會。召集歐美名流。以討論蓄奴問題。女士夫婦及其他數人。公推爲代表赴英。女士見世界之人。皆注意於此問題。不禁狂喜。念藉此航海游。亦一休息之良機。且人海茫茫中。必有一二與己同志。可以各伸其悃。尤屬可喜。女士等既抵倫敦。始知婦女不得與代表之列。大失所望。然亦無可如何。在英時。頗遭惡徒之煩擾。而英人置若罔聞。時代表中人。負有加利孫者。見狀爲之憤憤不平。開會之時。亦不與聞會事。坐婦女中旁聽而已。女士是時雖未嘗措一辭。籌一策。然人人皆知女士爲會中之巨擘。特無從發展其才畧耳。公宴之時。女士常與其中。指揮議論。暢快淋漓。不論男女皆爲傾倒。塞哉蘭公爵夫人及排倫夫人。皆以殊禮遇女士。文家却而司尤樂與遊。女士在格蘭司哥時。嘗對衆演說。至二句鐘之久。而坐客屏息斂氣。傾聽忘神。會場寂然無聲。幾類無人之境也。逾數月。女士夫婦作西歸計。其夫演說雖不若女士之常。然亦頗動衆聽。時愛爾蘭窮民。流離至英者。不計其數。女士欲爲之講解聖經。以啟其愚蒙。因以問之。彼

等謂禮拜堂講壇向無婦女側足其間。請辭。女士乃集彼輩於某地。而謂之曰。余非欲爲諸君行祈禱之事。特憐諸君他鄉作客。欲爲諸君少講爲人立身之要旨。當亦不爲無補耳。諸君苟不憚煩。鄙人當分條析類。一一詳爲講解也。於是女士果爲之演講大道。散會之際。其稍能領悟者。歎曰。吾今日竟於婦人得講說之良法矣。

女士海行二十九日。安抵鄉國。少憩數日。卽復出而繼其壯舉矣。女士嘗說紐喬西 New Jersey 特勒威亞 Delaware 潘雪而芬尼亞 Pennsylvania 各地之行政官。以釋奴之事。且謁美總統泰勒兒 Tyler 與之討論蓄奴問題。總統以上賓禮女士。女士在涇脫溝時。嘗登臺演說。至一時有半。而辭源猶滔滔不竭。來客或立或坐。咸凝神會精。屏息而聽。雖當時遠近知名之演說家。亦何能多讓。且女士所持主義。頗忤衆意。其言宜不能投人所好。然因出語之誠摯。態度之自然。足使人傾聽忘神。而不自知。其感動人心之力。亦大矣哉。

舍蓄奴問題外。女士所注意者有三。一、女子選舉權。二、節戒無益之飲食遊戲。三、行政之意見。國人苟有歧異。當從公判斷。以定取舍。勿啓兵釁。以自相殘殺。女士就教讀之職時。見校中男女生學費無分軒輊。而女教員之修脯。則半於男子。心竊非之。嘗曰。就此一端。已足證世人之不公。然上帝以智慧賦人。固無分男女之高下也。

一八四八年。女士與司吞敦及其他婦女數人。組織一婦女之選舉權會於紐約生納卡夫而司 *Seneca Falls* 時。人譏誚之者。無所不至。蓋當數十年前。吾人於交際上程度。究遜一籌。不知人之宗旨。與我雖趨於殊途。亦當以禮相待也。然女士不以人言爲意。行其所事如故。每與反對之者談。必恭謹謙和。靜聽其所云。及其辭畢。然後伸己之意。詳論其理。言婉而意順。卽與之意見不合者。亦不覺傾向其人。至於爲其言辭所動而易其初心者。不知其幾何人也。

歷年以來。女士居屋不特爲窮而無告者棲身之所。且爲歐美名宿碩彥薈萃之

區。女士宴客之日。無論黑人白人。皆以同等之禮相待。時有少年某。與女士家過往甚殷。一日赴女士家宴。見己之坐位與一黑人聯席。意殊弗屑。席終時。念自今而後。必不復涉足女士之門矣。然其人與女士一女。雅有情愫。不能以此而絕跡。是間。後其人卒爲女士之快婿。且爲女士所感化。而成一熱心黑奴問題之人。女士家中。座客常滿。半皆無告之人。時有英國婦人某。以有意外變故。家產蕩盡。囊橐蕭條。素耳女士名。因挈其兒女七人。來美就女士。又有某姓逃奴。亦來依女士門下。奴得一善人埃克司道來司之助。自利玄孟得逃亡至此。奴有妻及三雛。皆被輾轉販賣。惟剩孑然一身。憤激之下。亦不顧此舉之危。毅然從其主人家逃出。藏身木箱之內。攜有乾糧飲料。以果腹。箱旁鑿小孔。以通空氣。外以帆布裹之。故無有能知之者。然其人在箱內。顛簸翻騰。身體幾無完膚。艱苦備嘗。其後卒抵女士家。而蒙其恩覆矣。

女士本營棉花業。時舍此改圖。以棉花實黑奴血汗之所得也。然女士營羊毛業。

亦頗獲利。時兒女依其膝下者。尙有兩人。一家和協。鄰里稱美。女士夙興晏息。家事雖至微末。皆親自督察。嘗語人曰。余嘗以一人之力。手製饅頭數十。砌肉調粉。皆不假手於人。又從樹梢採蘋果無數。以製蘋果糕。手無停指。足無停步。未及下午二時。而諸事已齊備。至退閒室中應客矣。

女士屋廳事之中。置兩巨椅。其兒女名之曰丐者之椅。以窮困有所求於女士者。來時常坐其上也。此輩見女士有求必應。時寓書作無厭之請。被褥也。傘也。匙也。以及其他零星雜物。時有所陳請。兒女輩見此偶有竊笑之者。女士必戒之曰。爾輩勿爾。彼等良可憫也。

時女士年已六十有三。四十年來爲人所景仰。可謂至矣。卽素昧生平之人。偶遇之於途。必止而與爲禮。一日。公堂審鞠亡奴。女士坐堂上觀審。其婿霍追業律師。爲亡奴辯護。原告律師某。請女士坐少遠。曰。君在此足以移陪審官之意向。而余必至於失敗。可斷言也。勃盧司脫律師爲原告辯護之一人。此時語女士婿曰。余

耳尊岳母盛名久矣。今日始瞻丰采。其人誠類一天使也。越數載。或賁勃盧司脫何敢遽變其本來之宗旨。答曰。夫人既見莫脫女士。世安得有不敢爲之事耶。女士以積勞所致。體魄迥不如前。故於一八五六年。出售其巨屋。移家鄉間。新屋小而樸。狀頗古雅。女士未行之前一日。戚友鄰里。及曾受女士惠之貧民黑人。俱來送別。且讀詩讚美女士。並表其戀戀之意。女士既入新居。盡伐窗前之叢樹。俾可多得日光。女士終日以讀書遣長晷。頗享人生清福。各種報章書籍。陳列案頭。幾滿。密爾敦 Milton 及考迫 Cowper 之傑作。尤爲女士所嗜。阿那而特 Arnold 所著亞細亞之光 Light of Asia 女士百讀不厭。報章雜誌。經女士閱讀之後。捐送各處醫院。以資病人之消遣。女士每得佳什。喜高聲朗誦。苟見其家人無暇及此。必讀其大意。或精警之處。以示之。夫一博學多才之賢母。其所造於家庭中。寧淺鮮耶。

一八六一年。爲女士夫婦金婚之期。慶賀者盈門。二老素相敬愛。從無勃谿之聲。

載姆司喜得賢妻。凡事無不竭力相助。以博其歡心。女士亦以至誠待其夫。時女士年已七十。於一切善舉。尤形踴躍。每值外出。車內必盈載鮮菓菜蔬。及其他應需之物。以施捨貧人。每有購物。必就小肆。憐其資本小。往往有入不敷出之虞。故小肆物價雖昂。女士寧就之也。

一日。女士在非勒特而非亞街上乘公車。見一衣服襤褸。病容可掬之黑婦立車外。大雨如注。自其頭傾瀉而下。而冷風吹面。幾將起慄。女士爲之惻然心動。因請於售票者聽其入內。其人弗聽。曰。公司有明令。不可不遵。蓋是時嚴禁黑人與白人雜坐車內也。女士見所求不遂。乃出與黑人同立於狂風暴雨之中。夫一遠近聞名仁愛如神之莫脫女士。而立於車外爲風雨所侵凌。又豈世人所忍見而忍聞。售票者見狀。卽出請女士入內。女士曰。設此黑婦不得入。余寧與之偕。其人愕然良久。不得已聽黑人偕入。未幾此虐令廢止。而黑人竟得與白人享同等之利權矣。

女士之美德可稱完備。然亦嘗受誘惑。女士夫婦當青年時代。嘗附從朋友會之旁枝。信惟一上帝者。以此頗遭時人之指摘。女士嘗患腦痛之疾。延醫診治。醫至見爲女士。卽曰。女士恕我。余固願爲君處方。其如余之宗教意見不吾許何。言畢輿辭而出。蓋當時宗教意見甚深。苟有不合。卽彼此相視如仇讎。其量之小。今日聞之。令人稱怪不已。

一八六八年時女士已七十有五。其夫七十有八。二人同赴紐約視其孫曾。已而其夫忽患肺炎甚劇。意頗愚歸。語女士曰。余殆將死於是。雖然死後言旋一也。余亦何憾。女士見病勢大漸。終夜坐守。衣不解帶。已而疲極。不覺酣睡。詰朝其女入室。見其母尙在睡鄉。其父已長辭人世矣。黑人曾受其惠者。請爲營窆。旣竣。昇之入土。而載姆司一生之事於以畢矣。

女士嘗曰。余夫婦自協衷共濟。從事於善舉以來。而感情亦因之日深日摯。載姆司棄世後。女士嘗寓書其友曰。先夫之亡。余殊無悲悼之意。惟自幸此生得偶其

大而與之同度歲月而已。距其夫逝之十二年。女士始選舉。未死之前。竟得目睹黑奴自由之盛事。亦可以無憾矣。年八十有五時。尙強健如壯年人。常登臺演說。滔滔汨汨。口若懸河。每屆聖誕佳節。必以節糕火雞果餌之屬。餽遺棲流所中之黑人。每年女士必以糖果賜北潘雪而芬尼亞火車中之司事者。人各一盒。以女士每乘車。此輩必爲之提攜筐篋。狀殊懇懇。厚意可感也。

女士既逝。至其家弔唁者。戶限爲穿。下窆之際。執紼者數千人。正在沉沉無聲之際。人叢中忽有人耳語。聲細纔可辨。一人問曰。自今而後無勸善者乎。應曰。善人已逝。誰任其責者。言已寂然。

開會追悼女士者。數十處。以女士所爲之事。不限於一隅。實爲天下人計也。世苟欲詳悉女士生平言行。可讀莫脫夫婦傳。Lives of James and Lucretia Motz 是書爲其女孫好羅宛爾 Anna Davis Hallowell 所著。敘述較詳也。

李弗毛亞女士傳

當國家多事之秋。有心乎治亂之人。必奮袖而起。獻一奇。措一策。以扶危興亡。爲己任。此時勢之所以造英雄也。苟世界長享承平之福。則瑪琍李弗毛亞女士

Mary A. Livermore 及其他超拔之婦女。必靜處家中。與尋常碌碌之女子作同種之生活。度同種之光陰。而同歸於盡。其芳名又安得至今尙嘖嘖人口哉。女士爲一聲望卓著之演說家。其著作亦頗聞名。曾任西美衛生委員會之長。其一生事業。可爲女子之模範。而無愧色也。

女士誕生於美國波士頓。其先代六世傳道於威耳斯 Wales。其父母則崇奉加而非因之教派 Calvinism。父氏來司 Rice 秉性廉潔正直。不輕然諾。母果毅有斷。亦女中之表表者。女士性嗜讀。校中學友咸禮重之。而貧困者爲尤甚。以女士常憐而助之也。設衣服襪襪及有惡疾之人。爲同學輩所恥笑擲。必往訴女士。求其庇護。而女士亦必出其扶弱抑強之手段。而爲此輩一吐氣然後已。其仗義任俠。蓋本自天性也。女士有稚妹五人。撫愛之。教育之。儼若成人。以爲諸妹異

日有成與否。皆已一人之責。時女士年僅十齡。每晨天甫破曉。必起爲諸妹禱。且曰。苟能拯諸妹之靈魂。雖苦余身。亦余所願也。

女士雖在稚年。而思想之老成。處事之慎重。遠過成人。然善嬉好遊之心。則猶童年之態。滑冰之戲。尤爲女士所酷嗜者。一日女士偕羣兒戲於冰上甚久。歸時面紅氣促。斷續而呼曰。樂哉遊也。其父應曰。冰戲固樂。然雙履穿矣。女士聞言。豁然悟其父母得鞋之非易。深悔不已。自是而後。不復作滑冰之戲矣。

女士家人。服用樸素。兒童玩具。尤少購置。故女士多與羣兒作聚會之戲於木棚之下。列木塊爲几椅。樹竹桿爲人。女士常據會長之席。爲衆祈禱講道。羣兒則端坐而聽。雖屬遊戲。而規模禮節。肅然可觀。其母見之。不覺爲之展顏。其父則正色而言曰。吾恨是兒爲女子。不然必使之習牧師業也。

女士年甫十二。卽亟亟謀所以自食其力。以不忍重累其父。嗟夫。世之女子。往往年華倍於女士。而聽其暮年。老父衣之食之。至兩鬢如霜。猶忍聽之。早夜奔走。寧

不可哀。蓋此輩賤視工作。以爲女子自食其力。非自愛之道。必遭世俗之恥笑。故寧坐視而不顧。此誠大謬。苟世之男子。其妻視操作爲畏途。輕謀生爲賤役。則亦不幸之甚矣。

女士性雖與鍼黹相柄鑿。然立志習裁衣製裙。以縫紉實謀生之捷徑也。女士習藝於衣肆中。三月已卒所業。於是復居肆中三閱月。爲人縫紉。日得錢三千七分。女士以所入至微。不足以奉菽水之歡。因赴他肆。索衣而製。以博微利。肆主見其貌誠不欺。卽授以法蘭絨衣料十二件。且預定竣工之期。女士每有間隙。卽致力於此。一燈熒熒。輒至夜深方睡。間有徹夜不眠者。然卒不能如期告成。及期。忽有人至其家求見女士。其母出應之。其人曰。令愛嘗爲敝肆製法蘭絨裏衣十二件。今已屆其期。特來取物。其母不承曰。製衣者必非吾女。而來人堅執其是。正紛辯間。女士出承其所爲。且向來人道歉仄之意。謂翌日必有以報命。肆中人旣去。其母謂女士曰。吾輩雖貧。然尙不至有衣食之憂。吾兒何必自苦如此。言時聲顫而

悲。

未幾。女士之佳運至矣。時有李愛爾其人者。賦性仁慈好施與。嘉女士之志。助其膏火。慫恿其入却勒司湯女子高等學校。Charlestown Female Seminary。入學甫半載。某校師病故。女士從校長之請。補其缺。而教授之暇。執弟子業。所得修脯。以充學費。尙有盈餘。竟於兩載中。卒習四年之學業。已而設帳於浮近尼亞某氏兩載。時年尙未二十。歸家之時。攜年來積蓄六百金。衣裙之屬盈筮。此蓋女士有生以來最富有之時矣。

翌年女士就得克司勃來中學校 Duxbury High School 之聘。頗爲全校師生所禮重。女士誨人。循循善誘。卽下愚之人。得其講解。無不豁然開朗。領會妙奧。課餘之暇。常散步野次。以怡養其心身。故體魄愈形強健。女士品德旣優。而學術又高出人上。故頗爲一般文人學士所敬慕。時有少年牧師李弗毛亞者。其禮拜堂與女士之學校相去邇密。一日。牧師演講基督拯人於罪戾之中。而助其進天國。

之門。反覆講解。說理明澈。時女士方喪其妹。聞基督之慈悲。天國之安樂。爲之大慰。乃向牧師索其稿。歸而讀之。以慰其家人。其後兩人時相往還。交誼日深。竟成莫逆。逾年女士與李弗毛亞成婚。時年方二十三也。

牧師旣得賢妻。無殊閨中畏友。敬禮甚至。女士于歸後十五年之中。以相夫教子爲事。且助其夫撰新盟約 *The New Covenant* 一書。女士文筆清潤。而氣魄甚宏壯。讀之足以感人。時膝下已有三雛。或呀呀學語。或盤旋習步。家庭之中。笑語聲喧。致足樂也。

無幾何時。此家庭中融融怡怡之景象。翻然一變。蓋女士出而致力於國事也。一八六一年。美國戰禍起。此數百年來不可革除之蓄奴陋習。遂於戎馬紛擾之中。永禁不復用矣。女士見國家有事。人心皇皇。幾有不可以終日之勢。不覺有動於中。欲貢其一知半解之能。以爲世用。時林肯總統方招募壯士。國內雲集而響應。瞬息之間。歸附者已七萬五千人。惟兵卒多未經訓練。不習於爭戰之事。時女士

方僑居波士頓。目睹軍士出發。首途之日。來觀其盛者。送別其家屬者。不下數萬人。街途擁擠。道路不通。已而鈴聲一動。軍樂雜奏。萬頭攢動。步伐整齊。向車站而行。婦女皆以一笑別其夫。實則心如刀剜。肝腸已寸寸斷。及笛聲一鳴。火車風馳電掣而去。送別者或暈於地。或失聲而號。慘狀令人不忍寓目。女士雖無親屬與其列。然視他人之苦。無殊切膚之痛。是日之激觸。實其發奮有爲之念所由生也。未幾紐約婦女組織一後援會。以效忠政府。協助兵士及其家屬爲宗旨。遣代表二人赴華盛頓。求政府之批准。而覆辭則謂軍中無需婦女之助。而醫院中執業者。亦不乏人。無容婦女之餘地。此語不啻擲人於千里之外。無異以白刃割一般婦女之胸也。當建國於美洲之際。自英西渡之時。波浪洶湧之生涯。墾荒殖民之艱苦。以及種種患難。皆男女共之。及宣布獨立。與母國宣戰。以頭顱熱血換自由之日。女子何嘗袖手作旁觀。當蓄奴最盛之時代。冒不韙而起提倡反對奴制者。女子亦何嘗願惜其性命。而今佳果已將成熟。大功告成。僅恃此最後之一著。婦

女豈願作壁上觀。而聽若夫若子若兄若弟。相追逐於槍林彈雨之中。病無侍湯藥之人。傷無裹創痕之輩。而已反安坐家鄉。以聽捷音。此美國婦女所不忍爲。亦不願爲也。

未幾合衆國衛生委員會成立。其職務爲督察醫院之事務。調查營中之穢潔。及供給士卒之所需。通都大邑之區。設分會凡十處。西北分會以女士爲長。胡治夫人 Mrs. A. H. Hoge 佐之。凡軍中所需之物。自各地咨送而來者。絡繹於道。時女士年已四十。既具幹才。又富膽力。遂與同志數人。赴華盛頓謁林肯總統。求赴戰地。惟按律非軍人不得身入兵間。然雄才偉略如林肯。利害所在。瞭如觀火。豈拘拘於小節。故聽女士等前赴戰場。苟有裨於軍人之事。林肯亦無不竭力贊助。以促其成云。

女士至戰地時。夫脫動納生 Fort Donelson 之戰方畢。死傷者不可以計數。戰地無養病之所。故創兵皆以貨車載往聖魯意司醫院。道路崎嶇。山石不平。傷兵

不任顛簸之苦。往往死於中途。時天氣嚴寒。地土成冰。士卒尸骸與土膠結。固不可移。恃刀斧之力。始能起之。亦可哀已。時有一少年兵士。手足皆負重傷。仰臥山麓。終日無過問者。或見而怪之。答曰。彼輩方協力以向前敵。何暇及我。苟能勝敵。則余心慰。余創雖劇。亦忘其痛楚矣。即彼僵臥地上之陳死人。亦將同聲一笑也。時戰線之後。衛生委員會以車載咖啡牛乳之類。巡行各地。以飭傷兵。婦女間亦與其事。非克司堡 Vicksburg 之役。北軍大負。死傷無算。衛生委員會派胡治夫及兩男子咨送藥品及食物盈舟。以濟傷兵。時有一軍士。創患未愈。憔悴可憐。夫人分與食物盈筐。其人愕然問曰。豈爾許食物皆以賜我一人耶。夫人曰。然。其人睇視夫人良久。以其枯瘠之腕。掩面而泣。夫人怪問其故。其人嗚咽曰。願上天降福夫人之身。吾儕將何以報耶。賤子自家鄉至此。今臥病已三閱月。日久不見婦女之面。耳久不聞婦女之聲。幾使余忘此身尚存人世。然夫人幸勿誤會。以爲賤子中悔投身行伍。賤子雖愚。何至於此。比者賤子所嘗之艱苦。可謂至矣。然終

不使家人知之。卽異日得生還鄉里。亦不願縷述所遭。以爲人告。以灰世之軍人之心也。

已而夫人躬赴戰場。慰勞士卒。見煙霧迷漫。火光閃爍。鎗聲隆隆。耳鼓爲震。兵士見夫人至。瞿然而駭。羣起而問曰。夫人何來。豈自天而降耶。吾輩久不見婦女之面矣。言時若不勝慨嘆者。夫人曰。余自爾輩親故朋友中來。爲齎送衣食物事。及吾輩之一片情款於君等之前。今特來祝君等果身受吾儕微意否也。兵士聞言。皆淚承於睫。不能仰視。夫人言別之際。一軍官請曰。詰朝敢請夫人降臨敝營。以爲吾輩光寵。夫人亦知婦女至軍中。其影響及於軍士爲如何耶。夫人今日之來。可資此輩談助六閱月之久。此六閱月中。此輩爐旁閒話。枕上笑語。所談談夫人也。所論論夫人也。凡夫人之言語舉止。聲音笑貌。以及身材服飾。無不詳加討論。津津若有餘味焉。蓋此輩得接夫人顏色。無殊得遇仙子。得依慈母。吾儕軍人之心。實屬若斯。非虛言也。軍官云云。實合女士求赴戰地之初心矣。

南北美戰爭之役。衛生會及基督教會所費約五千萬金。其中一大部分爲婦女所捐助。每次交鋒。衛生會輒耗七八萬金。而及蒂司堡 *Gettysburg* 一戰尤爲慘烈。虧耗幾及五十萬金。女士於募捐之事。厥功最偉。不獨款項而已。卽其他應需各物。亦常盈筐累筮。輸往戰地。以濟軍用。

女士旣自戰地返。埃烏娃婦女數人。請女士於某晚略述戰地之概況。俾彼等得悉其兄弟朋友之情狀。假某禮拜堂爲演講之地。女士諾之。及期。女士至某禮拜堂。見男女老幼。濟濟一堂。若有所待者。省長行政官及其他名宿咸在座。狀殊嚴肅。若臨大事。女士見狀。駭愕不已。蓋生平未嘗對衆演說。今見萬頭攢動。視線集於其身。如臨大敵。左右不知所可。卽有所陳。此時亦莫能道隻字矣。因述其困難之情於發起之婦女。此輩聞言。大失所望。不得已乃請一著名政治家轉述女士之言。其人未發言之前。顧謂女士曰。鄙人偶聞女士在戰地時。嘗語兵士。願犧牲一身所有以與之。今正女士出其所有之時矣。奈何金玉其音。而不爲彼等一傳。

其消息耶。女士聞言。略一沉思。卽鼓勇而言曰。余願一試。

女士既登講壇。其下萬目並舉。如矢之中的。女士僵立臺上。向空而言。驚駭之餘。幾不自聞其聲。及述士卒死傷之慘狀。及行兵之苦。諄勸國人勿吝解囊以濟之。慷慨激昂。勇氣百倍。則亦自忘身在臺上。爲萬人視線所集之區矣。女士言時。口如懸河。滔滔不絕。座客皆凝神諦聽。悄無聲息。聞聞歛歛之聲而已。蓋男女老幼。皆爲所動。不期熱淚之奪眶而出也。已而女士提議募捐。瞬息之間。集資八千金。至夜午座客始散。自是而後。女士常演說於通都大邑。頗聳動時人之觀聽。當時各地所組織之後援會。多恃女士之力云。

其後戰禍愈烈。需款亦愈亟。女士提倡組織一物品展覽會於且卡哥 Chicago。

其地婦女。對於此舉。頗形踴躍。謂從此可獲二萬五千金。捐助衛生委員會。聞之者皆嚙以鼻。而婦女弗顧也。時此輩終朝奔走四方。爲會陳乞。或造農家請捐蔬菜米麥。或謁商買求助衣履雜物。於是稅巨廈十四椽。以爲陳列之所。時婦女向

各肆所賒之物。約值萬金。債臺高築。倉卒未能清償。人人見其所爲。皆謂此輩狂易作矣。商團董事某。往謁女士。請罷此舉。且謂所欠之款。當從速清償。苟兵士果有急需。則男子輩自當任此艱鉅。二萬五千金。責之男子之身可耳。奚必營營碌碌。自貽伊戚爲。女士不從其言。以婉辭謝之。行其所事如故。

女士等議展覽會開幕之日。農夫以菜蔬瓜果捐輸者。入城之時。當各持其物。列隊而行。既足以壯觀瞻。且可以廣招徠。時報章戲以蕃薯會名之。譏其村陋也。至期。鐘聲鼓聲聞遠近。舉城之人。皆聯袂來觀其盛。已而農夫村童。列隊而至。秩序井然。可觀。果蔬蕃薯之屬。累數千車。連續而進。絡繹不絕。既至會場。陳列各物。以待售。衣也。食也。用也。無不全備。及閉會。計所獲利。在十萬金之上。爲女士等始願所不及云。

其後女士於星。星納蒂波士頓。紐約。非納特。而非亞各地。皆仿且卡哥之辦法。各地獲利。或數十萬。或百萬不等。誠可謂空前絕後之壯舉。誰謂婦女識淺才弱耶。

未幾女士被簡爲調查員。巡察沿密昔皮河岸之醫院。及屯兵之所。非循具幹才。何能勝此艱鉅。時某地有傷兵二十餘人。終日輾轉床褥。以名在尺籍。不得准許。未敢擅離本職。女士因謁大將軍。爲之說項。聽之還家。將軍從其請。女士乃送之歸。沿途躬執看護之役。既抵且卡哥。一兵士欲返威司克生。願火車已行。不及首途。女士送之入旅館。且延醫驗其創。既畢言別。兵固請曰。女士幸勿去。吾疾已殆。恐將不能復面女士矣。女士曰。吾將寧家一視。兩小時內必返。爾有所需。可按鈴呼人。今且暫別。及女士返時。則病人已一瞑不醒。面猶向門。若有所待者。觀此可知其盼女士之切也。

戰事旣竣。女士才名大噪。凡有所陳。人皆樂聽其言。故女士置身於演說界者有年。聲望卓著。遠近咸耳其名。每星期中演說五次。每年週遊各地。掉其三寸之舌。以匡正陋俗。勸善懲惡。其朗朗之音吐。端肅之舉止。高尚之思想。令人不覺生其嚮慕瞻依之心也。女士性慷慨好施與。每有積蓄。輒頃刻而罄。故囊中常不名一

錢云。

一日。女士演說於弗勃陽之教育研究會。既下講壇。忽見一壯士。身長六尺。氣概糾糾。至女士前。敬謹而問曰。女士亦憶前此大駕曾臨孟非司 Memphis 軍人醫院乎。女士曰然。誠有之。壯士曰。其中有一病人。飢渴交迫。呼曰。苟有人以乳酪見惠。則感大德於無窮矣。於是女士即以乳酪畀之。且以溫語慰之。若不勝哀憐者。其人感激之下。病爽然若失。此人即賤子是也。今幸獲骸骨還鄉里。故特造尊前。以表感謝之意也。女士聞言。始恍然覺前此嘗有此舉。蓋當時兵卒皆有薪俸。患恙之際。發俸者不知其所在。往往累月之中。不獲一錢。即軍餉亦不可得。以此負病者多處窳鄉。女士睹此情形。即向衛生會支取衣物藥材食品等。以濟其急。誠不啻拯枯魚於涸轍之中。以此兵士咸載其盛德。

女士在阿爾比安 Albion 時。一龍鍾老嫗。自十餘里外徒步來求見。且謝其厚遇死子之恩。嫗子約翰。名入尺籍。嘗臥病醫院中。病革時。執管作書。以遺其家人。僅

作數行。卽已長逝。女士爲續其所言。並詳敘其病情顛末。以報其家人。時距此事已歷二十寒暑。死者老母少妻。猶珍藏其書如至寶。嫗見女士時。先道其感激之忱。繼曰。吾子婦安尼。距今八年前。棄老身而逝。彌留之際。下其約指授老身曰。母苟得見李弗毛亞女士。或知其人之所在。請以此與之。此約指自約翰加之兒指。至今未離兒身。求女士憐兒與約翰之遭遇。御此約指。俾幽魂得傍善人。兒死目瞑矣。老嫗述時。淚下如斷綆。且以約指上女士。女士加之中指上。亦不禁爲之涕下沾襟也。

女士痛惡烈酒。避之若蛇蝎。禁酒會頗得其臂助。女士常痛論豪飲之傷生喪財於國人。且婉勸酒商棄其所業。侃侃陳其利害。說理透澈。措辭婉轉。聽者不以爲忤。反感其誠。女士嘗行經波士頓某街。見一男子。仰臥溝中。一婦人竭其學生之力曳之起。女士問男子誰何。婦人曰。彼吾夫也。清醒之時。固亦一善人。執役於鑄造局。日得值四金。顧性耽杯中物。今醉矣。女士因爲僱車。送之寧家。且往招肆中。

人。助起醉漢於溝內。衆見狀皆嗚噓不已。相視不前。然見女士義形於色。不禁生肉愧之心。乃各出力相助。翌日女士令之入禁酒會。誓永不復飲。自是而後。此小家庭遂永享安平之福。家道亦漸少康矣。

女士生平所爲善行。不勝枚舉。貧苦之家。慈善之會。無不有女士之足跡。女士嘗著兩書。一爲教女之良法 *What shall we do with our Daughters?* 其一則戰後之回想 *Reminiscences of the War*。然女士之所以嘖嘖人口。而爲世人所景仰者。固不在其幹才。不在其學術。而在其蓮花妙舌。有轉移世運。匡正澆俗之功。其足跡所至。殆遍全美。禮拜堂之講壇。大學校之演說臺。常有女士其人。指揮議論於其間。每有發言。妙緒環生。雖頑石亦爲點頭。女士見女子不得與政治上之事。頗爲憤憤不平。因提倡女子選舉權之說。且竭力鼓吹。以促其成。林肯總統嘗謂男女既同經患難。而至有今日。則女子應同享權利。豈可向隅。其宗旨蓋與女士合也。

時女士年雖已六十。而舉止之矍鑠。心思之縝密。行事之踴躍。尙無異盛年之人。蓋終日紛紛有所事之人。夙興夜寐。東西奔走。可以訓練其筋骨。長保其歲華。碌碌家居之輩。頹然不振。轉足以促其壽命也。

女士於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患氣管發炎之疾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時去其夫之亡已六稔矣。出殯之日。墨露司 Melrose 居民如喪考妣。各學校停課。商賈停止貿易。喪鐘之聲。悠然聞遠近。若有重戚者。各人家各商戶皆下半旗以誌哀。觀此足見人望之所歸矣。女于一八九六年。曾得法律博士之學位。蓋爲當時女界中所創見者云。

阿索利女士傳

馬格萊脫阿索利女士 Margaret Fuller Ossoli 生平之才學。可稱爲美國婦女中之矯矯者。然不幸半生落魄無聊。而又死於非命。天之於女士。亦可謂酷矣。女士生於寒素之家。而風貌亦不逾中人。然當代耆宿碩彥。趨之若鶩。不論男女。皆

以得瞻其丰采。得接其警欬爲榮幸。其故何哉。古人不嘗言乎。學問道德之得人。歷久而不變。若夫富貴風貌。直鏡花水月耳。卽一時能使人歆羨。終不能長留人心坎中也。

女士誕生於美國肯不立治包脫 Cambridgeport Mass. 時爲一八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也。父提摩大夫來兒 Timothy Fuller 業律師。文質彬彬。頗富才學。母性仁慈。女士其長女也。夫來兒薪俸雖薄。然不願聽諸兒之失學。乃竭力撙節。以供修膳。其伉儷之篤。倍於恆人。後此女士於其父行狀中嘗曰。吾父母之愛情。高尚而清潔。與凡俗之愛好不同。吾母則媚好而賢能。頗類名花蓓蕾於山石崎嶇。塵沙堆積之道旁。蓋其命途固非平坦也。自余觀之。覺吾母之爲人。頗與衆異。其仁愛之念。純出之天然。無絲毫之矯作。不特於人爲然。卽禽獸花木。亦咸施以恩意焉。

夫來兒於兒女中。尤喜女士。欲令之與諸男受同等之教育。時各地尙乏女子大

學校而男子大學校無兼收女學生。如今日然者。夫來兒不得已以嚴親而兼師尊。每日公餘之暇。輒自行指導其愛女。女士年甫六齡。卽習拉丁文。每日至夜午。咿唔之聲。猶不輟。而其柔弱之神經。遂隱受損傷矣。蓋女士睡夢之中。往往蹀躞室中。而不自知。且常作噩夢。驚悸亡魂。大號而醒。此卽其受傷之明證。顧其父弗之審也。令之讀如故。女每日功課既畢。卽入藏書室。優遊於書史之中。凡今古名家傑著。無不備讀。某星期日下午。女士清閒無所事。卽於書櫥內尋檢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之文集而讀之。津津有味。不覺神入其中。時年僅八齡也。其父見而問之。女士以實告。言時兩目猶注書中。未嘗一舉其首。父曰。兒忘今日爲安息日乎。此非今日所宜讀之書。兒宜置之。女士聞言。勉遵父訓。置所讀書。然一章未竟。趣味正濃。躍躍然不能自克。未及炊許。而書又在其掌中矣。其姑見而怪之。問曰。兒果何讀。乃孳孳若此。其父視之。則前書也。恚甚。因奪其書。而逼令往睡。以爲懲罰。蓋老人未諳教育之方。不知嚴辭厲色。不若婉言勸導之爲愈也。

女士課餘之暇。輒徘徊花間。怡然自樂。嘗曰。家園雖僅盈尺之地。然長年中萬紫千紅。爭妍鬥艷。余往往賞玩不忍去。其中玫瑰也。紫羅蘭也。石竹也。百合也。皆爲吾母所手植者。欣欣向榮之態。見之令人精神百倍。余幼時無知。常私衷默禱。願異日長成。亦當嬌艷如名花。方稱余懷。

女士年方十五。卽富有遠志。且酷嗜讀書。尤喜聆雅人逸士之清談。長日之中。匆勿無暇晷。每日朝曦甫動。女士卽已散步園中。賞玩曙光。晨餐之前。練習琴譜。餐後則習法文。及雪司孟第所著南歐之文學 *Sismondi's Literature of the South of Europe*。其次則讀勃浪所撰之哲學 *Brown's Philosophy* 諸事畢時。方九時有半也。於是赴其師潘京處習希臘文。至十二時。午後研究意大利文字。約兩時之久。餘時則讀古名家偉著。而其一日之事畢矣。

夫以一笄年女子。而能苦學如此。究孰使之然者。曰好勝之心是已。女士嘗曰。余童時嘗希冀異日當出人頭地。勉爲有用之人才。勿與秋草同腐。前者以爲苟能

力學。或有臻此之一日。今則大謬。年來一事無成。恐余歷年所費之苦心。將付諸東流矣。女士言雖若此。然其人實已得作偉人傑士之祕訣。世人之所以卒不能成大器者。以患無好勝之心。且不能勤於所事故也。今女士兼而有之。又何憂無成耶。女士年既十七。卽致力於司他埃爾夫人 *Madame de Staël* 愛必退脫司 *Epietus* 密爾敦 *Milton* 來新 *Racine* 諸文家之傑著。於是遠索意大利詩家詞客之綺辭佳句。而咀嚙其精華。自白安尼 *Bonni* 入手。更上而及波而豈 *Pitci* 樸立興 *Poitian* 諸專家之絕作。遠古近今。搜尋殆盡。足見其一片求學之苦心。而少年女子所注意之衣飾珠玉。朋友酬應。及種種行樂之事。爲學問故一切屏諸門外矣。

夫以一學貫五車之女子。見之者未有不爲傾心嚮慕。而以一親其人爲快事。女士年十九時。得牧師克拉克爲友。其後竟成刎頸之交。牧師嘗曰。余得與女士爲友。實畢生莫幸之事。女士嗜學如渴。向善若不及。與人語輒出其懇懇款款之誠。

使及樂而親之。且具知人之明。深悉人人之心理性質。有不足者助之。有才具者揚之。一語爲女士常用以忠告其友人者。曰。君等萬勿生自滿之心。凡事當求精求益。高者有更高。善者有愈善。勿以一得遂沾沾自喜。一蹶遂頹然不振。勤勉好勝。實人生有成之祕訣也。

女士才學淵博。有機智。善詼諧。發言娓娓多風致。令人傾聽忘倦。羣稱之爲當世之辭令家。女士待人以誠。急人之急。樂人之樂。以此人皆歸心女士。信任之若家人焉。士自通博多知之學子。下至執役人家之傭婦。苟有所急。輒就商女士。求其援助。而女士亦忠人之急。若切己之事。凡與女士相對者。必以至理名言。傑人偉論。爲談助。向不作陳腐之辭。浮泛之語。以瀆其清聽。女士喜交遊。而座中無女士。亦必索然無歡也。

女士行年二十有二。方習德語。三閱月後。竟能讀歌斯 Goethe 康乃兒 Körner 利去脫 Richter 司七乃兒 Schiller 諸文家之著述。初上口已順滑如溫舊書。

無訥澀之病。女士於諸子中。尤佩歌斯之文筆。長日舍讀書外。兼授某氏小兒女六人。以脩脯助家用。未幾其家移徙格落吞 *Gratham* 地鄉僻少人。女士素習於波士頓社會上之交際。至此遂少行樂之事矣。女士是年之冬。定求學之課程。歐美之地理歷史。阿非亞利 *Africa* 歌斯司七乃兒諸人之傑作。且研究建築學。而餘暇則以課徒爲事。以脩金爲其弟入哈佛大學校之費。蓋當時女子以所入之資。供若兄若弟膏火之費。比比皆是。不獨女士然也。

未幾女士忽嬰重病。九日之中。昏沉不省人事。去死僅一髮耳。慈母憂心如焚。不知所措。終日坐守。未嘗寸步離。蓋心力俱疲矣。其父秉性嚴冷。向不作譽兒之言。恐養成浮誇之性故也。此時謂女士曰。吾兒。余夜來嘗欲一計爾生平之過失。然徹夜思索。終不可得。夫人生於世。不能無瑕疵。第吾不審兒之瑕疵在何處耳。女士病少間。其父忽染霍亂之症。兩晝夜即已不起。舉家哀戚。幾不欲生。顧身後蕭條。堂上甘旨之奉。弟妹膏火之資。不得不責諸女士一人之身矣。女士雖負重任。

未嘗有怨言。前此本擬與馬汀奴女士同作歐洲之遊。今遭重喪。財力愈困。此念如浮雲幻影。消滅不留痕迹矣。

時女士攻苦較前尤甚。專事研究。可來利治 Coleridge 威支威司 Wordsworth 夏因 H. E. 諸名家之文。惟自其父之亡。家景愈艱。女士不得不力作得錢。以舒困難。嗟夫。懷才力學之人。往往不蒙天眷。所遇無非不如意事。使此輩得度安樂之光陰。無內顧之憂。則其所成就。又寧止此耶。雖然。佳樹美花。塵土泥瀆。常滿其根。然樹以茂。而花以蕃。或者蒼蒼者有意。與人以逆境。以挫折之。磨鍊之。而實適所以助其成耶。

已而女士就阿爾各脫學校之聘。授法語及拉丁文。女士在校殊爲師生所敬仰。阿爾各脫稱當代善辭令之人。女士當首屈一指。以心思之敏捷。措辭之圓轉。聞之者不期傾向忘神也。後此女士增授高級學生德語及意大利文字。在家時。又招生徒數人。故自朝至暮。無休憩之時。愛末遜全家。與女士甚親稔。愛末遜嘗曰。

女士常下榻余家。作數日遊。間亦有經月之久者。女士來時。余家人必各棄所事。與之暢遊。或聯袂閒步。或並騎郊外。或蕩槳湖心。爲樂無藝。而女士則說古談今。滔滔不竭。或述名人之軼事。或道古代之神話。或評騭時文。或談論古詩。無不傾筐倒篋。如數家珍。長日之中。女士無緘默之時。必有所言以娛同遊。余與女士相知十年。未嘗聞女士作重複之語也。

女士酷嗜音樂美術。尤喜天然景物。常於繁花叢樹中。流連不忍去。且曰。余每對佳景。無不自慚形穢也。女士既離阿爾各脫學校。卽任學監之職於卜老非登司之某校。學生無論長幼。咸樂親之。小學生每入女士室。女士必聽其賞玩陳設之物。惟戒勿動。一日。某人偶失手。毀女士顯微鏡。大驚而逸。時有一小兒在室內。目擊此事。張皇失措。以爲身處嫌疑之地。必無以自明。不期而哭。女士因抱置膝上。以溫語慰之。且曰。爾苟以實告。吾必深信爾之不欺。小兒因備述破時情形。無少隱。

女士督校事兩載。已而返波士頓。自一八三九年始。開討論會於其家。此蓋當時女子所不敢想望之事。女士竟以身踐之。會期每星期一次。自十一時至一時。討論之問題甚繁夥。或研究希臘之神話。或論美術教育。或論婦女與家庭宗教社會文學等之關係。皆爲有裨於人類學術。非空言者比也。是會五年之中。未嘗間斷。且附以談話會。以鼓人之興致。男女之與斯會者。皆甚踴躍。而女士實爲會中之巨擘也。

時愛末生張林 Channing 及當代耆宿數輩。組織一文學哲學月報。曰日規月報 Dial。女士被聘爲編輯人。四年之中。女士經理有方。銷路殊形發達。女士間作論說。登載其中。其尤者後此集於女士傑著文學與美術 Literature and Art 一書中。其所作十九世紀之婦人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一篇。其中詳論婦女處世界上之地位。亦登載於月報中。一時膾炙人口。嘆爲傑作。女士嘗述其著作時之情狀於人曰。一日黎明。余方散步園中。以觀朝曦破雲而出。忽

觸一題。覺文思如潮湧。卽伏案而書。毫端迅如奔馬。無少停滯。直至晚間九時。始闌筆而起。脫稿之後。余沾沾自喜。似覺余一生之精華。皆萃於其中。又似余將他徙。而余之足跡長留泥上。永爲來人之紀念也者。余快慰之情。洵非言語所能達也。

未幾女士譯德文兩書爲英語。已而又成湖邊消夏記 *Summer on the Lakes* 一書。蓋紀遊也。時女士文名方在發軔之初。然不幸常患疾病。而家景又復困難。勢不能專意於著述。衣食累人。比比皆是。似連遭坎坷。爲古今文人所必經之恆徑者。良可慨也。雖然。世人非盡無眸子者。女士所歷之艱苦。尙未可爲枉。時某君厲書女士曰。比者拜讀尊著。如飲烈酒。覺精神陡發。希望頓生。而萎靡不振之態。消滅無餘。讜陋猥瑣之思想。屏除淨盡。好勝之心。不覺油然而生。躍躍欲將有所爲。蓋與前判若兩人矣。

時有美術家名亨脫者。嘗於其友案頭讀載姆孫夫人所撰意大利畫家傳 *Life*

ian Painters 夫人紋畫家苛來其烏 Correggio 事時。下其褒辭曰。此君能事超絕凡儕。當世之人。欲與並駕齊驅。實屬非易。女士注於其下曰。雖然。有心人何患不能臻此。享脫讀既曰。此語勉人不少。余心如星火垂滅。不覺亦爲之奮發。而生氣蓬蓬然也。

時女士年已三十有四。其妹氏皆已適人。而諸弟亦已卒業於大學校。家計日舒。女士亦少內顧之憂。於是常箸論說投稿於紐約講壇月報 *New York Tribune* 之中。一八四四年之冬。女士徙居紐約。主其友格利來家。時其文字之聲價。蒸蒸日上。喜更孫稱女士鑒定文字之眼光。於美國中當首屈一指云。

雖然。女士評騭之言。未必皆能投時人之好尚。其論浪弗羅 *Longfellow* 及羅威爾 *Lowell* 之詩。頗不愜衆意。第女士所評。皆以至公無私之眼光。而判定之。非可與固執個人之私見者比也。時紐約文學界已廣張其門。以歡迎女士。格利來夫人與女士甚相得。其五齡幼子。尤喜依女士肘下。聽其講故事。津津不倦。居一載。

有半。女士又作遊歷歐洲之計畫。將遍覽名山大川。及古代帝王之舊部。歷史上有名之勝地。然不幸染恙。又不能成行。女士嘆曰。使余疾得瘳。壯遊即在目前矣。歸後如能恬靜無擾。以度五六載之光陰。然後長辭人世。余又何憾焉。

已而女士結伴赴歐。海行兩星期。達倫敦巨埠。其中人士。聞女士至。皆竭誠歡迎。英國文學界巨子威支威司。時年已七十有六。兩鬢如霜。以上賓禮女士。且邀女士遊覽立得爾 Rydal Mount 山中之風景。夾道植蜀葵數千萬株。其密如堵。花色或紅或黃或白。燦爛照眼。得昆音西 De Quincey 及且墨司 Chalmers 皆以殊禮遇女士。好威脫夫婦 William and Mary Howitt 與女士初見。有如數十年舊知。卡來爾 Carlyle 嘗邀女士過其家。作竟日談。女士曰。此君甚健談。灑灑洋洋數小時不竭。欲斷其辭鋒。殊非易事也。

女士遊巴黎時。常蒞大學校聆名人演說。法國女小說家喬治散特 George Sand 與女士過往甚親密。女士嘗赴阿未娘 Avignon 瞻禮老拉 Laura 之墳。時積雪

初融。跋涉頗苦。已而赴意大利。此地風物。女士垂涎久矣。且女士舊交數人。皆僑居其地。此行得敘闊別。其快可知。惟到意時。囊中僅餘四百金。故不得不從事著述。以獲微利。女士財政雖拮据。然於一切善舉。毫無吝色。不知者。幾疑其身擁厚資也。女士居波士頓時。嘗以五十金助一美術家。在紐約時。嘗遇一著作家。懷才不遇。落寞無聊。所撰文稿。無力付刊。女士因以五百金授之。其慷慨好義。有如此者。

時意大利內訌忽起。有墨尋利 *Masini* 者。一愛國之士。與其徒從欲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其始教皇皮阿司第九 *Pius IX* 許以臂助。既而叛之。亡加愛他 *Garibaldi* 墨尋利不得已求法總統拿破崙爲援。顧拿破崙位雖爲民國元首。而心實深嫉共和。因遣一旅之師。以復教皇之位。羅馬居民大憤。因與客軍抗拒。商民各持器械以充兵刃。與法軍死戰。婦女則立屋脊狂呼。以鼓勵之。時死傷至夥。女士本墨尋利之友。且意祖共和。見傷者纍纍。惻然心動。因入醫院執看護之役。病者感

其德羣稱之爲聖人云。

女士居羅馬時。一日。偕其友數人。入聖彼得教堂晚禱。散會時。人叢之中。忽失其友所在。遍覓不可得。時有一少年名安及露阿索利 Angelo Ossola 者。一意大利人也。雖與女士素昧生平。然見女士焦棟之狀。乃請自効。助往尋覓。然其友之蹤跡終渺然。於是偕女士還家。安及露未諳英語。而女士僅略知意大利方言。彼此雖未能深知。然安及露舉止嫻雅。彬彬有禮意。故女士甚推重之。後此安及露不時相過。女士始悉其家世。其先代亦羅馬巨族。安及露兄弟皆屬於教皇麾下。而安及露爲人尤爲儕輩所器重。未幾。女士離羅馬。歸時安及露過從尤頻。已而其父物故。安及露哀毀骨立。女士不覺根觸舊痛。深悲其所遭。以此兩人相得日。後此安及露叛教皇號令。投身自由黨。以自効。未幾擢爲民軍隊長。

一日。安及露自陳其情款於女士。謂心實相慕。苟女士不願下嫁。則此生無展眉之日矣。女士拒其所請。曰。吾行將就木。已不作適人想。今吾年已三十有七。而君

方三十。老少相去懸殊。非佳耦也。君宜擇年少而貌美者爲妻。始稱良匹。吾與君永爲朋友可耳。安及露私願弗償。終日悒悒寡歡。女士見狀。心竊憐之。念允之耶。則安及露學識年齡。皆居己下。似屬非耦。拒之耶。覺其爲人又似可親。未免太絕情。從旣弗願。拒又弗忍。累日中胸中兩念交戰不已。旣而愛神戰勝矣。一八四七年之十二月。女士與安及露成婚。伉儷甚篤。安及露旣敬女士之德。又愛女士之才。得偶其人。深自歡幸。司他來夫人嘗曰。安及露於女士之情。實爲余有生以來所不經見者。使女士長日處日朗風和之中。不知有陰晦時矣。苟女士染恙。安及露必躬親湯藥。晝夜看護。無片刻離。每爲女士操作之時。必謂女士曰。爲君服役。實余生平之快事。君幸勿存歉仄之意。女士作家報上其母時。嘗曰。兒自入世以來。此六來復中。實兒最樂之時也。

時羅馬戰禍猶未息。安及露日出入槍林彈雨之中。性命岌岌可危。已而羅馬兵敗。自由黨紛散。女士亦與其夫偕逃。中途女士舉一男。碧睛金髮。隆準豐頤。美麗

如玉。羣以安及林露稱之。因卽以名焉。女士素喜小兒。愛未遜愛子之亡。女士嘗作長歌。輓之。辭句哀楚。動人。亦一時之佳作也。格利來之子必開。亦女士之小友也。卒已身獲弄璋之喜。其愉快可知。女士分娩後。嘗作稟上其母曰。自得此子。兒生平願望足矣。以小兒不特足以破岑寂。亦足以解憂思。以慰勞苦。異日身入天國。不患無佳侶矣。兒中夜睡覺。必一視此可愛之雛鳥。然後能泰然就枕。母苟見之。亦必深喜之也。

後此安及林露以乳母疎忽。乳哺失時。日就消瘦。僅餘奄奄一息而已。女士深憂之。百計調護。其後卒奪兒於死神之手。未幾體魄亦漸恢復。玫瑰之頰。復鮮紅可愛矣。於是女士夫婦。攜兒至弗老倫司。雖家無儋石。然夫妻母子。其樂陶陶也。女士故人多以書促其歸美。時女士所著一八四八年羅馬戰事記亦將脫稿。女士念歸國後。將此書付印。於計亦良得。且在美謀生較易。其夫亦能得噉飯之地。於是歸計遂決。一八五〇年五月十七日。女士等附伊里莎白船赴美。首途之日。

女士語入曰。比來隱隱之中。余似覺有默示。余以大禍將臨者。至於其事爲何。余亦莫知。第覺一八五〇年長年之中。余常兢兢如觸危機。然日復一日。余履平地如故。初無他異。卽有災殃臨余之身。余亦怡然順受。無所怨尤。今余將乘風破浪以歸祖國。用特虔誠懇求上帝。勿使余愛子不幸逐波臣而逝。或病沒中途。使惡兆竟應。則幸甚矣。若寒門不德。應受懲罰。則請同時加罪余夫婦母子三人之身。使其同受災難。勿僅罰一人。而使其餘飲恨無窮也。

舟既西駛。數日之中。風和日麗。航客舟子興致絕佳。未幾船主患天花之症。一病不起。以海底爲葬身之所。已而女士子亦染是疫。初似甚危。後竟獲痊。舟中人皆喜與之戲。女則執筆爲文。以竟其未竣之稿。安及露多與某英人互授意大利文及英文爲消遣。兩閱月之光陰。不覺悠然逝矣。七月十八日。舟傍舊西 *Ship* 海岸。卸貨既畢。舟復前駛。人衆皆甚踴躍。以詰朝可達紐約矣。是晚九時。狂風忽起。至夜午其勢尤烈。波濤翻騰之中。舟幾沉者屢矣。翌日黎明。舟近弗亞島 *Fire*

Island 時。觸礁而碎。航客皆驚惶無措。安及林露爲海波所擊。大驚而歸。女士因抱置懷中。喚之使睡。時一意大利女子。亦震恐欲絕。安及露爲之祈禱。且以善語慰之。舟中人佇立待援。焦悚不可言狀。遙見救生船數艘。往來不已。大聲呼救。然彼中人置若罔聞。望望然去之。其尤甚者。不特不施援手。反撈取水上浮蕩之物。以去。船中水手。皆紛紛躍入水中以求生。後有人倡議。浮木板於水面。以長繩繫之。人坐其上。舟中人縱繩。坐之者猛向岸旁而駛。既至。收回木板。各人按序而坐。狀雖險。或可得生。衆以其事可危。相顧不前。已而一婦人鼓勇而試。浮沉者再。卒達彼岸。於是衆請女士行。女士躊躇不能決。念行耶。苟其夫及子皆亡。則已何樂獨生。若三人同行。則木板又不能任重。正猶豫間。而他人繼進。時情狀愈可危。而救者終弗至。計去觸礁時已十二小時矣。

其後女士爲衆所強。亦下木板。舟中幹事員誓以性命護其愛子。令女士先行。正勿遽間。巨浪壁立。衝天而至。前桅盡折。而此數人俱瘞於洪濤中矣。安及露以手

牽船纜。尙得少延殘喘。女士則立沉不見。已而其尸發見於破舟之側。白色睡衣尙完好如故。秀髮四披其肩。顏色如生。其後又不見。其子與幹事員爲浪所擊。臥淺灘上。視之已死。其體猶溫。女士所禱同死之言。竟蒙天聽矣。

此可愛之小鳥。入世纔兩稔耳。竟遭慘死。聞者爲之酸鼻。時女士衣物有漂流至灘上者。舟中入發其篋。得小外衣。加諸安及林露之身。置其遺蛻於小棺中。而壅之沙灘之上。水手羣聚而哭之。後此改葬與奔山上。其先代祖墳之側。然女士夫婦之遺體。則不可蹤跡矣。女士遺著之未付印者。亦不可見。其箱篋中所存者。僅夫婦兩人往來之函札而已。今世文人珍視之若至寶。至於其將成之書。亦已隨女士同葬海底矣。

女士沒時。年僅四十。其偉業方在發軔伊始。吾輩以爲女士之來。殆上天特遣以裨世人。方引領而待。不圖如曇花一現。遽爾摧折。不能不怪其入世之何意也。雖然。女士生平善行美德。可使其穩步入天堂而無阻矣。

密且兒女士傳

蘭脫開脫島 Nantucket 風景如畫。幽靜宜人。中有一人家。主人威廉姆密且兒 William Mitchell 與其妻利娣亞及兒女十人同居之。威廉姆年方十八時。卽任教讀之職。每星期脩脯僅兩金。逮至夏令。學校休業。則力事耕種。或釣魚海濱。以博微利。後與利娣亞有情愫。卽娶之。利娣亞爲便雅敏弗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之後裔。且爲朋友會會員。處事頗具熱腸。心思至細。練達人情。其夫常資其臂助。居常着白色衣裙。愈形雅靜。時任朋友會書記之職。性嗜讀書。嘗爲圖書管理員。得飽讀其中藏書。每夜歸時。朗誦日中所讀者。以餉其諸友。威廉姆蓋其中之一也。兩人旣成佳偶。終日同作同息。彼此互匡不逮。後威廉姆助其父以鯨魚油製造香皂。頗獲微利。居七載。威廉姆舍其所事。而復其舊業。以性喜授徒爲生。不樂營業也。其始文法學校聘之爲師。未幾威廉姆自設一學堂。而任教授之職焉。時其二女馬利亞密且兒女士 Maria Mitchell 生。女士自幼卽緘默寡

言嗜讀之性頗肖其母。居家時常從事洗掃。人口既繁。每飯所需杯盤高疊如山。女士任洗濯之職。未嘗有怨言。居校時則日夕攻苦。孜孜不倦。其父見狀大慰。知其愛女後此必有所成。非庸庸者比也。

威廉姆不特爲一學校之良師。實一科學家中之表表者也。性喜研究天象。年方八歲時。其父攜之往戶外觀土星。且略爲指導。自是而後。威廉姆覘星之方位。能測己之生年。每夜仰首觀天。以求精進。及成人。遂築觀象臺以研究星學。居無何。任海濱測量之職。年進薪俸百金。威廉姆生長海濱。故其思慮之遠。亦如滄海之大。渺無涯埃。且識見宏達。不同凡俗。常斥男女不能受同等教育爲不公。故自課馬利亞女士不減於諸男。且授女士以航海之術。

女士十六歲時。畢業於公立學校。繼又入私立學校一年。女士頗注意於算術。尤喜隨其父研究星象。至十七歲時。卽能爲其父之臂助。阿格昔司 *A Cassin* 倍取 *Bacle* 諸觀象家。常蒞女士家。與其父討論天文之學。女士在側。傾聽忘神。其學

遂日以精。女士家本清寒。其父雖常售其著述。以益家用。終覺所補甚少。時女士姊課徒某氏。年入三百金。女士自念。己年已長。亦當少盡其力。爲老父分憂。於是任掌管書籍之職。於蘭脫開脫藏書樓。第一年薪俸僅六十金。次年卽增至七十五金。島中人少。來讀書者。數甚寥寥。故藏書樓中。頗形悄靜。女士所事既清閑。已多以攻讀爲事。忽忽經二十載。其少年之時代。已遂韶光而逝。時女士之薪俸。已增至百金。然女士勤讀如故。蓋欲從書中少得學問。俾能於世上建一奇功也。夫世之好學之人。豈有不想徜徉野外。以娛其心身。或得數日之閒散。以息其思慮者乎。吾知人情大抵相同。此念必不能免也。然勤勞必獲有成。而懶惰終歸失敗。乃不易之定理。彼終日遊手好閒。而能成大器者。往古來今。曾無其人。音樂家科學家之所以能成名者。皆非一朝一夕之功。必先積數十年之勤苦劬學。而後克享其榮譽。至於社會上熱心交際。廣納賓客之人。雖一時聲名蓬勃。生時雖榮。歿則已焉。魂魄一去。有同秋草。安可與以學問而得之聲譽。河山並壽。金

石同貞者。相提並論哉。

女士嘗自言曰。余之天資。實不過一中人而已。惟余專一之心。則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讀者須知專一之心。實一求學之祕訣也。女士於法文音樂繪畫諸事。未嘗一試。惟專心致力於天文算術兩事。此所以能深入精微也。然女士雖致志於學。其家庭瑣瑣之事。亦未嘗廢弛。嘗爲老父織襪製衣。且織且讀。以女士勤勞本自天性。自有知以來。其心身初未嘗得少暇也。

女士自髫齡時。卽涉獵羣書。亦爲其學成之一原因。女士曰。余未生時。島中已有一公共藏書樓。年付一元。卽可任意閱讀。余自少時。卽常讀書於此。其中以亨那毛亞 *Fannah More* 之著述。及落林之上古史 *Rollin's Ancient History* 爲余所最喜者。今財政部祕書夫而卷少時。亦於此中熟讀上古史。時余等年皆不及十齡。雖同在一室。不相聞問。後此道及。始知人之好尚。有同出一轍者也。女士幼時之劬學。皆所以助之成一超羣拔萃之婦人。美譽才名。今果集女士之

身矣。一八四七年十月某夜。女士正以望遠鏡觀天之際。陡發見一彗星。急走告其父。其父卽致書肯不立治 Cambridge 觀象臺臺長威廉姆旁特。報告女士之所發見。其略云。小女馬利亞於前晚十時半發見一彗星。光甚暗澹。在北極星之上。相去約五度之遠。昨晚此星向西進行。今晚則更西。漸近北極矣。小女之所發見。及其所測此星進行之方向。似無舛謬。故敢以聞。但未審此星是否爲其阿治星之一。或已爲他人所發見者。得便幸卽賜知。則感激無旣矣。鄙人日內將他出。下星期當至波士頓一行。然願於晤足下之前。得知此星之究竟。瑣瑣費神。幸勿爲罪。威廉姆密且兒上。

逾日覆書至矣。女士之所發見者。果爲一新出之彗星。爲他人所未曾見者。丹麥國王弗蘭特力克第六。Frederick VI 於十六年前曾製一獎牌。價值二十達克。以賜發見彗星之人。惟必經英國皇室天文家證明之後。始得領獎。然女士家世寒微。無由以達。卽亦置之不報。時哈佛大學校校長愛弗勒脫寓書美國公使

之在丹麥者。輾轉以女士所發見之彗星。聞之丹王。女士父喜曰。荷丹王得知去其千萬里外。亦有人嗜天文之學。吾無憾矣。未幾女士果得獎牌。其名遂屢見於各種科學雜誌中。以爲發見密司密且兒彗星 Miss Mitchell's Comet 之人。彗星蓋從女士而名也。是後女士之名。遂列於孫買非而 Mary Somerville 及合許兒司 Caroline Herschel 兩女天文家之後。而與之並傳矣。女士所發見影響甚大。其時人之研究算術及天文者。爲數日增。較之從前。倍形鼓舞。女士相助編纂海行歷本。American Nautical Almanac 且時有所著述。載之科學期報中。一時聲價騰起。遠近皆知。然女士夷然處之。不以榮辱而易其素。昕夕勤學。初未嘗少減於昔時也。

女士居藏書樓中。研究天文之學。忽忽又十年。女士久作遊歐之想。欲飽觀歐洲之天文臺。且欲一聆著名天文家之談吐。俾少增學識。故於一八五七年。首途赴歐。至英國時。一般當世名彥。無不竭誠歡迎。各致其仰慕之忱。得見顏色者。皆自

引爲榮幸。故女士終日紛紛。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設女士僅爲絕代麗姝。或貴家命婦。而非博學多能之才女。則合許兒 John Herschel 及其夫人。必不至諄請女士至其家。並出其姑氏卡落拉恩之著述。以餉女士矣。則亨包爾脫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必不至邀女士至其寓所。與之討論終日。而忘時之晚矣。時女士足跡所至。無不遇以殊禮。肯不利治大學校教習亞丹木司 Adams 示女士以發見海王星時之所處地。此星蓋亞丹木司與法人勒弗利亞 Le Verrier 同時所發見者也。英國天文家喬治愛阿黎 Sir George Airy 寓書勒弗利亞。告以女士在英。勒弗利亞聞信。卽自巴黎來英。謁女士。後此女士謂人曰。勒弗利亞先生英語之劣。甚於吾之操法語也。

女士遊歷弗老倫司 Florence 時。常晤及孫買非而夫人。女士嘗語人曰。夫人言論雄偉清朗。具丈夫氣。然嫺雅和婉之神情。又不失溫柔女子態度。且爲人爽直懇摯。使人易親。夫人嘗以所著天文書兩冊貽女士。且請女士回國後以其所

發見彗星之影片致之。夫人談吐帶司各蘭土音。嘗謂女士曰。君令譽傳聞歐美。吾愧不如也。女士至羅馬時。多與當世名流相往還。如美國文學家好霜。 Hawthorne 瑞典女小說家勃利買。 Miss Bremer 以及其他著名之美術家。未幾。女士由羅馬至梵立司 Venice 未安那 Vienna 柏林諸名勝。經年之後。女士遊興已闌。復歸其幽寂無嘩之小島中矣。居家時。侍奉父母。研究科學。仍不改昔時之狀。兩載後。老母棄養。翌年。女士移家林城 Lynn 俾得少近波士頓。女士以千六百五十金購一小屋。以居老父。女士歲入常款不過百金。卽益以意外所進。爲數亦甚寥寥。然女士素性儉樸。又善居積。此區區千餘金。蓋其歷年來銖積寸累而成者也。後女士爲國家任核算之職。歲入五百金。其父壯年時爲國效力甚忠。故今得恩俸年三百金。以養其天年。此五年中。父女同居。經濟上頗覺綽綽有餘矣。未幾。女士忽置身於一重要之地位。爲其意想所不及者。蓋當革命戰後。有英國牧羊者。攜家來美。僑居黑得孫河 Hudson River 近地。其妻爲一勤勞老練之

婦人常助其夫理家人生計。每晨驅車入市。販賣乳油雞子之屬。次子方七歲。常在其母左右。時其父釀製啤酒。售之居民。以爲生財之道。兒稍長。卽憎其父所業。及年十四。父強之相助。兒不願。母遂送兒潛逃。母子徒步行數里。旣過包記迫細。Poughkeepsie 母出其私蓄錢七十五分授兒。涕承於睫。親之至再。始揮手令行。目視其去。至不見其影。乃轉身而返。兒蹙蹙前進。行久之。獲一棲身之所。卽服役其中。朝夕勤勞。頗得主人歡心。居五載。攜其年來所積蓄百五十金。歸省父母。抵家時。見情狀大變。時酒肆已兆焚如。長兄葬於火窖。家景愈形蕭條。兒卽留家侍其雙親。教其弟妹。以至成人。心雖惡釀酒之業。然以家計所迫。不得已助其父重理故業。時世之人。尙未深知酒之爲害。而遠避之也。自是以後。此少年之馬太伐沙。Matthew Vassar 逐日營營於酒廠中。度其生活矣。伐沙於附近之地。設一肆名巨蠔。傍晚事畢。卽至肆中理其私業。故自清晨至夜午。碌碌無片刻暇。時有英國富人某。見伐沙勤儉謹愿嘉之。願出鉅金爲伐沙營業資本。而此終日孜孜作

小營生之人。一旦騰躍千丈。爲國中一巨賈矣。伐沙蹇運既去。所至無往不利。且經紀有方。故無幾何時。竟家累鉅萬。成一富翁。伐沙既擁多金。念幼年失學。乃大悔恨。於是發奮讀書。以自補救。格致美術歷史詩詞聖經等。無不一一研求。後此旅行歐洲時。居然一碩學通儒矣。

一日。伐沙行經倫敦醫院之前。醫院爲湯麥司格愛 Thomas Guy 所創設。且捐助百萬金。以供其費用。時人感其德。遂爲之鑄銅像以誌之。伐沙徘徊銅像之側。且讀其下之文曰。此創立醫院之人也。讀竟不覺悠然有感。伐沙既無兒女以承襲其產。意欲盡出其資。爲世人造幸福。惟日夜思維。計無從出。伐沙有從女利娣亞波司。一學校中教員也。助之籌畫。計乃定。

時美國女學雖日臻完善。然尙無女子大學校。伐沙卽與其友商權創辦女子大學校之事。然百口同聲。阻其所爲。或曰。大學校之學科。寧女子之所有事耶。或曰。女子力不勝此。強之必毀其健康。或曰。科學非女子分內之事。而經典亦非婦人

之所必需。婦女應求其相當之學。舍本求末非計也。其自號爲博學廣識者。皆謂女子才力有限。當因其才而教育之。履高而躓。則所失反巨矣。衆論雖如是。然伐沙立志甚堅。不以人言而易其意向也。

二八六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伐沙邀當世教育家二十餘人至其居廬。籌商辦學之方。時伐沙年近七十。兩鬢如霜。手持一圓盒。上署伐沙大學校之藏款。中貯紙幣股票契券之屬。共值四十萬金。人衆既集。伐沙即起立宣言曰。鄙人懷救世濟人之心久矣。惟覺凡事有裨於人者。皆屬應爲。故輾轉思維。卒不能定取舍之方。今吾已定建築校舍。開辦女子大學校。以培植吾國青年女子。余念上帝賦婦女之靈性才思。既與男子同之。則女子應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固無疑義。且女子爲國民之母。一國之強弱。實所攸關。苟女子得高等教育。其才智必不出男子之下。濟之以溫柔縝密之天性。出而任事。其成效必有可觀。今就余耳目之所及。不獨吾國無完備之女子學校。即世界之大。恐亦無之。故余願貢區區所有。創立一

大學校。以培植少年女子。此舉得成。余願遂矣。不特美國之福。抑亦世界之福也。至於此校之成否。皆仰仗上帝之力。吾國女子能得高等之學問。而儕於男子之列與否。亦惟帝力是賴也。

未幾。伐沙廣招匠人。大興土木。四載之後。而此巍巍校舍告成矣。其地近包記迫。臨巨湖。倚長江。頗饒雅趣。正屋共五層。深五百尺。廣二百尺。其他如藏書樓。博物室。美術間等。皆布置整齊。觀象臺中所用之望遠鏡。既精且巨。爲其時國中所。有之第三種云。

迨一八六五年。伐沙大學校開學之期至矣。莘莘學子。不憚間關而來。創業伊始。而學生之數已達三百五十人。足見女子求學向進之心。不讓男子。伐沙之持論。固不謬也。伐沙見學校殊形發達。有蒸蒸日上之勢。其中懷之悅愉。自無待言。彼視校中一切。皆引爲切己之事。日必赴校一行。學生見之。無不竭誠歡迎。每值伐沙誕辰。學校休業。行慶祝禮。伐沙嘗曰。是日之樂。余老朽之軀。幾不足以載之。此。

一日之榮寵。償余一生之所爲。尙有贏餘。老身當此。殊增愧赧也。學校成立後三載。伐沙卽棄之而逝。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爲放假之前一日。全堂師生咸集一室。聽伐沙訓語。辭將畢。忽戛然而止。手中紙片紛落地上。視之蓋淹然長逝矣。身後遺產約值五十餘萬。亦捐助學堂中。合之前此所捐之款。共計美金九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二元。曩時一窮困顛連之童子。今竟能爲國家造幸福。又豈始料之所及耶。

當伐沙大學校觀象臺成立之時。衆咸推密且兒女士任教授天文學之職。初女士以父老無人侍奉。頗猶豫不能決。後其父強之行。且允與俱。議遂定。女士旣至大學校。其父就養。以終其天年。此四載中。老人結識頗廣。嘗曰。校中師生余所與爲友者。皆世之帝王所豔羨而不可得者也。

女士旣蒞校。以觀象臺爲家。所有之書籍圖畫。各種儀器。以及零星雜件。無不載之而來。女士居校二十年。伐沙大學校賴之聲譽大著。學生耳女士盛名而來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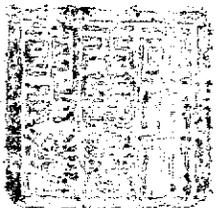
學者相續於道。余自著有友人本定就讀兩載。後竟作五載之留。行時尙戀戀不忍去。以服女士之才。而慕女士之爲人也。友曰。女士才學懿行。實爲余生平所罕觀。其言動中從無分毫之詐僞。學生之勤勉者。常得女士之獎勵。故懶惰之輩。漸爲所化。凡受業門下者。無不舉止端莊。而富自信之心。蓋無意中爲女士所潛移默化也。

女士平日淡妝素服。衣多黑色或灰色。其先世爲朋友會中人。本主儉樸。女士蓋從其祖訓也。學生中嘗有困於經濟。不能備衣履者。女士謂之曰。爾等選擇衣料。務求華美。故四襲之衣。尙不足供經年之用。吾則所有之衣裙。統計僅值十七元耳。

女士生性靜穆。不苟言笑。學生敬禮如天神。且女士素具熱腸。其對學校之事。殊形關切。故學生對之。倍加傾愛。每星期女士延諸生至其私室。與之討論種種學業。娓娓不倦。學生傾聽忘神。每歲六月。女士在觀象臺開會。遍邀新舊學生。相聚

爲歡。讀詩唱歌。備極樂趣。一八六八年流星如雨。女士及其門人詳測四千流星之道線。及其與地球相距之遠近。皆一一不爽。當一八六九年之夏。女士偕諸天文家赴柏林。吞 *Berlington* 埃島活 *Iowa* 觀日蝕之狀。時八月七日事也。女士所測金星之軌道。亦不爽毫黍。嘗著有天文學之書。亦風行一時云。

當一八七三年。女士復作歐洲之遊。邂逅一俄國天文家司士奴夫 *Orbive*。於波而土活 *Pittowa* 之皇家天文臺中。女士於一八八八年辭伐沙大學校教讀之職。而歸其故居。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歿於林城。時年七十有一。六月三十日葬於蘭脫開脫島中。女士之爲人。可謂女界中之表表者矣。其所成就之大。可以證窮困之不足以限人也。爲學者其勉之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青年寶筏

古今格言

行文資料

全書分四十餘類

專輯古今聖哲名言及寓意之

語引譬之文按經史子集分四十

餘類每類仍按時代先後為序每條

詳註篇目間附註釋可作青

年之寶鑑亦可備作文之資料

三冊定價五角五分

● 國語自助論 一元

● 國民鑑 九角

● 德育鑑 三角五分

● 中國寓言 三角

● 曾文正公嘉言鈔 四角

● 人格修養法 一角二分

● 常識修養法 一角二分

● 意志修養法 一角五分

● 實務材幹養成法 一角

● 伊索寓言 三角

● 伊索寓言演義 三角

● 少年 每册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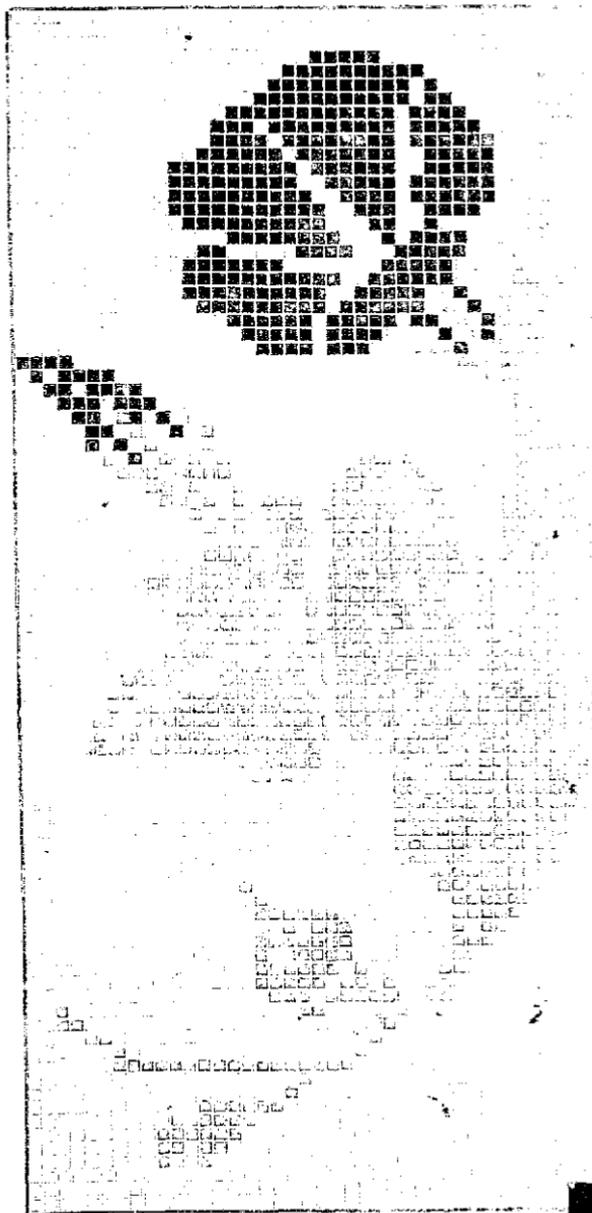
4.022

5

近世泰西列女傳

三

商務印書館
印行



10728

784.022

735

:3

近世泰西列女傳

美國波爾敦夫人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10728 書號 784.022

Acc. No. Call No. 735

:3



英雄魁克叔傳 Don Quixote

女士遍讀密爾敦。倍根。孫買非而夫人。威支威司。諸名家之傑作。於諸人申尤喜。威支威司之著述。邁兒司 Myers 所著威支威司傳。女士亦深喜之。

是時女士於所學雖未深造。而終日繙帙。已知惟學之不足矣。嘗獨居自歎曰。世界上種種學問。吾人不特無登峯造極之時。即盡余畢生之力。尚不及千萬分之一二耳。念及此。能不黯然而悲。時女士之父。移家夫爾吸而。Foleshi 與各芬脫來相距密邇。格利夫居民見女士行。皆有戀戀不忍別之意。女士既至夫爾吸而。新交頗不乏人。如勃來 Bray 夫婦。及其戚晚亨納爾女士。Miss Fernel 皆當世之著作家也。女士最喜瀏覽風景。尤喜秋深出遊。嘗曰。余之靈魂與深秋風物。交接於無形之中。苟能化此身爲飛鳥。必飛繞大地以尋佳景。則長年之中。皆秋光也。余讀尼古爾 Nichol 所著天空之構造及太陽系之現象。Architecture

78+022
78

Of the Heavens and Phenomena of the Solar System 1 書時。不禁神馳乎幽

泰西列女傳

一百九十五

渺之中。似覺此身翱翔於宇宙之間。飄飄乎欲仙矣。

一八四四年。時女士年已二十有五。譯司脫老司 *of Faring* 所撰耶穌遺事 *Life of Jesus* 爲英語。是書前半爲亨納爾夫人之手筆。後以事中輟。故請女士成之。且加改削。女士竭三載之力。而書告竣。獲酬僅百金。而備嘗艱苦。嘗語人曰。余苟能信筆疾書。不用苦思。雖終日伏案。亦不覺其勞。卽偶有疲憊之時。亦斷不生懊悔。惟是書成之非易。幾於心力俱疲。誓終身不復從事繙譯矣。書既出版。大爲國人所歡迎。讚美之者。謂其中每句每語。皆含秀麗之氣。且用字典雅。洵佳作也。原著之人見之。亦稱賞不置云。

已而女士侍老父至威脫島 *Isle of Wight* 養疴。遊阿倫姆海灣 *Alum Bay*。風景絕佳。懸崖削壁。矗立雲表。天際彩雲層層。五色輝煌。與深碧海波相掩映。景象蓋至綺麗也。每晚女士鼓琴以娛老父。數月之後。老人竟沈頓不起。於一八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棄其愛女長逝矣。女士既遭重喪。哀痛不已。未幾與勃來全

家。同遊巴黎。密浪。及意大利諸名勝。最後獨赴景納伐 Geneva 作數月之勾留。時女士資斧已罄。卽出大英百科全書。以半價出售。於是續習音樂。又從利夫博士習物理學。且自行研究社會主義之學問。女士寓書其友曰。近者余事蝟集。往往顧此失彼。以余觀之。似長日僅有數小時者。纔見晨曦破窗。瞬息間又黃昏月上矣。夕陽雖好。紅不多時。大有日不暇給之勢。每晚就枕之時。輒怏怏不能成寐。蓋日間所定之課程。終未能按時而了也。

女士返英後。往謁勃來。邂逅切迫門及墨開兩名士。其一爲威司脫明司脫雜誌 Westminster Review 之主筆。其一則智慧之進化 Progress of the Intellect 一書之編輯人也。切迫門深佩女士之才學。聘女士爲威司脫明司脫雜誌之副編輯員。投稿者皆當代名宿。弗老得 Fronde 卡來兒 Carlyle 密爾 Mill 諸文家常有所著述。故雜誌之聲價日增。頗風行一時。苟非才學淵博之人。不能任刪改編輯之職。女士得此地位。足見其非庸庸也。女士既就切迫門之聘。遂赴倫敦。

下榻其家。此時之境遇。與在夫爾吸而時。迥然不同矣。其時之碩彥名流。皆以至誠相待。司烹塞 Herbert Spencer 竟與女士訂終身之交。馬汀奴 Harriet Martineau 及格奴脫 Grote 亦著作界中之表表者。常與女士相往還。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二。首巨而髮長。蓬蓬然作棕櫚之色。雙眸深灰。口輔流動。面色微帶蒼白。音吐婉轉而輕盈。勃來謂舍拿破侖外。首部之巨。當以女士爲最矣。

女士頗具口才。每發言滿座風生。而思想之富。識見之高。尤倍恆人。其尤足以動人者。則其仁愛之心是已。白拉恩曰。女士之課生徒。解譬明晰。循循善誘。其教授之法。頗類希臘古聖索克來蒂司。女士每見人之懷抱真才。而靦覷不敢向人啓齒者。必千方百計使之發展。其才能而後已。每見他人具一藝。擅一技。表揚之惟恐不及。畏怯不前者。則誘導之。使之奮發上進。蓋仁愛二字。實女士之天性。而爲其一生言行才學之根基也。

時女士方校訂卡來爾所著司得林傳 Life of John Sterling 女士素喜讀名

人傳記。嘗曰。余願上天以奇才妙筆畀諸作傳記者之人。則英賢豪俠長逝之後。吾人得備悉其生平。其所懷之志願。所歷之艱苦。不至湮沒無聞。且以驚人之筆。敘奇士之言行。人文兼美。流傳較易也。今世名人身後之遺物。不過其零星不備之手札。破落不完之日記而已。閱之既不足詳知其人之生平。又非盡人可得而讀之。則生前轟轟烈烈之偉人。死後且泯然無聞。與秋草同腐。寧不令人喪氣。且傳記入人之深。移人之易。有非他種筆墨所能及者。而自傳之感人尤甚。余嘗讀阿索利女士 Margaret Fuller Ossoli 自傳。其中數語。頗足動人。其言曰。余雖無過人之才。然頗具一知半解之能。究可自慰。惟余命途之險巇。將伊於胡底耶。嗟夫上帝。豈余將以蹇運終耶。余讀之。大爲感動。自願命途似尙平坦。私衷深感蒼蒼者不已。

時當代之著作家。多與女士相契。女士終朝與騷人逸士晉接。與致絕佳。司烹塞尤與女士友善。女士於其著述中嘗言曰。司烹塞與余雖成莫逆。然彼此初未嘗

有情懷。亦不自解其何因。其爲人殊亢爽可喜。余樂與之遊。余之新交中司烹塞實增余無窮之快樂。余等無日不相見。談笑甚歡。恨相知晚也。

由此而觀。女士與司烹塞之交誼。非可以尋常朋友論矣。設司烹塞後此未嘗介紹喬治柳活司 George Henry Lewes 於女士。則女士與司烹塞兩人之結果。不言可喻。柳活司擅詞令。每發一言。口角生春。聽之令人忘倦。嘗著哲學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及其他小說數種。且時有所著述載於各種著名雜誌中。其爲人多機變。善詼諧。嘗執俳優之業。惟爲時甚暫。後爲新聞紙主筆。不利。遂改圖。與妻子不睦。居常鬱伊不樂。惟與女士甚契。相見歡如平生。夫以女士之才華。柳活司安能不爲傾心。以柳活司之遭逢。女士憐之。亦理之常也。彼此既相傾向。而愛根遂潛滋暗長而不自知矣。其始女士頗不悅其人。嘗曰。柳活司秉心仁慈。處事慎重。惟初見之時。余頗生其厭惡之心。今則此念冰釋矣。蓋世常有外貌刁猾。而心實無他者。柳活司亦頗類是。其忠愿誠懇之心。實爲其巧舌利齒所掩。苟非相處

日久。殆無不失之交臂者。

女士事務繁冗。頗生厭倦之心。嘗語人曰。近者投稿文件。紛集案頭。堆積如山。東鱗西爪。余目幾爲之眩。紛紜如斯。余又焉能執管爲文。雖然是中苦趣。余惟有竭力忍耐而已。日昨空勃過我。倏長日之談。渠謂本雜誌爲余所經理。成效昭著。影響所及。頗足驚人。吾國文學界獲益不鮮。誠非他種雜誌所可與相持並論云云。余聆其言。此心竊慰。但願余亦常作此想。則不至時生厭倦之心也。未幾。女士果以積勞致病。遂赴其友馬汀奴女士家養病。聞作短文以自遣。如論賦稅 Taxation 法國之婦人 Woman in France 福音之訓語 Evangelical Teaching 等。其尤著者也。女士襲其父遺產。年五百金。然女士服用儉樸。不事華飾。常以所入資助親友之窮困者。其愛人好施之天性然也。

一八五四年。女士辭編輯威司脫雜誌之職。與柳活司同游德國。親密踰朋友之分。頗爲時人所指摘。蜚語流言。日盈於耳。素與女士交好者。深爲痛惜。謂

以女士有爲之人。乃昏懵至此。竟不顧嫌疑所在。名節所關也。

時柳活司正在搜羅材料以著歌司傳。於是偕女士赴威馬。至歌司生時居屋。入其室。見牀椅几案。布置井井。退閒室中書籍報紙羅列案上。尙有展卷未合。如方經讀閱而未竟者。女士見狀。悠然有感。不期淚之奪眶而出。

未幾。女士邂逅李司脫。是人工音樂。舞琴甫奏。聲韻悠揚。此蓋女士生平第一次。聆廣陵絕調也。有雕刻家名老去者。美丰姿。善詞令。亦登門求見。女士頗樂與之周旋。時女士與柳活司終日執管。各有所著述。短文如威馬 Weman 肯敏。Cun-

ning 譯本如司兵奴撒所著之倫理學。Spinosa's Ethics 皆女士手筆。惟不

署女士姓名。以不欲人知其爲女子之作也。時英國女學方在萌芽時代。婦女輩學識多淺陋。至於著書之事。則非時人所敢夢想者矣。卽有之。世人亦必存鄙夷之心。唾棄之不暇。是以女士諱其爲女子之作。以博時人之一顧也。

柳活司忽染恙。不能執管。女士嘆曰。吾儕恃三寸毛錐爲生。身體之健康。卽生財

之道也。偶患疾病。則不幸之甚矣。時女士與柳活司同賃屋而居。書室僅一所。兩人多同作同憩。情款日殷。惟使君有婦。固非自由之身。而膝下三雛。嗷嗷待哺。尤不忍棄之也。

時兩人所事日繁。自朝至暮。無片刻暇。而著述餘閒。尙讀諸名家之傑作。遠古近今。搜尋殆盡。其嗜讀有如此者。女士旣自德返。遂赴海濱讀書。柳活司著有海濱之學問一書。於此時脫稿。兩人時或質古問今。時或低吟朗誦。興致絕佳。

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七。是歲爲其一生名著發軔之始。自是而後。女士之鴻著。遂如重山複嶺。層出不窮矣。柳活司常云女士之作。構思曲折。描寫入神。而又洞明哲理。具此雋才妙筆。以之著稗史小說。必有可觀。女士嘗曰。曩者余嘗自許他日必竭吾心思腦力。撰一長篇小說。以餉世人。惟每次下筆。往往方成緒言。卽已文思索然矣。年來余覺於著小說一事。了無餘望。惟自忖於劇本一道。似略知一二。劇中結構及說白。頗有所長。至於描摹形態。果能動人與否。則不敢必也。

亞莫司巴頓 Arios Barton 女士所編教士之生活 Scenes of Clerical Life 劇本中之一齣也。女士既成一章。因讀示柳活司。柳活司曰。君之說白及詼諧工夫。已到深處。但未識能作酸楚動人之作否。某日柳活司外出。女士獨留。伏案疾書。立成一齣。中演密利彌留時之慘狀。悽惋欲絕。及柳活司歸。卽讀示之。讀時兩人不禁淚隨聲下。柳活司曰。吾今方知君於悲劇工夫尤勝於喜劇也。柳活司因以劇本寄示某書肆主人白來克烏得。署其下曰。喬治愛梨阿脫著。喬治從己名。愛梨阿脫則爲女士所喜者。故用男子之名。以邀時人之一盼也。柳活司謂白來克烏得。是劇爲某友所撰。而諱其爲女士之作。且謂自威克非而特之副牧師 *Vicar of Wakefield* 一書後。世之著述。具詼諧之語氣。富感人之至情。而又措摹入理。措辭得當者。當以此書爲最矣。

白來克烏得雖采錄女士之作。而評騭之語。亦甚平平。女士大失所望。不願更執筆爲文矣。柳活司陰語白來克烏得以批語之影響。乃取消其批語。以二百五十

金爲酬。且請女士時惠佳什。以爲其所創辦書肆光寵云云。女士聞言。復形踴躍。立成一書。一爲及而非而之情史 *Gilfil's Love Story* 其一則曾納脫之悔過 *Janet's Repentance* 也。書既出版。大爲社會所歡迎。時衆口紛紛。欲追究著者之眞名。卒不可得。或謂爲包而活 *Palmer* 之手筆。或稱非是。議論不一。英國大文家塞克來讀是書時。大爲傾倒。讚美不絕口。合而迫斯 *Arthur Helps* 曰。著者之眞姓名雖不可知。然必爲當世之大文學家無疑矣。時女士所著劇本。裝成一巨冊。名之曰牧師之生活。出版後分致弗老得。迭更司。塞克來。丁尼生。拉司肯。弗來帝。諸文豪。迭更司尤爲心折。謂其中滑稽之吐屬。至情之言語。尤爲全書特色。讀時頗疑其爲女子之作也。

卡來爾女士曰。是書可稱爲人類之奇書。著者實用其一生之精力以成之。非僅費心思腦力而已也。其中措辭委婉而動人。然又無一語作眷眷之情話。說理明瞭而真切。又無偏見獨斷之惡習。敘事誠懇而眞摯。又無狂妄可憎之噁語。讀之

者自不期深入其中。而常覺與書中人日夕相接也。卡來爾女士又曰。是書之著作人。必爲一中年之男子。其人愛妻在室。稚子滿堂。書中所敘兒女子事。獨能體貼入微。蓋自其妻子而得也。

柳活司見女士文名漸著。深自欣喜。女士素性易於喪氣。一聆貶抑之辭。卽已頹然不振。今者美譽盈耳。亦不覺爲之開顏。女士常曰。世人之於將來往往有美滿之希望。而余獨否。終日惴惴然。似覺失意之事。瞬息且至。故余之所謂將來者。殊可畏也。今者少有所成。中懷竊慰。或者余之著述。竟足以流傳。亦未可知。自去歲以來。余之思慮日就深遠。覺於道德學問上頗有所進。知既往之非愈明。而冀來者之補救愈切矣。

僅教士之生活一書。女士已得酬六白金。其後各書出版。獲利無算。已而女士復構成一長篇小說。曰埃丹姆比特 Adam Bede 是書取材於丁那毛利司之遭遇。女士姑氏所口述者也。丁那毛利司者。一無知之女子。手刃其所生而不服其

罪。女士之姑業傳道。與罪女同居處累日。爲之祈禱。勸之懺悔。殷殷不倦。已而罪女忽豁然開朗。自承罪狀。痛自悔過。婉轉悲啼。如摧肺肝。姑氏惻然心動。臨刑之曰。與之共載以往。俟其畢命始返。憐其無知獲戾也。埃丹姆比特甫成一章。卽寄示白來克烏得。頗蒙稱許。於是女士偕柳活司遊妙立克。特納司敦。未思那諸名勝。以蘇其積困。遊覽餘閒。作其新著。書旣脫稿。白來克烏得以四千金市四年之版權。出版之時。人爭購讀。一時女士聲譽蓬勃。聲價十倍。文學界中人。皆爲心折。歎賞不已。謀萊歎曰。是書之佳。世無其匹矣。利得曰。書中超絕之處。舍沙士比亞外。無能與之比肩者。時一勞働界工人某。艷是書而弗能購也。因厲書肆主曰。埃丹姆比特一書。賤子垂涎久矣。未審貴肆可否以賤價見售。俾得恣情一讀。如蒙見允。所惠實多。鄙人本能工作。以博微利。今不幸抱採薪之憂。無能爲力。惟心艷是書。幸憐而許之也。包克司敦於下議院中演說之時。嘗引用書中之語。至再至三。而埃丹姆比特一書之價值。遂日以增進矣。

女士對於衆論。殊愜於懷。時經濟上日就豐裕。因賃精舍於溫特哇斯。移居其中。自是而後。似不復有憂貧之日矣。女士居新屋。頗享人生清福。此時心身俱泰。環顧左右。似無缺憾之事。嘗問人曰。世之著作家。書成名顯之日。其得意之狀。亦若我否耶。吾自髫齡。卽已懸想成名時之樂。今宿願幸償。吾無遺憾。蓋埃丹姆比特一書。頗蒙當世稱許。謂爲可傳之作。然此書實一時妙手偶得。此後恐未必有得意之作若此者矣。女士之著述。皆借用男子之名。讀之者。惟知其爲喬治愛梨阿脫之作。然終莫知喬治愛梨阿脫爲何如人也。已而有人曰。利金司者。自稱爲是書之著作人。求貸於書肆。白來克烏得吝弗與。且告以著者之姓名。以破其奸。而女士之眞名。遂暴露矣。

埃丹姆比特出版甫旬日。而銷售之數。已達五千。第一年中。共售萬六千部。書肆中獲利無算。故白來克烏得。又以四千金爲女士壽。無幾何時。而德法匈牙利之譯本。已風行於世。時柳活司所撰之生理學。亦已出版。惟銷售之數。遠不若女士

耳。女士雖已成名。然昕夕攻苦。猶不少輟。其時所讀之書。列表如下。

司蒂芬生傳 Life of George Stephenson 衣納克脫拉 Electra

著者騷夫克利司 Sophocles

阿格孟斯 Agamemnon 著者衣司開拉司 Aeschylus

印度之英國領土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著者馬汀奴 Harriet Martineau

三十年之平和史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Peace 近世之畫家

Modern Painters 著者貝倫卷 Béranger

弗勒得立克傳 Life of Frederick the Great

著者卡來爾 Carlyle

種族之原起 Origin of Species 著者大威音 Darwin

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著者白克爾 Buckle

其他如希臘哲學家迫來土 Plato 阿利司托脫爾 Aristotle 等之傑作。亦不憚一一研讀。雖學富五車。亦不過此也。

時美國某書肆願以六千金求女士之著作。惟女士方著河旁之磨車 Mill on the River 一書。匆匆無餘暇。不得已而却之。是書第一版銷售後。白來克烏得書肆分其餘利十千金。以上女士。哈迫兒兄弟書肆分售是書。以千五百金爲女士壽。德國某書肆亦以五百金上女士。女士曰。余得有今日。固屬可喜。但余行將與是河長別矣。余居此歷有年所。淙淙流水之聲。已聞之有素。一旦舍之而去。能不黯然。蓋余將於名勝之區。遊覽一週。以收羅小說之材料。勢不得不行也。於是女士偕柳活司遊意大利弗老倫司梵利司羅馬諸勝地。每處皆作數月之勾留。在弗老倫司時。女士構成落莫那 Fionhola 之古事。未下筆之前。先飽讀名家著述。以備參考。其所取材之書。列表如下。

意大利共和國史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著者脩司孟蒂 Sismondi

哲學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著者吞納益 Tenneman

比亞他 Beata 著者脫落羅迨 Trollope

中古時代羅馬法律之研究 Study of Roman Law in the Middle Ages

著者海蘭姆 Hallam

希臘學術之復興 Revival of Greek Learning

著者及本 Gibbon

塞芬納羅拉傳 Life of Savonarola

著者柏蘭馬世 Burlanachi

宗教上及神怪之美術 Sacred and Legendary Art

著者戩姆遜夫人 Mrs. Jamesson

近世哲學史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著者勃爾 Buhle

羅馬 Rome

著者立得爾 Liddell

羅馬史 History of Rome

著者莫姆遜 Mommsen

欲詳悉十五世紀時代之民風俗尚。備考之書。不勝枚舉。以上所載。僅百之一二耳。書成後。女士歎曰。余下筆作落莫那時。青春正好。而書成之日。則雙鬢欲斑矣。足見可傳之作。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然落莫那埃丹姆比特及三月中旬 *Mardi* *Glennarch* 三書。與女士之名。同不朽矣。女士又曰。著書一事。非可率爾而爲。苟信筆直書。不顧其於世人之影響爲利爲害。則直稱之爲名教之罪人可也。余之於落莫那一書。雖不可謂爲濟世扶俗之文。然實嘔心血絞腦汁之作也。

歷年有半。而落莫那始脫稿。康喜爾雜誌以三萬五千金得之。女士因市一精舍以居。女士終日孜孜於學問之途。親戚故舊之門。雖足跡罕至。然人之造其家者。無不竭誠歡迎。當代諸文家詩人如白浪林。黑克司來。司烹塞之輩。多樂與遊。且

常飯於其家。克老司於女士行狀中。盛稱其款待賓客之周至。女士宴客之際。常有音樂。以娛佳賓。荷座中有精音樂者。女士必請之奏技。以爲歡樂。當世碩彥通儒。多樂與之往還。客之至其家者。幾無間日。戶限爲穿。其所以不憚往返之勞。而來求見者。徒以慕女士之盛名。而欲一接談吐爲快也。人來。客室雙扉立闢。舉目一視。卽見女士坐於火次。以候客至。其最易觸人眼簾者。卽女士絕巨之首。長髮蓬蓬然。時已星星作灰白色矣。女士音吐極低。荷與人款語。身軀不覺漸移漸近。發言時狀若甚懇摯者。且談論之際。心甚專一。目不傍視。耳不傍聽。出語滔滔如流水。似有不竭之勢。客之後至者。欲與主人爲禮。竟不得問。而女士言論如故。初不知人之至其前也。談笑間。忽舉雙眸。始知客至。卽起立爲禮。狀極殷摯。似發自心坎中。非可以世俗應接之道比也。

一八六六年。女士又成一書曰非立克司好而脫 Felix Holt 售二萬五千金。女士終日著作。體魄日見羸弱。柳活司愛護惟恐不力。來往書札。獨任其勞。且讀報

章及時人評騭之語以告女士。其體恤可謂至矣。女士於一八六八年成一長詩。曰西班牙之其潑雪人 *The Spanish Gypsy* 是詩之成。女士頗費苦心。其初先飽讀西班牙羣書。後復僑居西班牙數月。考察其地風土人情。始下筆作詩。故後此是詩之膾炙人口宜也。設女士於詩學一道少致研求。則豈特一小說家而已哉。

女士於一八六一年所成沙拉司馬那 *Silas Manner* 一書。時已爲人購取。一八七二年女士又著三月中旬。是書出版之日。文學界中爲之一震。無幾何時已譯成各國文字。本克老夫脫自柏林寓書女士。謂是書在德尤風行。幾無人不讀云。女士既頻獲多金。卽以鉅資營一精舍於塞利 *Surrey* 地。廣近九畝。高樹叢林。殊形幽雅。女士性愛花草。尤耽林泉之樂。自入新居。狀頗踴躍。嘗曰皎皎陽光。馥馥花氣。使余體頓改舊觀。成一新我矣。一八七八年。但理爾得耶大 *Daniel De-Ronda* 一書告成。女士謂著是書時所用之參考書。不啻千卷。女士有過言與否。

則不敢知。然年來所讀之書。爲數必不鮮。吾書所舉。特其一二耳。世之學者。苟從書中所列表而讀之。不可謂無少裨也。

女士與柳活司同居新屋。其樂陶陶。所與交遊者。僅寥寥數人。如丁尼生。毛利兒。亨利寶星。荷蘭得夫人等。與女士朝夕相過從。時柳活司日形消瘦。體魄遠不如前。未幾忽嬰重疾。旬日即已不起。沒時爲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柳活司之亡。於女士實爲生平莫大之慘痛。女士既失其臂助。又乏愛護之人。肝腸寸斷。哀毀幾不欲生。

克老司 John Walter Cross 者。一紐約富商也。治銀行業。與女士及柳活司甚相契。年雖少於女士。頗有幹才。自柳活司逝後。女士常資其臂助。時女士年以千金助。肯不立治大學。高才生膏火之費。款項署柳活司之名。以誌亡者。女士曰。余苟得少延殘喘。必竭余綿力。爲柳活司樹德。以報相知之恩。女士自失偶後。長日處愁城中。抑鬱不可自聊。克老司母子憐之。百計以解其憂。未幾母亦長逝。克

老司子然一身。煢煢無主。遂與女士相依爲命。兩人憂患餘生。彼此相憐。日復一日。遂不覺斯合無間也。一八八〇年五月六日。女士與克老司成佳禮。時去柳活司之亡。一載有半也。女士改適後嘗曰。余雖不能恢復故我。惟朝夕與知己相處。生趣或不至盡蠲耳。未幾。女士忽嬰重疾。幾致不起。病少瘳。寓書其友人曰。余病中調護之人。雖天使弗如。賤恙得有起色。而至於今日者。實克老司之力也。女士雖與新交情篤。然未嘗忘其舊好。嘗歎曰。設以余之性命。能易柳活司之幸福。余固慨然不辭也。

已而女士夫婦同返倫敦。以過隆冬。女士喜爲慈善事業。嘗以五千金捐助溝吞大學校。落魄無聊之著述家。多受女士惠。親故朋友之求助於女士者。女士無不慨然解囊。女士夫婦恆讀聖經。以求真理。以賽亞約來邇亞及聖保羅之書札。爲女士所尤喜者。女士年雖已老大。猶勤讀如少年時。謀萊莎士比亞。密爾敦。司各德諸名家傑著。以及英法德諸國之文學。皆從事研究。時其病軀已日就強健。有

以女士自傳請者。女士歎曰。余命途險巇。生平所遭。無非失意之事。雖然。以吾之不幸告之世人。則世間不如意之人。或當少慰而自勉也。

十二月十七之傍晚。女士往奧克司夫得大學校 OXFORD 觀學生演劇。次日。又赴聖及姆斯學校之音樂會。偶爲寒氣所侵。患喉疾。頗危殆。翌日醫至之時。卽已沉頓不堪。彌留之際。謂其夫曰。乞告醫士。吾左側痛徹心腑也。此爲女士最後之一語。辭畢卽已寂然。

女士嗜學如飢渴。至死不變。嘗曰。余限於時日。不能遍讀世之名著。實爲畢生憾事。然此固無可如何也。女士賦性寬宏大度。卽有面斥之者。亦不與較。女士嘗曰。苟能忍人所不能忍者。則庶幾可以成大事矣。

某星期日下午。余赴倫敦。瞻禮女士之墓。青石之碑。高約二十五尺。巍然峙立。上鐫數語曰。此爲喬治愛梨阿脫葬身之所。原名馬利恩克老司。生於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沒於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墳之四週。

護以短牆。玉簪花及蕃紅花叢生墳上。紅日照眼。其旁則柳活司之墓也。

弗來女士傳

設有人焉。具絕世之丰姿。擁百萬之資產。於社會上據最高之位置。而獨能毅然犧牲其一切之快樂。以扶困濟貧爲事。且傳佈福音。北自司各蘭。南至法蘭西。以拯救愚民於罪戾。則世人之仰慕讚美。且著書以表揚其盛德。宜哉。其人爲誰。卽以至公無私四字。爲處世立身之祕訣之伊里沙白弗來女士 Elizabeth Fry 是也。

女士於一七八〇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於英國老列克 Norfolk 父約翰革來 John Gurney 爲倫敦富商。女士其第三女也。母爲巴克來氏之裔。美而賢。才識卓越。爲戚黨冠。其理家尤井井有法。一般研究文學科學之人。多樂至其家討論學術。故女士居屋幾成爲文人學士薈萃之區云。

女士戀母之切。愛母之掣。倍於常兒。其母體素弱。時嬰疾病。女士就枕之後。輒憂

心悄悄。輾轉不能成寐。懼萱堂見背。而承歡色笑之無日也。其母偶占微恙。女士必癡立床前。堅守不去。且時相母面。以驗其有鼻息與否。若恐其猝然棄之而逝者。齒雖稚而慮遠之心。則固如成人也。其母絕愛憐之。嘗語人曰。伊里沙白之可愛。如小鳥依人。性情之婉順。尤非常兒所可及。自少至今。初未嘗與人忤也。

女士於其著述中。敘其少時之樂事頗詳。嘗曰。阿母爲余生平所最愛者。母常挈余閒步家園之中。且爲余講亞當夏娃被逐之故事。余念天上安樂園亦類吾家小園否。回想此時此景。歷歷如在目前。猶憶家園之中。花床錯落有致。其中花卉多吾母所手植者。春夏之交。百花欲綻。余常侍母賞玩其間。燦爛之色。郁馥之氣。至今思之。猶令人心醉神怡也。

女士居屋爲倍根故廬。備極壯麗。屋據廣園之中心。園內高樹林立。枝葉蔽天。而溫生姆河支流直貫園心。紆徐而西去。屋南青草如氈。一片平鋪。週以老樹爲垣。樹下野花成行。五色斑斕。點點如星。長年之中。景象皆斌媚可人。美術家常至其

地收拾作畫之材料云。

正當此春光明媚之中。其母忽染疾病。三數日即已不起。不圖青春正好。遽爾夭折。遺兒女十一人。皆幼弱可憐。最稚者僅兩齡而已。時女士年方十有二歲。已知喪母之痛。此時之慘狀。至臨死時猶在心目中也。

女士少時甚膽怯。夜行往往震恐失次。就枕之後。常請徹夜燃燈。海水之浴。人多樂之。而女士獨畏怯不敢一試。家人多嗤其愚。以爲小兒恆態。置之不理。而女士之神經。遂隱受損傷矣。女士嘗曰。育兒之道。當順其天性。強以所難。反損其天真。苟余家人少順余性。睡後聽余燃燈。夜行以人爲伴。勿強余海浴。勿使余驚懾過度。則余膽力轉因以壯健矣。女士既身歷其境。故後此身爲人母。於教育兒女事。獨能體貼入微。不至有過與不及之患。其教導罪犯。亦用此法。罪人爲其慈祥溫柔之態所化。咸不期心悅誠服。而樂聽其指揮也。

女士年既及笄。秀髮拂額。玉容明麗。手神綽約。態度欲仙。性敏慧。善解人意。喜縱

騎郊外。常御猩紅騎服。愈覺鮮艷如名花。每臨交際場中。座客無不爭先恐後。承迎色笑。而女士則淡然自若也。女士於其雜記中嘗曰。余於宴會之際。無不戰戰兢兢。不敢跬步越禮。嘗見女子於稠人廣座之中。放誕不羈。肆無禮法。心甚厭惡之。常自幸未嘗染此惡習。然深懼中其毒而不自知也。邇來余自覺品德日趨日下。豈余喜交遊。樂宴會。卒隨世俗浮沉於不覺乎。今年已十有七。轉瞬即成老大。若不自勉。則天賦我之聰明智慧。將如機械久廢。鏽紋滿其上。不可復用。日久覺悟。悔之晚矣。

是時有美國牧師名塞弗利者。來英傳道。女士姊妹七人。同往聽講。據最前之座。仰首傾聽。至於忘神。每至動人之處。女士往往泣下。歸途之中。尙掩面唏噓。不能自己也。自是而後。女士性情大改。與前此判若兩人。喜榮華樂晏安之心。一時消除淨盡矣。後此女士彌留之際。猶口述其事曰。余年十七時。聆牧師講道。大爲感動。始豁然覺悟。而至有今日。不然。余終日夢夢。醉於交際場中。無醒覺之時矣。至

今思之。當感謝牧師當頭之一棒喝也。

未幾女士赴倫敦。以廣見聞。且欲遍嘗社會上種種滋味。而定取舍之分。及返自倫敦。覺一切行樂之事。味同嚼臘。嘗語人曰。余旅居倫敦時。犬改余之素行。凡行樂之地。足跡靡不至。詎於其中。增余無窮之閱歷。覺凡行樂之場。皆傷風敗俗所由生之地。設余能周旋其中。而不受其毒。則庶幾可以竭余棉力。匡正陋俗。而使一般青年男女脫身於迷網中也。卽跳舞一事。若視爲運用體力操練筋骨則可。若但視爲娛心行樂之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傷。數數爲之。何益乎。世人苟能盡蠲其行樂之事。則嗜欲必日澹。俗念必日忘。此心恬靜無擾。必日趨於正途。而行善若不及矣。

女士既大徹悟。遂舍其榮華安樂。而奔走於窮苦無告者之中。鄰里有急難疾痛者。女士扶助惟恐不力。已而創一學校。以教育貧民之子女。其初來就學者僅一人。然無幾何時而生徒之數已達七十人。女士雖終朝碌碌。未嘗有厭倦之容。而

踴躍鼓舞之狀。初無改於昔日也。年雖僅十八齡。然頗知自治之方。嘗定規則六條。以自匡不逮。第一條。當惜分陰。女士曰。余之言此。非謂必晝夜孜孜。方爲惜時。苟每日以數小時休養精神。少事娛樂。亦不爲過。惟當養成勤勉有爲之習慣耳。第二條。待人處事當以誠。第三條。勿言人之短。當揚人之善。第四條。勿以非禮待人。勿以惡語傷人。第五條。勿事奢華。第六條。凡事當三思而後行之。爲善固屬非易。然帝力至偉。冥冥之中。常伸臂相助。則所往無不如志矣。

已而女士漸屏華飾。珠玉綾羅。皆置不御。然荆釵布裙。亦未嘗少減其丰度。其始舉家頗不直女士所爲。時相勸阻。後此見其所爲。實屬善舉。亦不覺同聲讚美矣。女士年二十時。有倫敦富商名約瑟弗來 *Joseph Fry* 者。來乞婚。女士懼成家之後。未必能分身以繼其慈善事業。故頗猶豫不能決。女士曰。余日夜所孜孜以求者。靈魂上之幸福而已。惟適人之後。於余事有礙與否。則不能不令余惴惴以憂也。未幾。女士與約瑟弗來成佳禮。然於一切善舉。未嘗稍懈。夫以一婦人之身。

既須部署一家之事務。又有兒女十餘人以累之。則內顧之不暇。又安能爲他人奔走。然以弗來女士之爲人。有果毅勇往之概。則世無不能爲之事。惟女士苟抱獨身主義。其所成就或不止此。亦未可知也。女士既歸弗來。翁姑以禮相待。小姑尤與女士合。未幾。女士營一廣廈於倫敦。其後遂成英美朋友會中人會集之區云。

女士於其雜記中嘗曰。余爲弗來家婦。已八年於茲。人世種種之試探誘惑。已嘗之盡矣。幸余道心甚堅。尙能自持。不爲外物所奪。究可自慰。雖然。余今日之行徑。與余初心毋乃大謬。不爲基督教會一走卒。爲聖道出力。拯世人於罪戾。以自立功。而造永遠之幸福。而爲一力竭心疲之人妻人母。而孜孜於此世之事。以求暫時之樂趣。寧不可悲。雖然。余命途中之困難。安知非所以勉余立功。而助余之成也。安知非用以教我上帝之謂何。而榮耀之安歸也。世上一切。本無可爲。亦不足爲。惟歸榮上帝。乃吾等爲人之本旨耳。

日月不居。忽忽已歷十一載。時女士全家遷徙。迫勒吸脫。Pledge 精舍。此十一載中。滄桑陵谷。人事大異。女士父已物故。其妹適包克司敦。女士受朋友會之聘。爲傳道之人。時膝下兒女已有七人。煦寒問煖。無一不須女士之身。女士家務雖繁。尙能抽身爲基督教會盡力。有心人無不能爲之事。信哉。

女士演說之時。座客常滿。女士曰。夫挺身立於稠人廣衆之中。萬目所注。如矢之中的。余又安能不驚。然當上演說臺之際。捧一片熱誠。貢一夥赤心。講說之間。不覺熱潮上湧。畏怯之情。自歸於烏有矣。女士演講時。一片婆心。時露眉宇間。上自冠冕堂皇之君主。下至鐵索郎鐺之罪人。苟稍具人心。無不爲之心動也。

與女士望閭而居。有白髮盈巔之兄妹二人。居屋久不修治。朽敗欲傾。老人家本少康。後此日漸窮困。因養白兔。以博微利。然所入之資。猶不得求溫飽也。其妹以家景中落。終日憂鬱。不與人往來。遂養成冷澁難近之性。然女士獨能得其心。而此人胸中之塊壘。不覺爲女士仁祥之氣所化。遂如堅冰之經烈日。消融無跡矣。

於是女士請於老人。以其屋旁一巨室。賃爲女子小學校之課室。老人從其請。不旬日間。而貧女之肄業於是者。逾七十人。女士某友嘗曰。女士之遇兒童。溫婉可親。故兒童咸樂就之。卽與女士素昧生平者。一瞻其丰采。一接其警歎。無不心神傾向。而不自知也。

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一。家中藏貨甚夥。備濟貧人之急。如法蘭絨棉布藥材糧食之屬。堆積如山。數楹之屋爲滿。女士外出行善舉時。常挈兒女年事稍長者與俱。使彼等知行善之中。樂趣無窮也。女士所至地。多窮人麇集之數。穢垢不堪。寓目。斷井頽垣。破窗碎瓦。觸目皆是。而道路非泥濘濺衣。卽崎嶇難行。然女士甘之如飴。視疾問苦。親愛如家人焉。

未幾。女士從人之請。赴倫敦近地之慈善會相助部署一切。初女士以家中皆幼弱。頗躊躇不能決。旣成行。二來復後寧家一視。見百凡就緒。家政井井。與昔時無少異。不覺大悅曰。此雖兒輩之功。然實上天之相余身也。女士有僕人。嘗嬰重疾。

女士立牀前爲之講永生之福。至其淹逝始去。且歎曰。婢僕之身世。實大可憫。彼等自視太卑。似覺天賦與吾人不同者。而吾人爲俗見所浸漬。亦忘上帝造人。固無軒輊也。且與帝王共事之人。孰非以奴婢自居。然得侍聖躬。尙沾沾自引爲榮幸。由此觀之。則世人孰非奴婢。特奴婢之中。有不同耳。惟上天造人靈魂。無貴賤之分。苟順正道而行。自獲天佑也。

越兩載。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三。移家倫敦。以過隆冬。紐格脫 Newgate 有囹圄一所。黑暗不見天日。獄囚皆佹瘠無人狀。獄中有婦女三百餘人。小兒女繞膝呼饑。喧嘈之聲。聞數里。而犴獄之制度。尤不合理。老奸巨慝。與跳梁小醜。所居之所。無分軒輊。每人終日無所事事。惟鼾睡以遣長晷而已。如是適足養成其懶惰之性。男女老幼皆衣服襤褸。蓬首垢面。食無几案。憩無牀榻。獄卒公然以飲料售之。獄中以博微利。而囚則羣聚鐵欄之內。曠目張口。呼聲震天。此推彼仆。幾欲破欄而出。狀殊紛擾。牆上錯落懸手鐐鐵練之屬。見之毛豎。女士嘗偕二三友人入獄中。

考察監獄者請留貴重首飾於外。以免滋事。女士等不聽其言。逕行以入。且如女士居心之仁慈。固坦然無所畏懼也。女士第二次入獄之時。請於司事者得獨留其中。爲女囚讀馬太福音第十章。並略述基督降世救人之事。其愚頑無識者。不知基督爲何人。絮絮問不已。女士爲之詳細開譬。諄諄不倦。其仁愛有如此者。

女士見罪人兒女終日裸體枵腹。而獄中盈尺之地。空氣臭惡。故時生疾病。往往死亡相繼。心竊憫之。欲設學塾以教育之。因以此意告罪婦。且令之自擇一人爲司事。衆聞言喜極而涕。遂公舉馬利康娜。馬利康娜爲一少女。以竊表獲罪。繫之於獄。自聆女士教誨。痛改前非。獄中律例初未嘗干犯。被釋後不久病瘵卒。

學塾既成立。凡年在二十五歲以下者。皆得就學。授課時。罪婦擁塞鐵欄之內聽講。爭奪座位。紛無秩序。且喧嚷叫囂。無一刻之寧息。誠冥頑不靈。非理可喻者也。已而女士倡議令罪犯工作。既可養成勤勉之習慣。又可助實業之振興。一舉而獲兩益。聞之者皆嗤以鼻。以夢幻目之。且謂事必無成。然女士不以人言而沮其

壯志未幾。合同志十二人。組織一會。以改良紐格脫牢獄女犯之境遇爲宗旨。會中之責任有四。供給衣服。授之學問。與之工作。且以聖道貫注其腦中。以養成有秩序。耐窮苦。能勤勉之習慣。如是則彼等在囚之時。心平氣靜。不至頻生怨歎。卽出獄之後。知爲人之道。亦必勇往向善。不至再投羅網矣。

未幾。工作所用物品已齊備。遂於獄中闢一室以爲工作之所。且派人監視之。所得利分其半以與罪人。不及十閱月。計成衣裙二萬襲。每月手織絨襪將及百雙。女士日爲之講聖經二次。且示之以處世爲人之道。勤勉者常得賞賚。故罪人工作之時。狀頗踴躍。一日。某少女得新衣一襲爲賞。然其人意頗弗屑。因造女士之前。曰。願女士恕兒冒昧。兒何功何能。得此厚賞。本屬非分。雖然。兒之獲賞。頗覺失望。蓋兒深盼女士以聖經見賜。庶兒可隨時檢讀。如明燈照道。不至誤入迷途。衣服徒能飾身。於兒無所用也。女士待罪人甚寬。罪人雖未嘗受罰。然敬畏女士如天神。嘗曰。吾輩寧受審判官之嚴辭厲色。不寧受女士之微言輕責。以女士遇吾

儕厚。內愧之心。令人難堪也。罪犯多以鬪牌爲消遣。女士告之以賭博之傷私德。罪犯聞言。立將紙牌五付。焚化於女士之前。

紐格脫牢獄既經女士整頓。大改舊觀。秩序井井。悄靜如人家。來觀者相屬於道。上自公卿王侯。下至農工商賈。以及異國之人。聞風而來。欲一覘其異者。肩背相摩。既入其中。無不嘖嘖稱歎。各處地方官以書來求教者。紛至沓來。日不暇給。或邀女士至其地實行改良牢獄之辦法。或求女士指教對待罪人之善策。下議院聞女士之名。急以人招女士往。徵求女士之意見。以爲修改憲法之贊助。未幾。上議院亦召女士往。商榷教育獄囚之良法云。

自是而後。女士之名傳佈遍歐美。卽三尺之童。無不知英倫有弗來女士也。女皇維多利亞聞之。親蒞其家。以示榮寵。女士每在稠人之中。座客無不爭屬目。報章亦盛稱女士之美才懿行不已。女士雖享盛名。淡泊自若。不以此而易其素。嘗曰。此等事皆上帝之力。特假手於人而已。余何有焉。

女士見行政之不公。心竊非之。而刑戮之施。往往過於罪戾。尤爲女士所痛心疾首者。律法凡行竊。強奪。假冒筆迹。偽造紙幣。以及其他罪狀。皆坐縊死。有婦人某。坐竊白布一方。價值一元二十五分耳。律判死罪。縊時襁褓之兒。尙在懷中也。又一婦人。竊取食物以活其病兒。亦坐死罪。罪輕刑重。故婦人之絞死者。日有所聞。一八一八年。有克盧香克 George Cruikshank 者。爲其時大辟之慘狀所感動。繪刑場景象以示世人。圖中有八男三女。高懸吊架上。旁十二人坐地上。以長繩環其頸。以待行刑。此圖蓋紀實也。圖中人皆以造贋幣獲罪者。圖既出。百姓大嘩。恣詆官吏之濫刑。畫肆之前。觀者如堵。街道爲之不通。於是克盧香克作第二圖。以饜衆意。時一般研究法律者。如格來 Gurney 威而勃夫司 Wilberforce 落密利 Romilly 墨京托許 Mackintosh 之流。皆提倡殺人論抵。餘無死罪之說。時有女子名司克而吞者。爲拯其情人於困。製僞幣。事發坐死刑。此女舉止頗落落大方。吐屬亦甚嫻雅。以一時昏瞶。而出於此。案既定。知交爲之焦悚萬狀。至獄中。

探望者紛紛不絕。然計無所出。女士聞此。深爲扼腕。乃偕女之友人格老塞司脫公爵。Duke of Gloucester 詣英國銀行經理人家。且謁貴族雪得卯司。爲女請命。二人心堅如石。毫不爲動。而此女遂受絞刑矣。是時輿論沸騰。爭誦美女士之慈悲。而詆謀雪得卯司之肆虐。衆口囂囂。未幾此苛政遂廢止矣。

女士於大辟之刑。心竊非之。嘗痛陳其害曰。國家濫施刑戮。百姓言動皆死。必至輕性命如鴻毛。夫人旣不畏死。則何事不可爲。是濫刑轉足以助惡也。且罪無輕重。而刑均之。則竊一金者死。竊十金者亦死。死均也。則人寧死於十金。固無待言。是刑之不公。適足以導人爲惡也。惡人多。則死人亦夥。豈治安之道。觀今日罪人日增。卽知刑戮妄加之不足以杜奸防賊也。女士又力言罪犯禁錮之時。宜以數人同居一室。不然終日一人兀坐。滿腹牢騷。無從發洩。必時生妄想。甚者狂易作矣。

時女犯多流往威而司邊疆作苦。上道之時。以貨車載之。途人羣聚車旁。肆口嘲

罵。使罪人無地自容。女士乃說地方官。以轎車載之。不至拋頭露面。供人侮弄。且請於官。願送罪犯登舟。既至。女士爲之祈禱。祝其平安。至舟行始返。其仁慈之態。不啻天使也。

未幾。女士偕其弟約瑟夫赴司各蘭及英之北鄙。考察監獄之情形。其殘酷之狀。見之令人心痛。獄中污垢不堪入目。罪犯非瘋狂。卽羸病。負債者。無日無夜。囚於黑暗卑溼之室。終年不見天日。男子或以鐵索縛身。繫其一端於牆上。以防其逸。或四肢受繫。痛極而暈。婦女多手足受縛。愁眉不展。嘆息唏噓之聲。時徹戶外。陰慘之狀。令人見之。不寒而慄。女士既返。記其所見。以告世人。讀之者不知涕之何從也。

女士年雖不及四十。其名已傳遍大地矣。俄國政府寓書女士。求管理瘋人院。及對待瘋人之善策。女士因以己意告之。時安姆司脫敦丹麥巴黎各地寓書女士。與之磋商事宜者。紛紛不絕。女士所事既繁。幾有不能兼及之勢。遂令兩女任書

記之職。司往來書札之事。未幾。女士復遊行全英。合無數有力婦女。組織一會。以扶助罪犯爲宗旨。不特在獄者獲益不淺。卽出獄之後。亦得常蒙恩覆。且助之圖餬口之方。以免盜竊之事。如是則罪人自少矣。

一八二八年。女士夫商業失敗。虧損至鉅。女士全家焦悚。莫知爲計。於是以迫來吸脫巨屋出售。遷回舊居。幸女士兄弟尙富碩。其後諸子皆能自活。故女士尙不至久居窮鄉也。

時英國海濱守防共五百餘處。地皆鄉僻鄙陋。任守衛之職者。攜其妻子往居其間。其地既無學校。又乏書肆。故頗不便。女士因籌巨資。設藏書室於各地。以便居民所得之數。半爲私家所捐助。半爲國家所津貼。備應用書籍二萬五千卷。分送各處。其地居民。異口同聲。誦女士功德不置。

一八三七年。女士偕數友赴巴黎。詳察獄囚之事。其時之公卿名流。無不竭誠歡迎。法王及后邀女士至皇邸。待以殊禮。與之縱談國事。終日忘倦。尼司姆司

has 囹圄之中。有罪犯二百人。女士入其中時。有衛士五人。左右擁護。女士屏衛士。獨行以入。毫無懼怯之態。女士行經一獄室。見中有二人。手足被繫。心憐之。爲言於司事者而釋其縛。且戒罪犯。勿妄舉妄動。以自獲戾。二人從之。深感女士之德。每夜禱天。求降福於女士之身。女士在獄演說之時。人人皆爲洩瀾。卽神奸巨猾。良心剝削殆盡者。亦爲惻然心動。不期涕之被其頰也。

已而女士便道遊德。經勃竦司爾司 *Prussien* 時。比皇高舉雙臂。以示歡迎之意。至丹麥時。國王宴女士於皇邸。旣抵柏林。德皇及其家屬遇之恩禮有加。親摯之情如姊妹焉。

女士提倡設立遷善所於獄中。以備罪犯懺悔之地。英皇從其議。而事遂成。其建策之美善。佈置之完備。英國皇家至今猶不忘女士大德也。一八四二年。英皇太子受洗之日。普魯士王來英執代父之禮。因至女士家。與之同飯。女士令其兒女孫曾出見。壯者少者共數十人。有德者昌。信不誣也。

未幾。此春光明媚之家庭。忽罹死喪之禍。女士愛子威廉姆及二孩相繼而逝。女士有女曰依里沙白。年五歲而殤。彌留之際。顧謂其母曰。母乎。兒之愛他人。甚於自愛。然兒愛阿母之心。又遠過於他人。而愛上帝之情。則又甚於愛吾母。兒願阿母之愛上帝。亦甚於愛兒也。夫以稚年女娃。而能道此。足見女士平日陶冶之功也。女士病革時。嘗語其兒女曰。人之淹逝。並非死亡。特自此世界入於彼世界。而一經死之關頭耳。疾病痛苦雖可畏。然去天父日近矣。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三晨。約九時許。女士呼吸漸促。其女坐牀前。爲之讀以賽亞一節。既畢。女士舉目斷續而呼曰。天父幸拯我助我。勿聽其陷於罪戾也。言畢。淹然而逝。逾日葬於巴京 *Brighton* 朋友會之墳地。在其愛女伊里沙白之側。下窆之時。執紼者塞道。然皆悄然無嘩。狀至悽愴。沉沉之中。惟聞女士弟約塞夫喃喃念聖經之聲而已。

女士自少至老。日惟以助人爲事。行路之時。常以書分致途人。偶寓旅館中。則集

其中備保廚娘於一堂。爲之講處世立身之正道。疾病者請女士爲之禱天。將死者冀一得女士慰藉之語。故來請女士至其家者。無間遠近。而女士足跡所至。則如旭日當空。愁雲慘霧立即消滅。俄人亞力山大謂女士爲其時之一奇人。信哉。今女士諸子存者僅一人。嘗告人曰。余有生以來。日未嘗見吾母有蘊怒之容。耳未嘗聞吾母有暴厲之聲。雖然。吾母一言一動。人皆遵守不敢有違。亦一異事也。女士一生事業。實古往今來所創見而罕聞者。生前可爲時人之將伯。死後可爲來者之表率。女子而從事於慈善事業。寧非人類中之無上上品耶。世界日進。生活程度日高。窮苦之人日夥。而忘廉喪恥以取戾者亦日增。則世之需慈善家亦日亟。吾傳此。吾心實有冀於後來者。

白脫拉女士傳

數百年前。女子從事於美術者甚鮮。卽其成績亦遠遜近代。然其時頗有數人以一藝之長聞於世者。於美術史上據最早之位置。曰露西女士。P. Propersia di Bossi

卜浪那人也。塞侖尼女士。 *Elisabetta Sirani* 不特擅丹青雕刻之長。且能鑄人物於銅器之上。爲當代教皇王侯所推崇。沒時年僅二十有六。汀叻勒他女士。 *Marietta Tintoretta* 亦名聞邇遐之美術家也。各國帝王公卿齎金帛聘至宮邸中者。相屬於道。年三十而逝。老梅林尼女士 *Sophonis ba Lonellini* 嘗爲西班牙王腓力第二聘至皇宮。爲王及后寫真。後女士雙目失明。美術家文大克 *V. Caracciolo* 嘗稱其生平所得美術學問多傳自女士云。

英國最初之女美術家爲亨納卜而脫女士。 *Susanah Hornebolt* 其父亦以擅丹青之術聞於時。女士嘗繪一耶穌之像。用色甚工。時人嘆爲傑作。女士後適一雕刻家。生平以善畫受知於當世公卿命婦云。當英王却而司第一在位時。美術甚發達。卡立司爾女士 *Anne Carlisle* 以善畫名噪一時。英王嘗以二千五百金購顏色賜之。金蒂勒司豈女士。 *Artemisia Gentileschi* 年四十有五自羅馬至英。其才藝頗爲英國美術界所嘉許。英王喬治嘗謂人生成名之日。多在四十

歲以後。此語良信。女士少時受業於及多門下。其所與往還者。皆當代名俊。今女士之法繪。或藏於弗老命司之必蒂宮中。或藏於西班牙京城。世人猶珍視之。如至寶。伐萊司脫女士。Maria Varela 歷史上有名之畫家也。且精通古今各國文字。或稱女士嘗往觀劇。其坐處與德國貴官六人密邇。六人驚女士之色。相顧讚嘆不已。女士本諳德語。因謂六人曰。諸君亦知在婦女前面譽其美爲非禮乎。幸息爾喙。勿肆喋喋也。於是六人互以拉丁語相問答。語涉女士。女士亦以拉丁語報之。曰。拉丁文爲古今學術之津梁。欲求真學問。不可不知。君輩殆謂女子不諳此文。毋乃輕人太甚。六人聞言大驚。於是求女士恕其無禮。且請爲朋友。後六人造女士家求爲寫照。而女士之才名聞遠近矣。

各夫門女士。Angelica Kauffman 亦美術界中之表表者。生於一七四一年。女士之風貌與才藝並絕一時。年方九歲。能繪彩畫。未幾舉家移居浪巴蒂。其父令女士易男子裝。習繪事於某男校。及年十一。女士隨父至可母。其地風景如畫。誠

美術家之良範本也。女士至此後術日精。蓋研究美術之人。其所接觸景物之佳否。實大有影響及於其藝也。可母有牧師。嘗求女士繪一像。既成。而女士才名遂鵲起。其地富人。時來徵畫。女士之術亦益精。已而女士赴密浪。遍覽名畫。詳究其筆法。莫登那公爵見女士美而好學。深歆羨之。於是介紹女士見卡拉那公爵夫人。女士遂爲夫人繪像。後又爲諸朝貴寫真。名聞一時。女士正在得意之秋。其母棄養。其父悲不自勝。於是從時人之請。作禮拜堂壁上聖畫。以遣悲懷。女士與其父相助爲理。既竣。同返密浪。終日寢饋於繪事之中。未嘗少憩。繪畫之暇。或彈古箏。或讀德法意大利文。已而赴弗老命司習畫。其勤勞敬學。倍蓰於恆人。曉曦破雲時。探首窗隙。已見女士握管向紙上着色。及夕陽在山。而女士伏案如故也。女士既至羅馬。以燦爛之才華。綽約之風姿。一般名士。趨之若鶩。女士面格頗類希臘美女。膚嫩而光豔。睛作深藍色。口輔甚端麗。常泛笑容。令人一見而親之。

女士在納波爾皇家美術館中。臨名人法繪。凡三月。於是返羅馬。研究名畫家納

非爾 Raphael 及安及羅 Michael Angelo 之筆法。已而赴下浪那及梵利司。邂逅威支威司夫人。夫人偕女士赴倫敦。且介紹當代名公耆宿於女士。時英國美術界文學界同聲稱頌女士之才。且喜至其家長日坐美術室中。觀女士作畫。女士案頭几側。時見短詩綺句。作讚美之詞。而不知爲誰何之作。時人稱女士爲當代英國惟一之女才子。約書亞嘗爲女士寫照。女士亦爲繪像以報之。

時有一人名得亨者。自稱爲瑞典國侯爵。風采翩翩。容止嫺雅。求婚於女士。且稱爲仇家所誣陷。瑞典政府正在偵緝其人。故不得不匿跡銷聲。以求倖免。並謂女士苟肯下嫁。可於后前爲之伸冤。女士望高言重。后之曲徇其請。可操左券也。女士信而不疑。許其所請。且從其言。祕不告人。故人無有知女士與得亨有終身之約者。後女士以其事告老父。父覺其情不類。因詳察得亨之爲人。已而知得亨實一僉壬也。其所云云。皆莫須有事。實則其人有少妻在德。欲與女士結婚。故不得不飾辭以告。女士聞之。大悲。因痛絕其人。弗與相見。其後踵門求婚者。絡繹不絕。

女士一一却之。歷數載。其父病逝。彌留之際。命其女適其友蘇豈。女士從之。既成禮。兩人同赴羅馬。未幾而女士逝。喪儀甚盛。觀者如蟻。歌斯嘗稱女士之奇才聲譽。實凌駕當世一般美術家之上云。

以上諸女士。特略舉美術界中數人。以作引子。然其才藝實遠在伊里沙白白脫拉女士 Elizabeth T. Butler 之下。今吾當及此篇之主人白脫拉女士之生平矣。克來湯女士於其所著英國女美術家傳 English Female Artists 中。嘗曰。自各夫門女士而後。英國婦女於美術界中占最高之位置。惟白脫拉女士一人而已。世之美術家未有成藝之速。成名之早。如女士者。女士生於瑞士老生納 Larrano 瑞士山水之秀甲天下。湖光巒影。低樹叢林。皆足以增人美術思想。女士父湯迫生。淹通書史。肯不立治大學校學生也。與文家迭更司及立吞爲刎頸交。以體弱多病。常遊歷各勝地。以取新天氣。每至一地。攜風景畫盈筮以歸。美洲意大利法蘭西無不有其人之足跡云。

湯迥生前妻早逝。遺一子一女。其繼妻夙負才名。能琴善畫。女士其所出也。女士既生。舉家移居意大利。其所居地。極山光水色之勝。屋爲古邸。凭窗外望。可見阿烹賴恩山巔之積雪。前臨地中海。後負高山。左攬包土非羅海角。右望金奴亞海灣。於十二英里之外。而阿烹賴恩山脈。高低不平如脊骨。蜿蜒趨入於海。女士家園之中。花草甚茂。長春籐玉蜀黍橄欖樹及其他花卉。遍地皆是。階級之前有噴泉。泉之周飾以鳳尾草。彈子房內陳東方玩好甚夥。女士少時之書室也。迭更司至意大利時。嘗入室中觀女士讀書。女士少時未嘗從師。各種學科。皆其父自課。其母授以音樂。其家時居意大利。時居瑞士。然女士未嘗一日廢學。女士喜天然風物。尤愛鳥獸。時挾畫具外出。繪遠山近水。間以一二遊魚飛鳥爲點綴。居家作畫時。其父常坐案側。讀古今名著以餉其女。女士則五官並司其職。故得事半功倍。後此女士成名之早。倍於他人。非無因也。

女士喜作動物畫。嘗繪名駒馳騁及兵士酣戰之圖。張脉憤興。氣概赳赳。其父母

見之已逆知女士異日必有大成。其所繪畫雖與女子性質不侔。然聽其所爲。不加約束。女士年既十五。舉家徙居英倫。女士遂入南肯新東圖畫學校 *South Kensington School of Design* 肄業。已而從司吞第許習油畫一年。女士自五歲至十六歲之間。專習素畫。未嘗一用顏色。夫以十一載之光陰。而習此毫無興味之繪畫。而不生厭倦之心。亦僅女士一人而已。

已而女士全家遷赴威脫島。居彭勸玄三年。其地亦世界上一名勝之區。長年之中。花卉繁茂。綠葉扶疏。家家屋上牆頭。長春籐盤旋如綠茵。玫瑰花香。中人欲醉。和朗之天氣。綠碧之海波。使人心神爲爽。凡至是間者。皆有樂不思蜀之致。女士居此風光明媚之世界。從格萊習水彩風景畫。耳目所接觸。皆賞心怡神之物。致足樂也。未幾。女士隨其父母返倫敦。於是復入南肯新東學校。校長見女士稟賦高於儕輩百倍。驚爲宿慧。於是教之益力。女士欲觀世人對於其畫之意見。因以數幀寄致英國美術會。會中人却之。已而陳於某展覽會。頗爲泰晤士報美術評

論家所許可。女士之懷。爲之一慰。女士既卒業於肯新東。遂赴弗老命司及羅馬習畫。各作數月之留。在弗老倫司時。受業於著名史畫家倍魯西門下。所學大進。女士藝愈精。而興致亦愈佳。晨興視家人爲早。獨自盥洗進膳。匆匆若赴大事。日中常入古廟名寺之中。臨模著名壁畫。沙都 *Andrea del Sarto* 及弗蘭吸比其烏 *Francesca Bionto* 之法繪。尤爲女士所注意。弗老命司禮拜堂中司事之人。極歡迎女士之賁臨。女士每至其中習畫。多靜坐至十數小時之久。默察其用筆之術。詳究其着色之法。孜孜不倦。門外車馬聲喧。堂中遊人往來。視若無睹。長日中欣欣然治其所學。不知有人生應爲之事矣。女士嘗謂在弗老命司時所得之學問。實較其生平積學爲多。而名畫家沙都所賜尤夥。弗老命司氣候甚熱。炎夏之中。暑氣蒸人。華氏寒暑表在百度之上。而女士獨能伏案作畫如平時。是歲秋末。女士別其師赴羅馬。其師生之誼甚篤。女士感其師之切。與其師期女士之殷。蓋成一正比例也。

女士居羅馬。七月之中成一畫。繪聖母訪聖伊里沙白時之狀。Visita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to St. Elizabeth。時教皇發起一美術展覽會。女士此畫亦陳其中。頗爲世人所賞鑑。女士返英時。以此畫投贈皇家文藝社。然竟爲所擯。迨畫寄還時。破一巨孔。竟毀女士累月之功。使女士乏忍耐之性。無自知之明。恐將焚畫紙。毀畫具。從此閣筆矣。然世上有成之人。必具百折不撓之志。一往直前之氣。再接再厲。其氣益壯。寧以一時之挫敗。遂斷送其一生事業於咨嗟太息中哉。

翌年。女士居威脫島。又以所繪畫寄皇家文藝社。又遭擯却。蓋大功之成。非一朝一夕之事。必經一再挫折。一若蓄有所待者。一旦爆發。可直上青雲而有餘。凡天下事其功偉者其成難。若一擊卽中。則何足貴哉。翌年。女士觀普法之戰。有感。成一畫曰迷途 *Missing*。上繪法國軍官二人。一老一少。兩人皆負重傷。奄奄待斃。其所乘騎。氣咻咻然。亦僅餘一息而已。蓋戰敗而奔。至此荒蕪無人之境。不知歸路也。此畫寄文藝社。幸蒙收錄。然懸於壁上高處。人之目力幾不能及。是年有富

人某徵求女士之畫。女士乃赴倫敦。繪一戰事畫曰閱兵。Roll-call。以應其求。畫中軍人精神勃勃。氣概赳赳。若將自紙上躍出。與人角力者。二八七四年之春。此畫寄示文藝社中人。大爲美術家所歡迎。而女士之芳名。遂如錐之脫穎而出。鋒銛閃閃向人矣。時人見女子能作戰畫。尤咄咄稱怪不已。未幾文藝社開展覽會。文人學士不憚閒關而來。以擴眼界。英皇太子及肯不立治公爵。登臺演說。皆盛稱閱兵一畫爲名作云。

時女士才名籍籍。遠近皆知。人人皆欲一觀此畫爲快。會場之中。火車之內。人衆會集之所。皆紛紛議論。相傳如一盛事。巨朝至暮。畫前人頭攢動。後至者往往悵望終日。不得間隙。於是令一巡警立畫前監守。俾不爲觀者所污。已而皇后聞之。立傳令取觀。乃從人叢中取出。送至白京漢宮中。皇后御覽。后一見大悅。欲以重金購取。徵求者乃割愛讓后。而此畫遂居宮庭中矣。未幾有以厚資租賃印刷版權者。輾轉出售至十五次。且有以此畫鑄銅版上者。所耗約在萬金左右。印至三

千五百次。而銅版銷毀。已而此畫陳於美術會中。英國各巨邑按序陳列。以饜衆望。今藏於威音騷邸中。

女士雖聲譽蓬勃。然不作驕矜之色。二十年來之力學。至此時猶未已也。時各處報章。爭載其人。詳舉其家世生平以及形容舉止。爲天下人告。其所言。半屬懸擬之辭。未足盡信。女士每臨交際場中。人人皆以得接其談吐爲榮幸。而女士謙和有加。以此人尤樂觀之。已而女士又繪一畫。曰可脫勃拉司之役 *The Twenty-eighth Regiment at Quatre Bras* 於一八七五年告成。評論者盛稱之。女士之名益著。然有謂女子未必深知戰事之情形。及戰場之狀態者。頗疑是畫有捉刀之人。然女士作此畫時之苦心。於亞丹姆司所著婦女之工藝及價值 *Woman's Work and Worth* 一書中。已備詳之矣。

女士以一溫柔之女子。不從事於花草美人之作。而孜孜於軍事畫。寧非奇事。然女士之爲此。大得軍人之同意。籌種種之方以助此畫之成。軍官有以操練時之

影片寄示女士者。惟操練時雖軍威整整。終不若臨陣時之激烈。有奮死向前之概。女士得此。猶以爲未足。已而政府從其請。令兵卒試演戰場之情景。於卡生姆榛莽之中。用槍砲子彈。一若臨陣交鋒者。使女士得見軍人之面。於砲火連天之時。煙霧迷漫之中。作何狀態。則繪畫之時。無僵滯之病。凡軍中應爲之事。應用之物。雖至瑣屑。女士皆一一研究之。初無憚煩之狀也。

可脫勃拉司一畫。及其他女士法繪。余嘗屢見於英國各地。名畫家拉司京嘗曰。余向未敢於他人所繪畫妄加訾議。惟於女士之畫。則所不免。蓋女子作戰事。畫而能神妙至此。不能不令人懷疑不釋也。畫中人馬紛紛。煙火蓬蓬。一見之下。幾似能聞其聲。能見其動。天上白雲片片。若將奔馳。左端極處。火光熊熊中。能見軍士激戰之狀。一騎兵身披重甲。自馬上下墜。兩手尙力攀馬項不釋。馬亦負重創。身爲煙霧所蔽。隱約可見其仰翻之狀。畫中着色之深淺。襯影之濃淡。實窮畫家之能事。自脫恩納之逝。世無是佳作矣。

一八七五年。女士成一畫曰遺失 *Missed* 一八七六年。成一畫曰歸自白拉克
拉伐 *The Return from Palaklava* 翌年。又有歸自音客門 *The Return from
Inderman* 之作。美術會以萬五千金得之。女士於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一日。與
少佐威廉姆白脫拉結婚。威廉姆爲愛爾蘭產。爲人誠懇。頗享盛名。時年已三十
有九。後官至大佐。威廉姆本爲紅河遠征隊長。於一八七〇年調往塞司卡去
溫一帶之地。任巡邏之職。一八七三年。率阿香蒂遠征隊。所至頗有能聲。陸軍總
長在上議院中演說時。曾屢屢稱之。一八七二年。威廉姆嘗著一書曰。一片荒郊
The Great Lone Land 已而又有北方之荒蕪 *The Wild North Land* 及
京福 A Kimfoo 兩書見於世。

女士成禮後。多居愛爾蘭。一八七九年。成一畫 *Listed for the Connaught Pan-
gers* 已而又有大軍之餘燼 *The Remnant of an Army* 見於某美術會中。蓋
阿富汗之役。愛爾芬司東所部萬六千人中。生還者僅勃來敦一人而已。其後又

成兩畫。蓋從時人之請也。

女士雖名滿天下。而青春尙好。尤爲人生不易得之事。且壯志勃然。將有非洲印度之行。遍觀英國屯兵之所。時其夫正從戎非洲也。女士治藝之室。壁間懸十九世紀初年所用軍械甲冑無數。人入其中。如見英兵在滑鐵廬之役時也。女士又從各戰地獲斷槍破甲甚夥。以備臨模。其一片毅力。實其有成之基礎也。其母亦頗諳繪畫。特未至其堂奧而已。女士嘗爲其姊所著詩集繪插畫。其姊頗以能詩聞於時云。

南汀格爾女士傳

倫敦城內最足動人觀瞻者。爲聖湯默司醫院 *St. Thomas Hospital* 院舍以磚爲牆。間飾以白石。高四層。狀殊壯麗。內設南汀格爾學校 *Nightingale Training School* 以訓練女子看護之才爲宗旨。是校之緣起爲克利米亞之役 *Crimean War* 弗老倫司南汀格爾女士 *Florence Nightingale* 曾效力於隊伍之

中。盡看護傷兵之職。其功至偉。故英政府以二十五萬金爲獎勵。女士因以是資建設是校。涓滴弗取。蓋其志欲造成女子之才。而爲社會盡力也。

女士生時所居之屋。陳設華美。餐室之布置尤雅飭。室中列長案三。粉牆及天花板皆作深紅色。入其中燦爛照眼。氣象富麗。壁間高懸瑞士巨鐘。是物爲倍敦公爵夫人所贈者。古箏一具。亦爲他人之贈品。余所不憚數數至其家者。則爲瞻仰女士之石像。像爲白石所塑。刻鏤之工。可稱絕技。慈祥之氣。懇摯之誠。盎然見於眉目間。神采奕奕。望之栩栩欲生矣。

夫訓練世之女子。使之成爲有用之人。寧非國家之福。今聖湯默司醫院中。往往有貴家命婦。執役其間。惟業此者須經三載之練習。始得就用。每一病室中之事。以一看護婦司之。其所事雖勞。然人人皆恂恂然行其所無事。殊無怨歎之聲。而動息得時。體魄亦甚健碩。且每日有一定之時間。以資其休憩。某病人出院之後。曾語余曰。病院之中以婦人執看護之役。誠大佳事。其調護之周至。看守之殷勤。

調和湯藥。整理衾枕。皆非男子之所能及。居其內時。使吾輩頓忘所苦。似覺身處家中矣。今院中臥病者。爲數不下數百人。然病室寬敞宜人。案上瓶花。燦爛欲笑。而看護婦目光和煦照人。不必恃藥石之功。已足驅病魔於萬里外矣。

夫爲病人造爾許幸福。爲至今英國政府百姓所念念不忘。爲大地之人所同聲稱頌者。誰歟。曰。其惟南汀格爾女士矣。女士生於一八二〇年。誕生之地爲意大利名城弗老倫司。父威廉姆南汀格爾 William Shore Nightingale 富有田地。家資累鉅萬。蓋襲其叔祖遺產也。生兩女。女士其少者。母爲司密司所出。其人爲上議院之議員。亦當世大名鼎鼎之一慈善家也。

女士家在利亞黑司脫 *Liesfield* 其地風景絕佳。女士居其間有年。少時其父授以經學及深奧之算術。少長遊歷各國。遂精通法語德語及意大利文字。女士不特貌美而富。且學識淵博。超於同儕。可謂極人生之幸福。於世無求矣。然女士非樂奢侈趨時尚之女子。故風貌巨資於女士無所有。女士年甫及笄。卽喜爲善。

舉。利亞黑司脫一帶居民。凡有疾痛顛連者。女士必親問所苦。且時有所施與。漢姆吸亞之一隅。亦爲其父之遺產。女士常至其地。賑卹窮困無依之人。故是間居民。咸頌女士盛德不置。謂其樂善好施之心。似傳自其外祖云。

女士不特厚遇其同類。卽禽獸蟲蟻。亦咸施以恩意。不忍加害。阿爾得立治嘗述女士兒時軼事頗詳。語雖瑣屑。亦足見其爲人之一斑。其略云。女士少時。居漢姆吸亞巨廈之中。屋旁老樹參天。狀如高壘。女士齒雖稚。思想有類成人。終日常自念曰。吾力亦足以扶助窮困者乎。吾言亦足以慰藉愁苦者乎。識之者咸驚其少年老成。稱異不已。女士性喜鳥獸。遇之有恩。故雖至怯懦之動物。亦與女士狎。女士每飼以食物。則羣至其前。毫無畏懼之狀。屋後有園。林菁交翠。爲松鼠枝棲之所。女士偶閒行其間。必攜果餌。散棄地上。羣鼠不待女士之行。已從樹杪相率而下。爭拾果餌以去。蓋不具機心之人。自與生物無忤也。女士家有老駒。萎靡不良於行。終日伏處櫪中。無所事事。每見女士至。必躑躅而前。伸首女士衣袋中。拾取

果餌。蓋女士常預貯食物以餉其老友也。女士喜縱騎郊遊。其父執牧師某。常與之並騎村間。縱覽風景。牧師亦一和煦老人。少年時曾習醫學。女士與之相處日久。故亦頗諳醫理。尤樂爲人作看護。調湯藥。每縱轡出遊。必攜果餌盈筐。以餉貧病之人。

落哉者。女士家之老僕。居鄉間。司牧羊之事。其人畜一狗。性馴而慧。落哉無妻子。兄弟。孑然一身。與狗相依爲命。每當夕陽西下。羣羊歸牧之際。狗必隨落哉之後。與之相助驅羊。山羊百數十。秩序井井。無一出其範圍者。一日。女士偕其老友牧師。縱騎牧場中。見落哉方噫氣作聲。喚羣羊。而羊四向奔走。各行其志。不乘其號令。其愛狗則渺不可見。怪而問之。落哉愀然應曰。狗今後不復爲吾用矣。昨街上頑童以巨石創其股。骨斷矣。落哉語時。淚承於睫。不能仰視。

二人聞言。皆咨嗟不已。女士遽問曰。爾信此狗果斷其股無疑義乎。落哉曰。然。蓋自日昨迄今。足未嘗一履地也。女士不待其辭畢。卽偕牧師向落哉草廬疾馳。而

去。途次牧師語女士曰。此狗壯偉健碩。非一擊之力。足折其股。落哉之言。余不謂然。女士曰。苟先生能已其創。則落哉必深感大德。未幾兩人已至門首。隔院童子出爲啓扉。門闢時。狗聞聲狂嗥不已。入其室。見狗偃伏地上。雙睛突出。氣咻咻然。若深怒此不速之客也者。已而見爲女士。卽匍匐而前。依其足下。且頻搖其尾。狀若乞憐。女士與之語。且拊其首。牧師蹲地上。驗其創痕之深淺。狗忍痛微呻不已。牧師謂女士曰。狗創雖劇。幸未傷及骨節。疾尙可爲。苟能靜攝。不過旬日霍然矣。今速以熱水洗其傷處。去其瘀血。女士卽赴鄰家索布以浴狗。忽見一家曝法蘭絨舊裙於門外。卽逕取之以去。爲狗洗滌創口。且以布束之。狗痛楚少減。卽搖尾以表謝意。歸途遇落哉。以其事告。落哉大喜過望。稱謝不已。詰朝天甫辨色。女士卽以圍裙二酬鄰嫗。且至落哉家視狗創。越數日。女士偕牧師縱騎牧場時。見狗已隨落哉左右。跳躍如平時矣。

夫人對於異類乃能拳拳若此。則遇同類如何。可毋庸縷述矣。未幾女士父率全

家遊倫敦。女士於跳舞宴飲之會。足跡罕至。而醫院及養育院。則不憚頻頻相過。後隨其家人遊埃及時。女士曾躬治亞刺伯人之疾。病應手愈。其地居民。咸謂女士必爲天上仙子。謫降塵凡云。

女士濟世救人之念愈切。求學之志亦愈殷。而愈覺上等女子執役於醫院之中。爲不可緩之急務矣。方其週遊德法意大利時。多注意各地醫院中對待病人之法。居德時嘗赴凱塞哇 Kaiserwerth 居弗利特納 Pflüchler 所創之路得蘭醫院 Lutheran Hospital 中數月。弗利特納者。一貧不聊生之牧師。從之者僅寥寥數人。其所謂禮拜堂。亦粗具規模而已。然其人頗富進取之心。且具熱誠。見其地禮拜堂經濟不繼。行將解散。遂奔走四方。持册募資。然所得區區。頃刻卽罄。常年中開支。幾無所措手足。於是復往荷蘭英國募捐。在英時邂逅伊里沙白弗來女士。相見歡如平生。牧師旣獲多金。因返德國。其時有爲之心。躍躍而動。如烈火中燒。不可遏止矣。

牧師念罪犯日處犴狴之中。不學無知。則出獄之後。欲得一畝飯地。必非易易。因設一養育院。以爲女犯被釋後棲身之所。且施教育之方。又創立一學校。以培植工廠中執役之童子。蓋工作之人。無學無識。必至僨事也。牧師所募資。數雖非巨。然支配有方。出入尙覺綽綽有餘。於是又增設一醫院。院舍分爲兩。以其半居病人。以其半爲看護婦棲息之所。其中任看護之職者。皆爲曾受高等教育之女子。溫文爾雅。令人見而親之。於是凱塞哇看護婦之聲譽。遂傳遍全歐矣。

女士偶聞牧師所爲。嘆爲善舉。因入醫院習看護之方。夫以一美麗富碩養尊處優之少年女子。不於世間樂事是務。反甘營營奔走爲人執役。寧不可怪。此無他。惻隱之心。實使之然也。若而人者。不啻有轉移世運之功。蓋其人出。能減少世人之苦痛。而增加人類之幸福。無異化濁世爲天堂也。女士旣卒所業。牧師歎曰。自余執掌院事至今。未見有成績之優。執業之專。如女士者。女士旣返利亞黑司脫。卽亟亟謀所以發展其才。不願沒沒家居。虛度韶光。時倫敦某醫院以經濟竭蹶。

管理不善。勢難持久。然亦無人過問。聽之而已。女士聞之。奮然而起。以維持殘局。再造醫院自命。因去其安樂之家庭。而與病人爲伍。如是者有年。女士心力俱疲。然該醫院卒賴以發達云。

時克利米亞戰禍已發生。英政府派兵數萬。赴黑海與俄人宣戰。人心洶洶。惟以戰事爲急務。初未嘗計及黑海天時之無定。兵士衣食之所措。且其地交通不便。齎送糧食。尤非易易。人畜死於飢寒者。相藉於道。旣屆冬令。霍亂之疫大作。計一日一夜。百人中死者二十人。尸骸狼籍。士卒見之。氣爲之餒。拉塞兒者。泰晤士報之訪員。嘗目擊黑海軍士所歷之艱苦。因述以告其國人。其略曰。今冬此間長日陰雨。天際黑雲如墨。狂風怒號。肌膚欲裂。土壕之中。積冰成渠。大雨之後。往往沒脛。士卒旣無厚裘以禦寒。又乏防水之衣。雖爲堂堂大英之將士。無異謫戍之徒。人人不特無求安樂之心。卽其靈魂軀體之存亡。亦不暇顧矣。此乃余所親見者。願彼等安居鄉國之人。勿袖手作旁觀。當籌所以助之之法。須知彼鷄衣百結。躑

闖倫敦街市之乞丐。較之此間英國之戰士。其苦樂誠不可以道里計也。其尤宜亟亟改良者。則爲醫院。此間本有病室。惟部署不得其法。而兵士又不知衛生之道。室中穢垢堆積。腥氣觸鼻。病轉因之而劇。凡兵士患恙者。其伙伴負之出營。置之病室中而去。聽之自爲生死。而不過問。病人相對。坐以待亡。亦可哀已。

當一八五四年之冬。戰地積雪數尺。兵士死亡相繼。四萬五千人中。居病室者將及三萬人矣。英政府大爲震恐。因發七萬五千金爲軍士醫藥之費。且委派墨克東納爾送衣物糧食以資將士。

雖然衣食固足以禦飢寒矣。惟當時軍士所急需而不可須臾緩者。尙不在此。而在乎婦女之力。蓋世之男子不能無婦女之助。而世之婦女無男子之力。亦莫能獨存。此不易之公例。觀世人之遞相生存。已足爲之明證矣。時大本營總司令黑勃脫曰。能減少遠東軍士之痛楚。當世僅有一人。其人卽南汀格爾女士是也。當女士就學於克塞哇時。已准備靈心妙手。以爲世用。今世上可爲之事已發生。以

待女士發展其才略矣。雖然以一巨家之女。未歷艱苦。一日飄然遠出。深入野蠻之壤。爲粗暴不文之戰士執役。寧非一空前絕後之奇談。但真心愛人者。苟能爲人造幸福。雖摩頂放踵。非所恤也。

十月之望。總司令馳函女士。殷殷勸駕。其略云。僕回顧英倫三島中。惟君一人。足勝此艱鉅。欲啓口慫恿君行者屢矣。但未審君願爲國出力。勉爲此行否。如蒙俯允。則君自有全權。統御其下。病人應需各物。可向政府取求。必不爾吝。僕當另簡軍醫。與君相助爲理。如君之學問知識。以及幹才。肩此重任。可無隕越之虞。萬勿我却。幸甚幸甚。

女士亦正於是日上書總司令。請爲克利米亞之行兩人定策。不謀而合。亦可異矣。越數日。報端載曰。南汀格爾女士率看護婦三十四人。將於今晚首途。赴克利米亞。女士爲當今一大慈善家。於看護病人之事。大有經驗。非其他婦女所能與比肩。今爲黑海戰士。不憚跋涉長途。毅然就道。慈心仁行。實可欽仰。余不知何以

表感載之忱也。

時英國人心大爲感動。及姆遜夫人曰。女士此行。實爲吾英自古以來未有之壯舉。其所爲與尋常女子之蹊徑。太相逕庭。大功告成之後。女士聲譽必永垂千古。頑固人之偏見。當可少解。以女士爲表率而追步其後塵者。必日益加增矣。

女士偕其從人既出發。道經法境。逆旅主人感其奇行。不取膳宿之資。既抵卜浪。漁夫樵子。爭先恐後。爲之提攜行裝。供役左右。於是乘舟由地中海東駛。於十一月五日抵司克他利 *Soutari*。是日英軍正酣戰於音客門 *Takermah*。時土耳其政府以白拉克醫院 *Barack Hospital* 假英人院中。傷兵不下四千人。室中病榻林立。幾無出入之路。擁擠若此。尤不宜於病軀。此爲女士所急宜改良者也。某看護婦嘗寓書其家人。縷述此中苦况。其言曰。自來此至今。終朝碌碌。幾忘此身之尙在人間。吾儕長日爲傷兵縫紉被褥。洗濯衣物。且時助醫士包裹創口。調和湯藥。蓋傷兵自戰地至此。須五日之程。此五日中午。傷處未敷。血肉狼藉也。然院

中病人傷於刀兵者爲數尙少。而患寒熱痢疾霍亂等症。反居其大半。病者未瘳。而繼之者。又接踵而至矣。

女士周旋於病人之中。問寒煖。親湯藥。未嘗稍懈。常以和顏溫語對人。士卒久離鄉井。初得慰藉。往往感極泣下。女士不辭勞苦。奔波至此。可謂義薄雲霄。無如人心險詐。不惟不感其德。反竭力攢擠之。以女士乘時。未得將士及軍醫之同意。而反對之者。謂彼等之來。將奪人之功。攬人之權。婦人在軍中。轉足以敗事也。時司事者。多懷忿忿之意。然女士以和平手段。竟能解釋羣嫌。言歸於好云。

女士安置病人初就緒。卽於飲食之事。詳加研究。因設一廚室。可備八百人之膳。以病者孱弱之軀。不宜進常人之饌。而食品尤宜選擇良也。時軍士衣服。多穢垢不堪入目。女士又設一洗濯所。以清積穢。無幾何時。而院中秩序。已井井可觀矣。

女士居醫院中。昕夕勤勞。不敢稍息。於病人之事。無不躬親督察。軍醫資各夫司

嘗語人曰。女士於院中之事。雖至細極微。無不注意。傷兵之安危存亡。無有能逃其目光者。往往病者至院尙未及一小時。已見女士立其榻前。向之絮絮問病情不已。其精察英明。誠爲吾人始料所不及也。

女士助隨營牧師創辦一圖書館及讀書室於醫院。每晚爲病人祈禱講道。且時以有趣味之書。及遊戲用具。捐助其中。暇時或爲傷兵繕家報。或爲郵致其區區之積蓄於其家人。

女士居黑海歷時一載有半。其所事之成績極佳。厥功至偉。遠近皆耳其盛名。其始白拉克醫院傷兵。每百人中。死者六十人。自女士蒞事以來。死亡之數。每百人中。僅一二人而已。泰晤士報訪員嘗述女士居戰地時之所事於其國人曰。余見病者臨危之際。女士必據其側而慰藉之。兵士雖與死神抗拒之時。然見女士愷悌慈祥之氣。亦忘去死之近。女士在醫院中。無殊天使降臨。非余敢作過言。實其情狀有類於此。蓋其纖長之軀。常悄然躡行病榻前而過。輕若無人。飄然若仙。當

其過時而病榻中含愁之面一一化爲春風矣。每屆夜深。醫士各歸就枕。更闌人靜。悄無聲響。漫漫黑夜中。惟見女士一人。手擎小燈。欲明欲滅。在病室中。幢幢往來不已。其習勞之性。實非恆人之所能及。萬一也。如女士居心之慈愛。舉止之嫺雅。而又博學多能。可謂女界中之表表者。其處事尤和平而有斷。不作猶豫之態。苟非秉賦獨異。何能臻此。方其背鄉井。離親友。長驅東去時。英人羣稱之爲女英雄。非過言也。然女士以一纖弱之身。幾不勝衣。見之者而不疑其無能爲者。幾希。某軍士嘗寓書其家人曰。吾輩固可常接女士之警欬。常親女士之色笑。然臥病者爲數不下數百人。女士曷能同時徧加以顏色。故女士臨去之時。方轉其身。吾儕已爭起親床。沿上女士之纖影。蓋吾輩不能接其人。卽親其影。亦引爲大快事也。又一軍人寓書其友曰。女士未至之前。此間終日紛擾。不能寧息。今則清潔靜悄。幾類一禮拜堂矣。女士所造於人。不可枚舉。時人稱之爲克利米亞之天使。宜哉。

未幾。戰事告終。英人開盛會於倫敦。備極壯麗。以歡迎女士之至。女士已前知此舉。中途乘法國船。繞道返其家鄉。於一八五六年八月之望。悄然抵利亞黑司脫。時人無知之者。其始倫敦之人。大失所望。頗有頰言。然見女士不居其功。不受其賞。行善若行其所無事。轉嘆其恬淡寡欲。而增其敬慕之心矣。

英女皇維多利亞。躬至百莫那爾。存問女士。且賜珍寶數事。一爲巨鑽。光銚四射。無價寶也。一爲紅石十字架。以白石爲襯。沿以黑邊。上鐫聖經中一語曰。仁者得福矣。十字架之中央。小鑽無數。聚成冕形。下書V. R. 二字。蓋后名之縮寫也。一爲盾形之獎牌。上飾以綠石所製棕櫚一束。葉沿鑲以黃金。枝幹以藍石爲帶束之。成結形。帶上鐫克利米亞。以誌是役。盾牌之頂。飾以巨鑽三。鋒銚閃鑠。有如明星。盾後所刻數語。蓋女皇手筆也。土耳其王。亦以手劔爲贈。英政府以二十五萬金獎其功。女士因設看護婦學校。附於聖湯默司醫院焉。

女士以積勞所致。自返國後。常嬰疾病。是時曾著數書。頗風行一時。醫院雜記。

Hospital Notes 於一八五九年出版其後新創醫院二十餘所皆取法於是書。
一八六〇年看護總略 Notes on Nursing 一書亦出版。是書銷售甚廣。幾無家
不備云。

女士嘗曰。世人多謂夜氣實能害身。此說似是而實非。夫夜間所呼吸之空氣。莫
非夜氣。惟利害之分。實在乎戶外之清氣。與室中之濁氣而已。然世人於黑夜之
時。避戶外之氣。惟恐不及。亦可怪已。今得病之人。多因閉窗而眠。空氣不得流通。
觀此可證夜氣實足增人之健康。且通都大邑。人煙稠密之區。夜間戶外空氣實
爲長日二十四小時中最清潔之時也。

女士又云。強身之道有五。新鮮空氣。清潔飲料。溝道流通。房屋潔淨。光線充足。是
已。而溝道不通。尤爲各地人家之通病。余常至倫敦巨家。其中陳設精美。惟溝內
穢氣。薰人欲暈。甚者室門洞開。而窗檻嚴閉。是無異招濁氣入室。而屏清氣於戶
外。寧不可異耶。

女士謂幽暗不受日光之室。實爲頸項結核之一原因。而壁上糊紙。歷久不換。地氈積塵盈寸。皆非衛生之道。空室久不居人。則氣息敗壞。宜常開窗牖。以疏通空氣。日光爲藥劑中之無上上品。可以清血管。強筋骨。凡街道狹窄之區。往往陽光不能遍照。居於日光不及之處。其人不獨體魄孱弱。而腦力亦必迴不如人。可斷言也。公立學堂之中。學生多甚擁擠。地小人衆。空氣臭惡。時疫往往卽肇於此。故爲父母者。當禁子女入其中。而力促其籌改良之方。卽其他高等學校。校舍寬敞。然亦不免有紅痧等症。溯其原因。並非自外間傳染而來。實室中空氣之作祟。苟空氣清潔。則惡疫毒癘。不能爲災矣。

女士曰。看護之術。實一種之美術也。故從事於此者。當運用其全體之精力以爲之。如畫家雕刻家之於所業然者。雖然且有過之者。夫美術家之從事於雕刻繪畫也。特用其功夫於一方之石。盈尺之紙而已。而看護之術。則施於人類。且爲生死之所攸關。非可視爲兒戲。故吾曰。看護之法。可與畫事雕刻並美。且視畫事雕

刻尤爲神妙也。

女士患心疾。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時逝世。享年九十。安葬之日。喪儀甚簡。蓋遵其遺意也。女士一生所享之美譽尊榮。實爲女子中所僅有絕無者。蓋一九〇八年。女士於倫敦城中享有特權。又得英王愛德哇第七敕封爲勳伐會之會員。時身與此榮寵者。不過數人而已。

白拉西女士傳

世人之至英倫遊覽。無不關其餘暇。一臨戰爭古寺之故址。而低徊憑弔不忍去。其地蓋腦門豆王威廉敗撒克遜將車哈落得處也。威廉王旣敗敵軍。長驅直入。雄據英國。私衷竊感蒼天之恩眷。因於凱旋後建此廟於哈落得樹幟之地。以表感謝之意。且爲戰勝之紀念。以驕天下之人。今此古寺牆圯園墟。破落不完。然其拱門尙巍然矗立於風雨飄零之中。爲時雖近千載。尙爲世所稱美。而動一般人士之觀瞻也。

去古寺不遠。爲白拉西女士 Lady Brasseay 之巨邸。女士蓋一知名之著作人及旅行家也。邸中有遠望樓三。聳入雲表。長春藤自牆根直上屋脊。廣廳巨室。亭臺樓榭。錯落於密箐叢林之中。富麗古雅。兼而有之。入其屋爲一敞廳。窗帘以猩紅天鵝絨爲之。壁上懸名畫無數。爐次兩椅。爲鴛鳥所製。以其背脊凹處爲坐位。此兩鳥蓋女士旅行時所獲也。隔室之內。陳設尤佳。各物多得自遠東極西。如日本南洋羣島及南美洲各地。精磁及雲母石所製之品。雕塑甚工。尙有古代甲冑燭臺獸皮之屬。皆爲不易得之奇珍。更進一室。其中垂黃色之簾。卽器具亦作黃色。萊吞蘭得西爾諸名家法繪。高懸壁上。各帶所產鳥獸蟲魚。以藥製之。陳於几上。栩栩若有生意。餐室中牆作灰色。與紅漆器具相映。鮮明奪目。室中懸畫一巨幅。爲女士之像。其所心愛之駒及狗。亦繪其中。凭窗外矚。可見戰爭古寺之故址。斷井頽垣。歷歷在目。而如油綠波。亦依稀可見。各室中顏色不一。或紅或藍或黃。陳設器具之色。亦隨粉牆而異。室有二三百鏡。鏡中幻無數數精室。初入時爲之。

茫然。虛虛實實。幾無從而辨也。

女士爲阿爾納脫 John Alnutt 之女。阿爾納脫生平喜美術。尙見名畫。不惜以巨資購取。既富學問。又饒於資。每見他人有急。輒慨然解囊。以此名重一時。女士於一八六〇年與湯默司白拉西結婚。兩人同出遊歷。涉海登陸。壯志甚豪。且時有所著述。紀其壯遊。經各地時。偶見落魄不遇之才子。無不竭力攸助。以勗其成云。

湯默司之父。亦一知名之士。商界中之巨子也。湯默司少時。入奧克司夫得大學校。於一八六四年執律師業。翌年被舉爲議員。生平喜航海事業。不樂居官。因應商部之試。得一執照。遂爲航海中人。一八六九年。爲皇家海軍隊名譽海軍少佐。湯默司通曉能文。嘗著一書。曰外國工業與英國之質押品論。 Foreign Work and English Wagers 頗爲當世所歡迎。一八八〇年。供職於海軍部。歷遷至海軍上將。女士與湯默司成禮後九載。時爲一八六九年。夫婦同遊遠東。三年之中。

兩度往返地中海。沿途女士書其遊歷中見聞。成一巨集。以上老父。及歸國。遂有流星之飛行。The Flight of the Meteor 一書見於世。蓋女士紀其所見。以分贈其知交戚好也。

一八七二年。時女士自東返。行裝甫卸。又有美洲之遊。歸時又成一書。曰遊伊烏生記。A Cruise in the Fother。以贈親友。一歷四稔。女士夫婦又有環遊地球之壯舉。因特造一快艇。名曰日光。行時攜其子女。猶狗之屬與俱。於七月一日束裝上道。舟方出港。即遇巨風。顛簸欹側。幾無一刻之寧息。幸數小時即風平浪靜。女士等因各歸寢。以爲可以高枕無憂。及夜午。好夢方酣。忽巨浪自窗檻內擊。直中女士之面。女士陡爲驚覺。暗中摸索而起。則全艙盡溼。無容身之地。於是輾轉獲一安息之所。狂風怒號。波濤澎湃。女士輒爲驚醒。舟幾顛覆者屢矣。女士醒而復眠。毫無震懾之想。此所以能長年處汪洋大海中。與波浪爲良儔也。女士道經非洲。遊墨蒂拉 Madeira 吞納利夫 Tenerife 及附近各島。女士嘗有著述。紀

其風土民情。女士等嘗登吞納利夫山巔。立危崖之上。以觀日出。在南美時。嘗往野次。觀黑奴採取咖啡。乳兒數十。其黑如漆。隨其母度。此烈日風霜之生涯。最小者僅經月而已。

女士至白爾格蘭奴 *Belgrano* 時。見山麓林中。時有草狗之窟。窟外有草鴉爲守備。凡有狗窟之所。無不有草鴉一二。翹首聳肩。直立穴前。且時用其尖銳之目。灼灼左右視。以防不測。越越之概。使他獸莫敢嚮邇。蓋草鴉草狗。一飛一走。雖屬異類。然兩族素以友善稱云。女士嘗攝得此景。置於紀述中。以示世人。女士經墨及俞海峽 *Straits of Magellan* 時。遇一來舟。橫遭火災。因縱救生船數艘往拯之。舟中人在火窟中。已絕生還之望。忽得援手。驚喜莫名。船主有巨葵。狀甚凶獷。既知女士舟中多婦孺之輩。恐將見之生畏。故於離破舟時。忍痛沉之海中。後女士聞之。嘆曰。使吾早知此。必不令此狗死於非命也。

已而舟行經夫吉山下。斷崖削壁。狀極險阨。夫古俗稱爲火地。以其地居民。每有

召集輒於高處舉火爲號。土人皆狂獷不知禮節。人類相食而怡然不以爲意。所謂禮義廉恥。而此輩惘然無知。居常以魚蝦及貝類充膳。不知他味。婦女多擅游泳之術。常攜其所豢狗入江捕魚。狗自江口狂噴而逐。魚驚而逃。絡繹成羣。至淺灘之上。婦人張網以待之。所獲無算。女士舟傍岸時。見土人一男一女一童子。相將而來。以海獺之皮。易烟草餅乾之屬。登陸遊覽之際。人人披甲持鎗。以備不虞。女士至豈利 Oehl 時。聞一英人臥瘡於斯。立往視之。其人聞女士自英至此。因絮絮問其家鄉狀況。幾忘身之痛楚矣。

舟經山蒂阿古 *Santiago* 時。舟中人結伴往觀天主堂之故址。此堂於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八日賀聖節之際。忽兆焚如。死者多婦孺之輩。女士至此憑弔時。亦不覺爲之慘淡無歡。舟抵南洋羣島。女士興致尤佳。所遇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至卜島 *Bow Island* 時。女士以五十分市小豚二。其地鄉人以椰子牛乳上女士。舟抵每蒂亞 *Maitoa* 時。土人皆驚怪不已。以爲女士輩之至其地。既不爲買。

易而來。何爲涉此重洋。其首領遇女士以殊禮。且以芭蕉一株爲土儀。在脫歇蒂
Pate 時。土人設筵款女士輩於芭蕉林之中。枝葉重重相蔽。有類圍牆。地上以
草爲茵。以芭蕉之葉席地而坐。每客之前。陳椰子之殼四。一貯鹽水。一清水。一椰
子粉。一牛乳。各人前有竹片二。以備剖割之用。旁置一籃。中貯不知名之食物數
事。以綠葉爲盤。以椰子殼爲碗。以十指爲刀叉。食時狼吞虎咽。呼呼有聲。真奇觀
也。

女士輩至山威玄羣島 Sandwich Islands 時。往觀記老衣亞火山之景。山路崎
嶇。危石壁立。跋涉頗苦。旣達山腰。望見火煙蓬蓬。火舌熊熊。黑者如漆。紅者如血。
或如萬道巨蛇。交戰於空中。或類無數火龍。奪球爲戲。其聲如千軍萬馬之奔馳。
無有一刻之寧息。女士等自高下望。倍覺分明。舟經毛羅開島 Motouka 時。僅登
陸忽忽一遊。卽行首途。達荷老羅羅 Honolulu 時。大爲親王所加禮。於是由日
本中國錫蘭而西。渡蘇彝士河。由埃及返國。抵英時。女士謂其友曰。此遊余所至

各地無不以殊禮見待。使余輩頓忘身在客中。歸時。余舟甫進口。夏士汀一帶居民。或至江濱。或立屋外。高揚素巾。以表歡迎之意。而戰爭古寺鐘聲。亦鏗鏘不斷。以賀遠客無恙歸來。及抵家門。則戚友相率而來。話闊別。深摯之情。如揭。余長年度風浪中之生涯。竟得無恙。蒼蒼者之厚我。尤可感也。

日光船傍岸時。人衆盡聚而觀。如臨盛典。或以鮮花擲之。女士則以各地土儀。遍賚親友。是年聖誕節日。女士在舟中。與水手輩同度。且以果餌分贈諸人。女士途中所寓其父及親友之信札。成一巨帙。時出付印。顏其上曰。輕舟環遊地球記。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acht Sunbeam 書既出版。大爲遠近所歡迎。不數月已達四版。已而又節錄其書。以備學校中作課本之用。一八八一年。又印若干部。以賤價出售。備貧人購讀。此時女士不特以旅行家之名聞於天下。且亦一大名鼎鼎之著作家矣。

山威去羣島之王。見女士於其書中。盛稱其地之佳。因於一八八一年之秋來英。

駐蹕於女士邸中。且以其國中之徽號賜女士。未幾。女士又有遠東之遊。於一八八〇年成一書。曰東方晴雨錄。又名遊塞迫來司及君士坦丁記。Sunshine and Storm in the East; or, Cruises to Cyprus and Constantinople. 此書歐人視爲奇貨。中敘土耳其王每禮拜五之午入堂頂禮之情景甚詳。土王身披長衣。胸前飾以巨鑽二。高據亞阿伯神駿之上。繡鞍飾以珠玉金鋼石無數。價值數城。扈從如雲。步隨其後。先爲貴族官長。次爲守衛之士。臣下之視其君。如天如帝。無敢直接與語者。王苟有所詔。臣庶無不諾諾。且立伏地上。崩角有聲。以示無敢抗忤之意。惟國務大臣。可與王言。言時首俯至地。不敢仰視。土王孱弱無能。一切政權皆歸其母掌握之下。其母出身至微。爲宮中下婢之一。旣育鳳雛。一旦遂得僭身青雲。爲一國之母矣。宮中侍妾。爲數不下千百。土王旣不得正式之婚娶。故人人皆冀得生子爲王。以拔己身於下流之中。願此輩卽得爲后。以出身微賤。不得與公卿晉接。卽其所生子女。亦不得視爲己有。且不能與兒輩同飲食起居。其子女則親

王也。公主也。貴如天人。母子之間。而尊卑之分。乃至若此。真東方之奇俗也。

女士返英時。親友之歡迎。一如前狀。既抵家門。臧獲輩亦竭誠相送。行經園中。家畜成羣。結隊而來。以參其主人。羣狗搖尾而吠。駿馬引頸而嘶。簾前鸚鵡。啾啾學語。畫眉則引吭而歌。其聲清越。卽老醜之鴨。亦伸其長頸。作呷呷之聲。以媚其主人。一時羣聲並作。女士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女士待人接物。殊有恩意。卽冥頑不靈之生物。咸樂與親。固無怪世人之嚮慕無已也。於是又有風景畫一巨冊。見於世。各幅之後。均有說明。一覽而知各地之風土人情焉。

一八八三年。女士夫婦又有遊歷之舉。歸時所作遊記。有插畫至三百之多。所至各地之歷史政治。以及俗尚。無不備載。至脫林尼達 Trinidad 時。嘗往觀植物園。得見奇花異卉甚多。且至樹藝咖啡之場一觀。其葉深綠而有光。花小而繁。作白色。最盛之時。望之如樹巔。慕以厚雪。頗呈奇景。至白漢馬時。觀土人採取海棉。凡所見聞。女士均錄之。故其筆記實裨世人不淺。女士雖終歲遊歷。然未嘗忘慈善

事業。聖約翰軍醫院時得女士之助。女士嘗演說於勞働會。勸人注重衛生。且演講救急之法。女士之言曰。止血之術。卽三尺童子。莫不能爲。然死於此者。歲以千計。寧不可悲。至於溺死之徒。爲數亦甚夥。苟詢及救死之法。則一言而盡耳。吾故曰。不學足以致命。世人曷不少注意於救急之法。以拔於死亡之域乎。

女士得數醫士之助。常集村中人。演講醫理及家庭常識。遊歷時所經各地。常設會演講。所裨世人。誠非淺鮮。英兵出發之際。女士臨別贈言。以衛生爲題。叮嚀鄭重。至再至三。且以醫藥之書爲贈。女士常與印度澳洲各地通函。勸設軍醫院。於一八八一年。得女武士之徽號。女士生平所爲善舉。其利甚溥。而倫敦東鄙之貧民。沾其雨露尤厚。其所爲之事。往往爲世之富人。所不願爲。世之名士。所不暇顧者。而女士獨孜孜然以爲。若有所圖者。其對於教育之事。亦不憚竭力相助。嘗設一博物院。以資各學校之研究。所費亦不貲。若而人者。誠人中之聖賢。女中之勇健。又安可與安富尊榮。孜孜爲利者。相持並論哉。

一八八五年之秋。女士夫婦與政治家格來司東及其知交數人。結伴泛舟至那威。既抵司脫芬載。舍舟登陸。其地爲一小鎮。清潔無倫。女士舟傍岸時。鄉民三五成羣。遙立而觀。皆欲一瞻此聞名政治家之手采爲快也。女士輩行經街市時。途中遊人如蟻。而家家窗檻門首。無數人頭。攢動不已。或揚旗以示歡迎。格來司東行時。至其前爲禮者。紛紛不絕。一分鐘間。加冠去冠。至數十次。匆忙極矣。

女士既雄於貲。又富仁術。故其一生所爲善舉。實在一般婦女之上。富者未必仁。而仁者未必富。女士則富而仁。豈上天憫世多無告之民。特假手於女士耶。

女士自得熱病後。體魄日殆。念海行或足以恢復其原氣。因於一八八七年。與其夫一子三女泛舟渡海。遊錫蘭、蘭貢、澳洲各地。赴毛利歐士 *Mauritius* 時。方至中途。女士得狂熱症。卒於舟中。於九月十七日。葬其遺蛻於海中。

褒德脫考支女士傳

吾輩每聞人道及大慈善家之名。恆連類而出之。曰。皮保蒂與霍伯京。康納爾與

伐沙芬特比脫與司吞夫。皆世之大善士也。然未聞有及女子之名者。豈女子爲善愛人之心。轉不若男子耶。曰。否。否。女子以贊稱雄者寡。其所以不能儕於大善士之列者。非不爲力不足耳。今吾有一人焉。嘗慨然以二千萬之巨款。爲慈善之舉。散其財以濟貧民。其人伊誰。褒德脫考支女士 *Baroness Burdett-Coutts* 是也。女士以扶困濟窮爲生平莫大之樂事。其所以解囊也。雖屬救人之舉。亦所以行其心之所安耳。吾竊怪世之一般富人。不於生前速求此無上之快樂。而往往於死後始散其財。寧非至愚乎。

凡非常之人。必不產於庸庸之家。女士父褒德脫 *Sir Francis Burdett* 一名聞遠近之議員也。擅詞令。能辯論。當世演說界中之鳳毛麟角也。其友嘗稱褒德脫之性質乃至奇。秉性果毅勇敢。而心腸則又和婉若女子。每臨交際場中。無老幼皆樂與親。褒德脫既卒業於奧克司夫得大學校。遂赴巴黎遊歷。時爲法國革命之初年。人人倡言自由平等。舉國若狂。褒德脫心慕共和。歸時乃竭力鼓吹。且痛

斥議院中種種弊政。掉其三寸之舌。演說於衆。不足。又著論說。載之報端。既富膽力。又善辯論。凡政界中之隱惡。宣洩無遺。遂爲世所嫉。時其友某君。以出言無忌。語侵下議院議員。被禁紐格脫囹圄中。褒德脫亦在嫌疑之列。議員傳令拘逮其人。褒德脫謂議員無任意逮捕之權。因與抗拒。三日卒爲所拘。禁之塔中。褒德脫素得人心。一時物議沸騰。竟聚衆與警兵相抗。至於用武。死者數人。

一八一九年。蘭克歇亞行政官妄戮不辜。褒德脫大憤。詆之不遺餘力。一時雖覺快意。而鐵索耶鑑。又從其後矣。法庭判褒德脫監禁三月。罰鍰五千金。今此五千金之手票。尙存於英國銀行中云。

褒德脫爲威司脫明司脫之代表。凡三十年。對於一切政事。侃侃直陳。毫無畏懼之心。其反對蓄奴之制尤力。拿破侖嘗謂己苟得長驅直入英倫。必一改其國家之制度而爲共和。且使褒德脫爲此新造共和國之元首。褒德脫家饒於貲。與蘇飛亞成婚後。舉一子五女。女士其最稚者。生於一八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女士

外祖考支。一倫敦銀行之經理人。亦以擁巨貲聞於時。其前妻出身甚微。然所生諸女。皆與貴閥締姻。考支年八十有四時。續娶一著名女伶爲繼室。死後遺產千五百萬。皆授其繼妻。未幾。繼室再醮。心念老人之產。應歸其孫曾。故於死後。令女士襲老人遺產。且襲其姓氏。自是而後。女士之複姓。遂爲褒德脫考支矣。

女士年屆三十有三。遂爲考支巨廈之主人。身擁厚資。垂涎者不啻數十人。倫敦裙屐少年。欲得女士爲室。禱得分其餘潤。至而求婚者。踵相接。顧女士弗之許也。時女士所抱之宗旨。則用其巨產以救困濟貧是已。夫以女士芳年之盛。學問之富。地位之高。又益以千餘萬之母金。則所往無不如志。人生之幸福。於斯已極。而女士獨不樂安富尊榮以享其天年。而轉願僕僕於風塵之中。與貧病無告之人爲伍。寧不可異耶。

今女士已年逾七十。一白髮盈顛之老嫗矣。此五十年之中。不特享盛名於英國一隅之地。卽地球之大。無不知有女士其人者。其生平所創偉業。不勝枚舉。其尤

足動人觀瞻者。爲兩禮拜堂。一建於卡立司爾。一在威司脫明司脫。且附設學校。三。牧師寓所。一。所費不貲。然不特英倫一區。獨享女士之權利。卽澳洲非洲美洲各地。亦沾其餘惠。蓋女士嘗以二十五萬金。闢主教區域於愛得來得 Adelaide 開迫湯 Cape Town 及哥命比亞 British Columbia 也。女士又嘗設學塾於南澳洲。以教育土著之子女。此輩皆不學無知。蠢蠢然如禽獸。時人鮮有注意及此者。女士所造於女界之功。亦甚偉。嘗謂針黹烹飪及家庭瑣屑之事。爲女子所應知者。女學校中宜增設此科。以訓練理家之才。嘗見窮苦之家。婦女不知家庭之事。適所以增其困。而益其窮。調菜羹而不知五味。衣綻而不能縫綴。良可慨也。女士因以巨資津貼各地公立女學校。以爲增設家政科之費。時各要埠巨邑。學校雖已林立。然寓居鄉僻之區者。其子弟以跋涉爲難。往返不便。往往廢學。女士念此非教育普及之道。因提倡所謂遊行教員之說者。法以資延師。每日周行於人跡罕到之鄉間。以一二時教授其子弟。此舉大爲當道所嘉獎。女士晚年猶常見

於倫敦半夜學校中。躬自分給獎品。且作勉勵之辭。以鼓舞青年男女求學之心。嘗設女子遷善所。其成績亦甚昭著云。

女士嘗冀除倫敦穢垢之區。築屋其地。以賃貧民。某處有園。曰司各蒂亞。名雖爲園。實則乃藏垢納污之所。宵小彙集其地。無所不爲。妓院賊窟。鱗次櫛比。日則酗酒而眠。夜則呼盧喝雉之聲徹戶外。良家子弟。一入其中。卽沉迷而不知返。女士心痛疾之。因購其地。盡毀其廬。建新屋二百椽。以賤價賃貧民。又以百萬金修道築屋。名曰哥倫比亞街。以便近地商賈負販之徒。且設博物院學塾。以培植其地之子弟。前此傷風敗俗之區。今則秩序井然。成一小鎮矣。

女士於此舉。所費雖不貲。然其地業產。不據爲己物。慨然悉歸之國家。國家嘉其慷慨無私。因於一八七二年。賜女士以倫敦城中之特權。此爲當世婦女所未嘗有之。奇寵。是日開盛會於倫敦。來觀禮者。相屬於道。肩背相摩。街市爲之不通。且請名人蒞會演說。閉會時。以一金盒爲女士壽。上繪七圖。以表女士生平之善舉。

飢者食之。渴者飲之。寒者衣之。俘囚者慰之。無家者居之。疾病者扶持之。死亡者瘞之。是也。盒之四隅爲四大德之表記。曰謹慎節制剛毅公正是也。女士於名人演說之後。躬自登臺作答辭。自陳己身之乏德。並謝時人之盛意。措辭典雅而謙下。娓娓可聽。而款步登臺時態度之莊肅嫺雅。一見而知其爲非常人也。

一八七四年。愛定盤羅亦以其城中之特權授女士。以其地人民被女士之恩澤。非淺鮮也。三載之前。維多利亞女皇嘗封女士爲愛定盤羅之貴族。其榮寵可謂極矣。倫敦司必脫爾非爾支一區。爲窮人薈萃之所。陋巷斷垣。不堪寓目。女士因設一縫紉學校。以培植成年之婦女。此輩鍼黹所得錢。可以自養其身。不必仰食於人。且授以看護之術。賜以家常藥品。以備病人之用。女士家臧獲輩苟有急需。女士無不如數依助之。以此人人歸心焉。

女士見窮苦之家。居處湫隘。穢垢堆積。小兒女蟄伏一室之中。無發展之餘地。心竊憐之。因闢荒墟之場爲遊戲場。蒔花卉。設坐位。並備種種玩具。使貧家兒女得

任意跳躑其中。可長保其活潑之天真。訓練其筋骨。較之終日伏處陋室之中。其利害誠有霄壤之分。女士又嘗造舟艇。以訓練一般青年男子水師之才。其中人供職於皇家水師團者。不下數百人。女士又嘗以巨貲助商賈營業。且時賜勗昂之言。時英國東鄙鄉民業紡織者。以銷路甚滯。幾有不能支持之勢。女士以資遣赴魁英司蘭營業。此輩本已束手待斃。今得絕處逢生。立束裝就道者數百家。且挾其妻孥與俱。至新地後營業頗利。因深感女士之恩。設無女士之援手。則債臺百丈。無方清償。勢必夫妻母子相將。同入卑田院。甚者且入囹圄。度鐵窗風雨之生涯矣。

蘇格蘭鄉民數十戶。嘗以貧困無聊。淪爲乞丐。女士令往澳洲。且給資營業。所耗甚鉅。而此輩賴以成家立業。終爲善人。近吾美常有提倡設會。咨送貧人往他方。懇荒殖民者。然徒托空言。終未嘗見諸事實。足徵此舉之非易易。今女士以一女子之身。乃毅然爲之。擲其千萬家財。毫無顧惜。誠能爲人之所難。其志可嘉。其行

可敬。吾美人對此其生愧赧乎。

愛爾蘭某地居民。以漁業爲生。嘗以生計不利。致陷於凍餒之憂。女士齋送糧食。衣物盈舟。以蘇其乏困。且與捕魚之具。使得繼其舊業。時有一考古家曰及姆。司赴耶路撒冷考察。欲發見所羅門王古廟之故址。女士嘉其壯志。亦竭力協助之。且捐鉅資以修理古時之水道。以便城中居民。女士尤喜美術。每見侘僚不遇之藝術家。必解囊相助。無有難色。其家藏名畫頗多。價值不貲。女士之行善舉。不限於親戚戚鄰。及耳目所接觸之人。卽遠在天涯海角。苟知其有急難。亦必攘臂相助。義形於色。一八七七年。土耳其農戶與敵宣戰。致曠農事。田畝荒蕪。國內大飢。女士齋送糧食以往。所耗在五萬金左右。居民得免於死亡者。不啻千萬人。土王嘉女士之義。封以爵位。婦女得與此榮寵者。女士蓋第一人云。

女士終日孜孜爲善。不特人享其利。卽禽獸亦未嘗向隅。女士嘗建飲泉四座。一在維多利亞公園。一在動物園之門次。一近哥倫比亞街。一在孟且司脫城中。倫

敦收養失狗之所。女士嘗以多金捐助。使得飽煖。狗如能言。亦必感謝女士之盛德也。

女士城居之屋。爲司脫納吞街一號 1 Stratton Street。其別墅則建於霍萊落治 Holly Lodge。此兩屋幾無人不知。當一八六八年。有盛會經女士門前。女士凭窗而觀。雖僅露半面。已爲途人所瞥見。瞬息之間。歡呼之聲雷動。人人面窗而呼。聲聞數里。至久久始去。霍萊落治之別墅甚幽雅。凡人之至愛梨阿脫女文豪墳上者。必經女士門首。女士無貴賤必以禮款待。以此人樂至其家。英皇太子及妃。並達官貴人五百人。嘗晏於女士之精舍。女士暇時輒闢其園中雙扉。聽學生輩入遊。或攀樹枝捕蟬。或伏石罅捉蟋蟀。女士初不之禁。又嘗開茶會以款各租戶。到者千餘人云。

未幾有一少年名巴脫納脫 William Arhnead-Bartlett 者。年事半於女士。嘗助女士爲一切之善舉。女士資之如左右手。女士嘗令之賚巨貲赴土耳其行善。

舉。巴脫納脫善於部署。未嘗虛耗一辨士。以此女士尤器重之。女士少年時。踵門問字者以百計。願無一當意者。迨年已六十餘。乃慨許巴脫納脫以婚約。以其志同道合也。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女士與巴脫納脫行婚禮於禮拜堂。巴脫納脫襲女士之複姓。而爲褒德脫考支巴脫納脫矣。其後被選爲議員。頗有能聲云。女士晚年。深居簡出。時寓城中。時居別墅。於一九〇六年耶蘇聖誕之前晚。得喉管炎之症。延至三十日而逝。享年九十有二。病時嘆后屢以人問疾。英王愛德華嘗稱舍其母后外。女士實爲英倫惟一之女豪傑。女士生於拿破侖第一之時代。目睹英王五世之代謝。生平惟以濟人爲事。不知有他。

英治羅女士傳

余友嘗以白浪林女士詩集見惠者。一日。又挾一裝潢精美之書蒞余所。以授余曰。此落勃脫兄弟書肆所出版新書也。是書亦一詩集。著者曰周痕英治羅女士。Jean Ingelow。此名聲調絕佳。殆爲他人所假托者。以吾輩初未聞世人命名之

悅耳。有如周痕英治羅數字者。其爲假托無疑矣。余得書立攜往校旁溪畔。坐濃陰之下。展卷而讀。仰視白雲。俯瞰流水。逸興遄飛。日復一日。而全書已涉獵一過。覺齒頰生芬。俗慮盡除。今人每讀女士所詠海濱之滿潮 *The High Tide on the Coast of Lincolnshire* 一詩。無不淚盈眶中。其所作七七吟 *Songs of Seven* 幾人人誦之。詩中敘一婦人一生之遭遇。情景逼真。其始爲一七齡幼女。日嬉戲於羣花之中。與蜂蝶鳥獸爲遊侶。天真爛熳。不知人生有憂患之事。及年十四。胸臆中滿貯種種之希望。似嫌時日之緩。弗能立享意想中之幸福爲憾者。逮乎二十有一。則一亭亭女郎。凭窗外矚。遲其情人弗至。望斷秋水矣。逾七稔。則此妙年女郎。已身爲人母。羣兒環聚。爭以鮮花爲冠。加其母髮首之上。以爲笑樂。及年三十有五。滄桑易改。人事已非。而此清閨少婦。已賦離鸞之曲矣。更度七載風霜。時年已四十有二。膝下諸兒。風流雲散。母子天涯。獨坐燈前。憂心如擣。黃昏風雨。倍覺淒涼。逮乎七七四十九之年。前此之青春女郎。今已白髮星星。回首前塵。低徊欲

絕。念及來日。後顧茫茫。而冀得恢復其美滿家庭之念。與時俱增矣。

此七七吟一詩。將與天地同盡。人類同終。世人一日有夫妻母子天倫之樂事。則不可一日無此詩也。至於詠別 *Divided* 一詩。尤極寫情寫景之能事。余嘗不厭作百回讀。余少時常念。如女士之才華。可稱絕倫。第不審其音容舉止。爲若何耳。其後余卒得接女士之丰采。而生平之願足矣。女士寓倫敦肯新東一二層石屋之中。屋前有園。碧草芊芊。繁花如錦。室中陳設尤佳。花香撲鼻。益以詩人居其中。爲點綴。倍形雅靜。客室甚寬敞。杜鵑花金銀花。時於精磁盆中。愈覺嬌艷可愛。黃者蓮馨花也。藍者勿忘我花也。或供膽瓶之中。或置磁盆之內。案上窗前。時有馥郁之氣。觸人鼻觀。花團錦簇之中。則此女詩人坐焉。女士方在中年。貌秀雅。舉心尤落落不羣。與語。則藹然可親。余造其家時。女士禮意殷殷。與余傾談終日。縱論英美古今文學。女士言及美國之政治風俗學術工業。無不歷歷如數家珍。足徵其學識之廣矣。

女士室內之陳設。園中之布置。皆隱隱寓有詩意。一望而知其爲詩人纖手所調度。女士有懷弟二人。愛之彌切。期之彌殷。且以致兩弟於安樂。匡兩弟於正途。引爲一己之責。每日自晨至午。例爲治事之時。每有所吟詠。輒刪改至再。始出付印。不敢鹵莽從事。以貽笑方家。女士體質甚弱。懶於酬應。常度隆冬於法國南鄙。或意大利。其地長年花草繁茂。鳥聲啾啾。景物絕佳。女士詩興愈豪。吾人每讀女士所作鳥聲 *Songs on the Voices of Birds* 一詩。無不爲之神馳。

女士甚愛其祖國。其對美國及其人民。亦表親善之意。於其著作中。嘗屢屢及之。女士不樂外出。然家居時。初未嘗虛度其韶光。女士以一八三〇年生於英國波士頓。父治銀行業。頗具幹才。母蘇格蘭人。曾受高等教育。生子女十有一人。家雖非封。然無飢寒之憂。女士寓書其友。嘗敘其兒時軼事甚悉。其言曰。余少時終日嬉嬉無戚容。思想頗與常兒異。每見一物。輒生驚奇之心。憶某夏薄暮。隨母徜徉階下。仰首見天上一明星。閃閃作光。因怪星所自來。母曰。天上萬能之上帝。實造

此星。此爲余第一次聞上帝之名也。余初聞而疑。繼則沉思。似有所得。居常一人靜坐作遐想。余姊妹兄弟所居室。窗臨小河。余與弱弟常凭窗對河而凝思。心中深怪不已。見潮流之起落。怪之。見舟之往來。怪之。見波浪擊岸作迴紋。怪之。當水平如鏡時。日光射水面。反照於承塵之上。蕩漾弗已。余輩愈以爲奇。因反覆研究。辯論紛紜。竟日弗息。余年三歲。乃學讀書。每見一物。常喜研究其所自來。作種種之奇想。念每物各有其終始。第不知天地生人亦有初否。此類奇想。吾知他兒亦必恆有之。特能憶之者鮮耳。世上奇妙之事。無如小兒之思想。其腦府中。另有一種之世界。若明若昧。不可究測。其發一想。往往深入非非。惟兒時五六齡以下之事。及長往往不留痕迹。故兒輩腦海中。之祕史。無有能知之者。余自少卽覩覓畏人。而膽力尤怯。凡事未曾經驗者。初不敢冒昧嘗試。其於吟詠一道。亦必苦苦構思。然後出之。未敢率爾操觚。及其旣成。欲求精求美。雖鉤心鬥角。終無所補。以此良用憾憾。幸少時堂上椿萱並茂。愛撫有人。無衣食之憂。得從事於所學。良足自

慶也。

女士又嘗謂其友曰。人嘗稱余自少卽有詩癖。此語良信。凡人之富此癖者。其一
切舉止。乃大異恆人。多喜離羣索居。踽踽獨行。暇時多運用其心思。沉沉作遐想。
其對於世俗一切行樂之事。味同嚼臘。終日寢饋於吟詠之中。似無慰情消遣之
物。實則詩中別有天地。此輩固自樂其樂。非門外漢所得而知也。

凡具有詩思之人。其目中所觸花也。鳥也。天上之雲。水中之影。皆別具一種幽致。
與凡夫俗子所見不同。其感覺尤敏。一觸不如意事。則悄然而悲。一見可樂之物。
則欣然而喜。故執筆作寫懷詩時。於喜怒哀樂之情景。能體貼入微。描摹盡致。較
之畫家着色。尤覺分明真切。女士亦其一也。女士少時。多居波士頓。城在威生姆
河之口。亦一著名巨埠。當十三世紀時代。與倫敦並握商界之項領。此城本據聖
卜托爾夫修道院之故址。未幾漸擴充而成一巨鎮。一三〇九年。聖卜托爾夫禮
拜堂成立。鐘樓高三百尺。至今尙巍然時立。燃燈其上。可照四十英里之遠。海行

者獲其益焉。城外老樹林立。枝葉扶疏。平原一片。碧草黏天。海闊天空。景象高朗。女士終日對此明媚之風光。詩學益進。

述事寫懷詩 A Rhyming Chronicle of Incidents and Feelings 一集。以一八五〇年出版。此蓋女士第一次印行之著作也。時女士芳年甫二十耳。翌年。又有說部。曰阿萊吞及得盧克司 Allerton and Dreux 見於世。越九稔。奧利司故事 Tales of Orris 亦脫稿。然女士文名尙未大著。逮年三十有三。其詩集 Poems 風行於世時。而女士之芳名遂鵲起矣。開卷爲一短序。致其愛弟喬治者。其辭曰。爾之老姊。以此詩集奉贈。半爲表我愛爾之心。半爲連絡吾書與爾之名。以爲姊弟間永永之紀念云爾。

自詩集出版後。各處報章。揄揚不遺餘力。咸稱詩界中增一詩人矣。此詩人之從事於詩學。不以希臘古詩爲根本。若世之一般詩翁然者。惟以天然風景及人情物理爲材料。其詩富勸諷勉勵之意。快樂勤勉。希望知足。四者。女士詩中之本旨。

也。倫敦某報載曰。女士詩風行於世。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學子恃之爲法則。耆宿以之爲參考。文人學士。同聲歡迎。自有此詩後。而白浪林迫落克叨 Adelaidé Proctor 兩詩家之芳名。寂然無聞矣。今人稱林肯歇亞 Lincolnshire 爲近代之阿凱蒂亞。以女士及丁尼生皆其地產也。豈其地山川秀氣。甲於天下。不然。此不世出之詩家。何乃一見而再見也。時美國報紙。亦盛稱之。獨立報中曰。舍白浪林女士外。英治羅女士實爲女詩家中之第一人。可斷言也。

花下行樂之用。泛舟渡海 *Sailing beyond Seas* 一詩。尤娓娓可誦。司萊門者。一美國著名之評論家也。嘗曰。白浪林女士之音吐甫寂。英治羅女士之歌聲又作。英美文人詩客之趨而從之者。亦不弱於白浪林女士時也。兩女士崛起於英國詩界之中。猶如雲雀振翼於雛菊叢中。一舉千仞。將有直上青雲之勢。當其蟄伏時。雖無知者。初不作坎坷不遇之嘆。悠悠然樂其所樂。英治羅女士之詩。多屬抒

情之作。然詩中間有寫景之句。以爲點綴。海濱之滿潮。威音司且萊 Winstanley 七七吟長而白之痕 Long White Seam 數作。皆寫懷詩中可傳之傑構。讀之足知詩之爲物。貴乎真切懇摯矣。

威音司且萊一詩。敘一壯士名威音司且萊。築燈塔於海濱危石之上。日之所成。夜爲波浪所毀。然壯士果毅之氣。初不少沮。久而久之。而大功告成。一日。壯士登塔頂觀望。四顧頗有驕色。忽巨浪壁立。直擊燈塔。塔立毀。一剎那間壯士與塔俱瘞海中矣。此作多驚人語。亦一佳構也。

自一八六二年而後。女士間有詩集說部見於世。一八六四年。小說之研究 *Studies for Stories* 一書出版。時人稱爲精鍊之作。著者蓋深嘗歡樂與愁苦中之滋味也。其中用筆之簡潔。敘事之清淅。尤此書之特色。至於興味之濃厚。材料之豐富。則其餘事矣。一八六五年。成一書。曰語一小兒之故事 *Stories told to a Child*。逾三稔。又有死亡之故事及雜詩 *A Story of Doom, and Other Poems*

出版。其後十數載之中。成莫迫莎仙子 Mopsa the Fairy 阿姊之餘晷 A Sister's Bye-hours 離司開立 Of the Skellies 註定之自由 Fated to be Free 莎拉特伯倫載 Sarah de Berenger 約翰先生 Don John 古今之詩歌 Poems of the Old Days and the New 諸作。詩人司托達嘗稱古今之詩歌一書。其氣息直超維多利亞時代詩詞之上。迨儕伊里莎白中年之傑作。其中露莎孟得 Rosamund 一詩。描寫戰爭之景。躍躍欲動矣。

女士諸書。於英美各地。銷路甚廣。詩集之銷售於美洲者。約十萬部。而說部半之。女士雖才名籍籍。然未嘗少改其謙下之恆態。於其著述中。鮮道及其生平。一日。致其友書曰。尊論所謂讀其人之書。而著者不令世人知其生平。實非快事。此語余竊不謂然。鄙見以爲凡著作之人。不宜屢屢自道其一己之身世。苟爲可傳之作。則其人之軼事。不傳於生前。亦必傳於死後。余於著作中。初未嘗一及己身之生平。苟世之讀吾書者。不我遐棄。而欲一知吾之生平。固吾所深喜者。第吾書萬

一非佳。而先絮絮自述其身世。自負之譏。我又何以自解耶。

女士之弟。客亡澳洲。女士嘗作詩哭之。言辭淒楚動人。亦一時之佳作也。女士雖終歲閉戶讀書。然於慈善事業。初未嘗忘懷。嘗備午膳。款貧病之人。間日一爲之。以此輩甫出病院之門。一時未能工作。飢腸轆轤。苦無坐食之所。今女士此舉。誠無異極枯魚於涸轍之中。女士嘗曰。余以賣文所得。爲慈善之舉。覺於著述一事。興致倍佳。綺羅珠玉。固非吾之所嗜也。女士又嘗以書致其美國某友曰。拙著所得潤資。請以二十五金。捐助貴國波士頓城中慈善之舉。棲流所或孤兒院均可。以吾得貴國之利。而未能爲貴國少効微力。中心良歉歎也。

女士尤愛小兒女。知小兒之心理甚明。其所著離司開立一書中。嘗曰。世人多謂智慧道德。與年齒俱增。故小兒一切之能力。遠不若成人。此論余竊非之。吾人自少至長。日積日漸。所獲誠多。然新者來。而小兒固有之性質。亦漸銷漸盡。此得彼失。其量均也。特吾人不自覺耳。至於謂小兒之心理思想智慧道德。與成人大謬。

則尤非余所敢深信也。女士於其所詠慈母出其愛子肖像 *A Mother Showing the Portrait of her Child* 一詩中。有謂人類學術愈精。而人種之智慧日進。此論爲當世諸名流所共信云。

女士以一八九七年七月十九日。疾終於肯新東寓中。時年六十有七。以一八三〇年生於波士頓林肯歇亞。長年多病。逝時狀甚從容。初無留戀之態也。

女子禮儀法掛圖

第一輯

每輯一元二角

內容

本圖將居家交際各項舉止禮儀。逐幅分繪。用彩色精印。甚為悅目。學校家庭。均可懸掛。以供教授指示之用。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丙(752)

Lives of Girls Who Became Famous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初版

(近世泰西列女傳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長樂高君珊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
南京杭州蘇州無錫蕪湖
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寶慶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遂寧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梧州香港桂林
貴陽雲南張家口哈爾濱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婦 女 叢 書

簡易癩病法 一册 二角

平湖朱步梅著 朱君爲物理醫學專家學

校教席有年茲本其經驗所得著爲是書將

普通內外各病症分爲十六章先述病

狀次述原因次述治法扶微索隱

切合實用足爲醫學校參考

之書女學樓講授之用

家庭婦女手此一

編普通病症

皆可按書

醫治

實用一編

無待他求

濟之教科與參有人荷手此一編則家庭經濟之常

師範學校及女子中學校等亦可採爲家事經

略簡明切要可作家庭教科之用而女子

照我國情形纂成書文筆顯豁呈

學者關於家庭經濟之著作參

爲主幹並博採日本經濟

田博士一家經濟法

此書以日本添

邵飄萍著

浙江

022

